

大
依

收換 二批

大俠馬如龍 22号

本

龍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新二版

重訂 大俠馬如龍

洋裝一冊

〔外埠酌加郵費〕



著 者 夏 風

出 版 者 廣 益 局

總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福州路

上海河南路

序

爲奮報寫中國泰山，因爲讀者相當的多。而且一致要求不要與其他的小說一樣的趕快結束。儘可能的將故事全部搬演出來，於是我不接受讀者愛我的一番盛意，繼續寫了下去，全文長約三十餘萬言，六分上中下三集出版，第一集是蠻荒怪俠，第二集是用的中國泰山本名，現在付梓的却定名爲大俠馬如龍，這三集東西可以單獨看，也可以合起來看，因爲每集都有獨立的結束。

至於馬如龍，這人是雲南大理西山的夷族白獠之酋長桑陸八馬的女兒，因爲父親患了一個咯血的痼症，她便瞞着家人悄悄的到某山上尋止血白芝仙草。中途遇雨，不及驅避，遂竟爲妖龍所淫而得孕生子，乃曰如龍。這並不是荒誕不經的一般傳說，凡是到過大理的人們，無個不知在二百七十年以前，確會有這麼一段離奇怪事，直到現在，該處婦女，雨天深避在房中，以月信布張之窗口，謂此物爲妖龍，非常厭惡者。

第三集中結構與行文皆不稍減於前次二集，尤以關外數章較爲可看，至於屏風嶺一役，似乎來何慢慢，去何匆匆的毛病，是的，作者也知道，這使讀者要感到了不甚暢快的，可是爲了特種關係，實在是不容再展的，於是只有用縮緊的筆法來寫，略了全部的事實了，此後如有機會，還想蒐集一些關於四川西藏的奇人奇事，供獻於讀者之前咧。

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夏風

長篇武俠小說

大俠馬如龍目次

- 第一章 上國觀光異人寵幸……………一
- 第二章 賣解場中釵光劍影……………七
- 第三章 鑽火圈飛燕顯奇技……………一二
- 第四章 出怪事竊賊盜御寶……………一七
- 第五章 馬如龍單身入虎穴……………二三
- 第六章 老夜叉酷喜食人心……………二八
- 第七章 滅人倫逆十害手足……………三二
- 第八章 張白燕冒死救檀郎……………三六
- 第九章 索御寶獨探碧雲宮……………四四
- 第十章 魔窟燈昏英雄病倒……………五一
- 第十一章 清濁當分姐妹反目……………五九
- 第十二章 鶴子道慷慨泄天機……………六四
- 第十三章 殺虎殲猿參仙借血……………七一
- 第十四章 灶下婢操杖逐強徒……………八〇

第十五章	長牙六蠱奉命西征	九〇
第十六章	邪不勝正奏凱班師	九六

長篇武俠小說
大俠馬如龍

第一章 上國觀光異人寵幸

因為篇幅的關係，一部蠻荒奇俠祇寫了三分之一，便暫且告了一個段落了。還有若干的驚奇事實，便不得不在續集『中國泰山』與本集『大俠馬如龍』中陸續的表現出來了，這是應該向讀者表示歉意的，不過有一件事，可以告慰於讀者的，便是上集中集與下集是三種組織，各有結束，讀者會買三集看，當然是可以的，單獨買一集看，也沒有什麼問題的，前集寫到異人馬如龍與義父雲天霸等大破了黑旗會匪，建立大功之後，便膺封參將守備等各級武官同時陞陽總兵李六奇也因為積功累昇至滇省提督兼任西陲國防元帥之職，他對於異人馬如龍，向來是很為器重的，不時賞賚攸加，到了馬如龍回到三道大堡來與他的生母姐姐八馬重行聚首再鼓天倫之樂，那知不到三天，滇南的苗獠各族又羣起謀反被雲天霸馬如龍等一鼓盪平了，此事在中國泰山的中集裏有緊張的描寫呢，現在且說馬如龍等成功凱旋之後，滇督李六奇，當即基本上奏於官家，表揚雲氏父子的豐功偉績表章中並且有一段述及天霸義子馬如龍是一個有母無父的奇人，乃母尋仙草於山巔，遇妖龍而懷孕，產子二載，復為拂拂劫去，撫養成人，力敵萬人，威震三軍等褒揚之詞，官家好生奇怪，他不信人世間竟有這種奇事，龍與人交已屬一奇，交而生子，益見奇異，拂拂劫之撫養，可謂奇之又奇，令人咋舌矣，他定要看個拂母龍爺的奇男子，怪英雄，便下一道聖旨，除封昇西

征諸將外，命李督撥銀五十萬論功行賞，又旨封馬如龍爲二品副將，記名總兵，恩賜黃馬褂，戴紅頂花翎，看卽入京面聖……李都督接旨，當卽將雲天霸父子等召入省城，宣讀聖旨，諸將領皆忻舞謝恩。天霸已昇任四川西陲總鎮，老五虎如王天德、鄧天功、周天祿、伍天生等固屬各受超遷，而王伯超師徒以及牛如海、陳光耀等，莫不高昇三級。天霸當卽便與她的夫人、姐姐、八馬互相商議，如龍這孩子，雖說已經漸漸的知道了做人的禮節，應對可是去覲見皇上，可不是尋常的會晤，最好須得派一兩個熟悉禮儀的人同去，方不致有失儀。獲罪之慮呢，夫人沉吟了半響，忽然對天霸說：「鄂大人立峯現在不是在京供職麼？他家大公子鄂騰霄，現任長沙府參將，如果你寫一封請他伴龍兒入京，那便萬無失一了。」天霸忻然笑道：「虧得夫人還記的，我竟一時想不起來啦！這個辦法却是很好，我的意思要請伯超的弟子高天嘯與牛如海二人一同隨他前去，路上有了伴伙，省的他寂寞了。」天霸說罷，便又到前署去拜見李都督，大子一介村讜，荷蒙天恩眷顧，使卑職粉骨碎身，亦不足圖報厚恩於萬一，不過卑職始終躊躇，不敢接旨者，唯恐山野小兒，不諳朝儀，致干罪戾，此點務懇大人分外成全，乞在遣送表中特爲提出，則卑職父子感恩不淺了。」李大人點頭應允道：「此本容易辦，我自當爲令卽作特詳的解釋，不用老弟台掛懷。不過弟台如今忽然昇遷到川西去接任總鎮，遂不啻折我的股肱了，我意欲在覆章中，仍請皇上就本省派下此缺，或則與滇南總鎮蘇道生對調，使我們老朋友依然在一起，爲國效忠，未知弟台意下如何？」天霸躬身道：「卑職是大人一手拔識之人，一向是惟大人之命是從，大人此舉，益使卑職感激無地了，祇願能常在麾下，聽受教誨於願已足……」李總督遂於次日在署中大排筵席，招待征西的諸將領，同時下令全城的酒館廚師到督府備領菜肴原料，殺豬宰羊，大犒三軍，這一天，昆明城

內，歡聲如雷，十分熱鬧。李大人在席前，與如龍暢談入京的禮貌舉止，以及禁城中的一切規矩俗例，好者有鄂立峯大人在京，不妨請他臨時指示一切的行動，如龍本是一個非常靈慧的孩子，如今福至心靈，聽的李大人的一番指示，他已經明白了大半啦。在動身之前，天霸夫婦少不得又諄諄告戒了許多的話。高天嘯與牛如海權充他的入京隨員，可是天霸爲什麼一定要揀選他二人呢，原來天嘯是生長北方的，道路風俗了然於胸，至於這個呆子牛如海呢，却因爲他與如龍平時打得火熱，像胞生兄弟一樣的，不能離開了片刻的。天霸又命親兵給他三人備了三匹好馬，上足了水料，在第四日清晨動身走了，他們的行程是由滇折入貴省，而經祁陽衡州，北達長沙，參將鄂騰霄與雲總鎮本是自厚的好友，此番雲氏父子，統率大軍，西平苗匪，厥功甚大，鄂參將却早就得到了這個可喜可賀的好消息了，不過對於如龍等三人，陡然到來，是他再也想不到的事情，接讀了天霸的平書，不禁大喜，隆重的擺宴爲如龍等洗塵，他一面立即向督府上書乞假三月，摒擋一切，準備登程，如龍那一天晚間在後廳上赴讌的當兒，鄂夫人從屏風後面轉出來對如龍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後嘻嘻的笑道：如龍，你還認得我麼？他對蘭氏夫人呆呆的出神，望了半天在他的回憶中，確有這麼一張圓圓的漂亮面孔呢，不過他在蘭氏夫人的娘家時，年紀太也幼稚了，一時回憶模糊，蘭氏夫人向她的胞妹文秀笑道：在他初出世的當兒，我們一家人都給八馬姐祝福，沒有一人不說這孩子有出息的，人口有仙氣，小小的年紀，竟已比我老爺高昇一級了，這是多麼可喜可敬的事情啊，如龍如夢初醒，連忙向她倆鄭重的敬禮道：我道是誰，一時竟沒法想得起來，啊，也是蘭府的姨娘……我還記得，二姨娘成日價抱我在手，逗我頑笑呢。這一番撫育深恩大德，不知到何時才能來報答你老人家呢，參將夫人道：這個容易，此番

入京，那兒靠近關東出產人參白茸補品的去處，你祇購買一些帶回來，送給二姨母，那便夠了，因為她患了一個氣血雙虧的毛病……文秀禁不住向她姐姐笑道，不要信口胡說，可有向人家討要禮物的道理，如龍忙正式應道，難道你老人家還不應該受我的孝敬麼，便是大姨母不說，我也必要選購些精美物事聊作紀念的……我可想起來了，當年在老太爺府中，我母日間去工作，都是二姨母領撫我，老太太常說我是一個雙料孩子，叫姨母攜着我的手，不要多抱你老人家，太歡喜我，一天到晚都在將我抱在懷中……鄂太太點頭道，你的記憶力真是太強了，十多年前幼稚時候的屑事，都還記得咧，他們邊吃邊談，直暢飲到三鼓以後，這才散席，次日，早晨寅牌，鄂參將便先起身，命人將馬匹準備停當，又帶了四騎隨從，會同如龍等三人一齊動身，直向北京進發，在路行程，非祇一日，這天已到京師了，騰霄大公子當即將他們三人一同領到鄂老大人的府第中去，這時鄂大人已經昇任王城兵馬司之職，他老人家接讀雲天霸的來緘，不由的點頭微笑，對如龍打量了片晌，掀髯笑道，好啊，這才不負我們昔年的一番期望之心呢，他老人家立即命人到後堂去，將蘭親家太太請出來，如龍連忙以大禮相見，老太太兩眼笑成一綫，講起如龍當年初生時的一番往事來，便對親家翁鄂老大人笑道，在他母親從百佛寺被趕出來之後，我們家兩條狗實在靈敏，不過當時擺頭擺尾的對我作招兒，彷彿在告訴我，後門的洞口有一件奇事發生了，我們趕到洞口瞧時，他的母親已經將他分娩了，可不是麼？一個有來歷的人，倒底不比等閒的孩子，沒有到五六月就會走了，我家兩個女兒，真是好，他當着寶貝般地服侍，更想不到給一頭老佛佛乘間劫去，撫養成，龍父拂母，真是一個千古罕聞的異人奇人呢，此番覲見皇上，必須先在這兒熟練了朝儀，然後再上朝不遲呢，騰霄公子點頭說道，好在他是一個

聰明絕頂的人，只要我們父親稍稍的指示他，便行了。這天晚間，老大人特在府中安排了招待的夜讌，然後將上朝的種種禮節規例，對他仔細解說了一遍，如龍低頭領命，依老大人的意思，到明天給他到賓驛館中去報到，可是大公子却主張不必太急，且將他的禮儀教的爛熟了，然後再去報到不遲呢。牛如海一到京都繁華之地，直嚷着要到各處去遊玩，高天嘯也是初次到京都的，觀光上國興趣盎然，請鄂大公子作嚮導，到各處熱鬧的地方去恣情遊覽了幾天，因為他的職守是屬在雲爺的麾下，不久便要回到川邊荒僻的去處度寂寞生活了。至於如龍本人呢，當然更是起勁要到各處見識見識，鄂大公子經不得他三人的催促，只得答應他們，在明日午後到各地去觀光，一宵無話，次日清晨牛如海就像催命判官也似的，不住價催促騰霄。大公子早些領他們到各處去遊玩，午牌未到，鄂老大人便也湊興分付廚上早些開席，好叫他們早些吃罷，早些出去，午飯畢，鄂老大人便命鄂忠與大公子作嚮導，先到城東大校場去逛了一會，接着折途到天橋下去聽到一會子評話，轉到古董市場去賞鑑多時，然後又來西山八大處等各處的名勝去遊覽一番，直將一個小呆子牛如海快活的幾乎沒處搔癢，滿眼新奇，皆是他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上好玩意兒，他顛頭波腦的對高天嘯說，啊也，怪不得人家皆說北京如何如何的好玩，可不是麼，如果讓我住在這兒，那麼也沒有閒功夫吃飯睡覺了，一天遊玩到晚還嫌來不及咧，鄂忠笑道，牛少爺還沒有瞧到新奇的娘兒已經這樣的高興了，到了晚市時，東直門外大街上的落子館，和崑劇班子，有聲有色，越發瞧的你不想回家呢，騰霄笑道，聽說有一班跑馬大賣解，由山東大同轉來，不日便要開場麼，鄂忠笑道，我倒忘了一點不錯，這是一班全國揚名的滿堂紅大班子，吞刀嚼火，十八般兵刃，樣樣新奇，還有大套把戲，牛爺們的眼福不淺，至多不出三五天，

便要在大校場借地開場了，牛如海聽得，不禁眉飛色舞，心痒難搔，恨不得立即看到這滿堂紅大把戲。這一天，鄂公子主僕和如龍等三人，一直遊玩到夜間亥牌，這才取道回府，老大人便告訴如龍道：大內因接到保定府的呈報，知道你已到京，驛館的官吏，已經在午後來探過三次了，你須在明天……或最遲後天清晨，要上朝覲見陛下了，騰霄道：大內既已知道，那麼絕對不能延遲，故干罪責，還是明天上朝的好，何必多延一日呢？鄂氏父子就在這一夜中，像排演戲劇一樣，將上朝的儀式完全說與他知悉，次日五鼓，鄂老大人領着這位龍種武官，上殿覲見皇上了，皇上見如龍生得骨格偉岸，貌相英奇，十分喜悅，賞贊攸加，除加封武官一品外，復頒賞黃綾對花馬褂，雙眼花翎，當他匍匐金階，應答皇帝垂詢時，王府六部大臣，莫不嘖嘖稱奇。一個人龍混合種，竟生得如此英俊超羣，武功卓絕，言行舉動，無異常人，實爲亙古未聞之奇事，亦爲國家僅有之人瑞啦，皇帝嘉念如龍戡平夷亂殊功，特令兵部設筵招待，賜留驛館，准假兩月，在京師觀光游玩，如龍舞蹈謝恩，三呼下殿，仍隨鄂老大人回府，沿途人山人海，爭看這位人中之龍，每過一處，觀者夾道歡呼，情形至爲熱鬧，回府後，兵部的請柬已到，共是五份，除如龍如海天嘯三人，尚有鄂老大人父子在內，同席者，大都爲王公顯宦，侯伯勳爵，馬如龍可算是榮幸到極點了，兵部尚書與忠勇侯二人請鄂老大人追述如龍的出世經過，鄂老大人忻然將如龍的母親如何遇龍，如何得胎，如何生產，娓娓細談，在座諸公，莫不歎爲奇事。席散後，兵部侍郎索廉忽然附耳向鄂老大人問道：馬總鎮可會娶了夫人沒有，鄂老大人笑道：聽說已與一個姓陳的女子結褵了，索廉悵然不語，因爲他有一個女兒，名字叫做索杏花，生得十分的端淑，還未許字給人家呢，他愛如龍少年英俊，便有招贅爲婿的意思，可是想不到如龍已經使君有婦了，散席之後，如龍等又隨鄂大公子到

皇城四處去觀光了，可巧是第三天罷，滿堂紅大班趕到帝都來獻演江湖絕技了，牛如海一聽到鄂忠老僕人來報告，第一個上勁的不得了，提前午餐之後便與鄂大公子等一行，齊向大校場趕去，他們到場時，已經人頭擁擠不堪了，鄂忠便向入口處的班中招待們知照一聲，說五城兵馬司的大少爺奉陪馬總鎮來賞識貴班的把戲，班主張萬年親自出來將他們五人一齊請到西看台，特在當中的座位騰出四位來，請如龍騰霄如海天嘯四人入座，鄂忠却站立在看台的下邊，鼓聲鑿鑿，鑼聲鏗鏘，入場的男女看客，像潮水一般地的，南北普通看位，早已定賣一定，西看台共分三座，當中一座是專供官家眷屬等坐的，其中又分兩邊，當中橫隔一道木欄，以區分男女之別，左右的耳台，則指定售座與高貴的看客的，不多時，耳台上也已坐滿了一般富紳大賈，本來滿堂紅大班，三五年到北京來一次，也沒一定，每來一次，必將賣個滿堂大紅，滿載而歸，這也難怪，該班的玩意兒，着實太好了，真的像真的，假的也像真的，內中共分武事與手術兩種，十分動人，他們一年只有一個春季。

第二章 賣解場中釵光劍影

出來表演賣錢，其他三季，都費很大的財力人力，創造新式把戲，新色人材呢，所以這一班要把兒的不獨武藝每年要調換花樣，便是使用幻眼法的大套小套把戲兒也在精益求精。北京人士便流行兩句俗諺說：「有人看了滿堂紅，當掉褲子不說窮……」滿堂紅之受人歡迎的程度，也可以想見的了……當如龍們入場不到兩盞茶時，場中的鑼鼓一陣加緊狂敲起來，場心有一個小小的布幕圍子，在圍幕中活動打扮

的共有十多個年輕的女子，一個馬夫從北場角小門中，牽出一匹花鬃寶馬來，那馬是山西的名產，耳小蹄圓，渾身皆是一片價梅花鹿的斑點，雄糾糾的在馬道上溜了過來，牛如海大失所望的對鄂大公子問道：大哥，難道便是這樣的把戲嗎？馬這樣牲口，阿誰沒有瞧見過，要他顛波波的牽出來幹什麼呢？騰霄不禁笑道：好兄弟，你且耐着心等候着罷，大把戲在後邊，還沒有開場呢。這不過是趁此刻沒有玩把式的空隙，先將馬溜溜，活舒筋骨啊。牛如海搔着腦後說：怎地這樣斯文文幹什麼，爽快的早一些上場，省得令人等得心焦啦。如龍忙向他白了一眼，叫他不要多說廢話，呆小子不敢再說了。鑼鼓的聲音，忽然一停，便見一個十七八歲的紅衣女子，上身穿着大紅洒花宮綢的外蓋，玄綾白邊密扣英雄襖，頭戴一頂大紅觀音兜，足上穿着一雙鋼裹尖的鳳頭鞋，白果臉，兒白嫩得吹彈得破，兩道柳眉斜飛入鬢，一雙星眼，朗俊多神，她嬌若游龍的上了馬背，那個牽馬的夫役，退到了場中去，鑼鼓的聲音，又自震天價的狂敲一陣子，那個女子勒住馬頭，向着西看台站定，就有一個四十多歲的彪形大漢，從場中的一張木凳子上立起來，說了幾句開場白，然後又將這個女子的節目向衆人報告了，第一幕至第三幕是單人騎射，第四幕至六幕，是雙人對射，在報告完畢時，那女子撥刺刺將馬頭一拉，頓時只見那馬雙耳直豎，頭頸一昂，騰雲價的直奔過去，一瞬間繞場已經兩匝有餘了，又見一個小廝，在西看台的面前，立站到一張凳子上，面手中拿着一顆酒杯口大小的銅板兒，緊握在掌心，面孔朝東立定，此刻紅衣女子已經將馬第三次放過，直對面的東道上了，只見她霍的扭轉了柳腰，崩的發出一枝短箭，電光價的直對着這小廝飛過來，猛聽得鏗的一聲，接着又起了一聲暴雷也似的鳴彩聲，那枝箭不偏不斜，正射中到那小廝的手中，給銅板一激，鏗的激回有五六尺遠，落到草地上去，牛

如海向高天嘯憨笑一陣道，高大哥你瞧見麼，這女子的弓馬本領，實在不在你下啊，如龍立即喝止他道，少說廢話……他却不好意思再開口了，那拿銅板的小廝，又換了一塊小木牌，只有五寸見方，八寸長的柄兒，他緊握着柄兒，又自立刻到東邊的一隻木凳上去，那一方木牌內面上，畫着黑白的彩形，當中祇有小酒杯口大小的一個紅心兒，那一個紅衣女子，在第一箭射中銅牌之後，又自催動了坐騎，潑風價的又在場中直奔了兩個大圈子，這一次的發射地點，却改在西看台的面前了，所以台上的看客格外瞧得真切，說時遲，那時快，但見一扭柳腰，第二枝箭又飛出手了，靠在東面的看客們，大家都瞧得清清楚楚的不偏不敲，正插在那一個小紅圈兒上面，大家怎麼能不大聲喝彩哩，在第二箭出手之後，這女子重又掉轉馬頭，騰雲價的又在道上奔馳起來，那一個小廝放下了，那面小木牌兒，重行回到場中去，在一隻小木箱中取了一隻細磁大碗，另一隻手中，却拿着一顆鴨子大小的硫磺彈丸，放到碗底下，另一枚却送與那個騎馬的女子，大家又自伸長的頭頸，目不轉珠的望着這三次的新奇玩意兒，那個小廝又在西看台的面前將碗覆在一隻木盤中，用右手托着，西看台上的看客們一齊立起來，此時那女子的馬已在跑道上，連兜三圈，又到了正東的對面，她第三次一展彈弓，拉起來便是一彈黃光一道，劈的一聲火光迸作，兩顆硫磺彈在碗底下互相碰擊，火星四射，烟冒半空，西看台的客人們，在她沒有放彈的時候，大家都捏着一把冷汗，生恐她稍偏一些兒，那便要誤傷看客了，可是她瞄準的本領，着實驚人，結果又引起了轟天價的一陣彩聲，牛如海禁不住，又向馬如龍笑道，馬大哥，你瞧，便是一等弓弩來，也沒有這樣的準確啊，馬如龍不答他的話頭，貫注全神的望着場中女子已下馬走入帳篷去休息，那個專門報告節目的大漢，又站到高凳子上，向四邊的看客報告道，各位太

爺老爺，少爺先生們，我們的單人騎射的頑意兒已經頑耍得完備了，馬上開始的却是雙人騎射了，要請各位多多的賜教啦……在這個大漢拉開了一副劈竹子的喉嚨報告過了之後，立即瞧見場中的小布帳中出來兩個年齡相若服裝不同的女子，方才騎馬射箭的那個女子已經換上了一套玄色宮綢密扣英雄襖褲上下一抹黑，另一個女子却穿着一身純白宮綾寬鑲滾雲的襖褲，姿色與前一個女子比較真可以說是大宋小宋之間，兩個馬夫雄糾糾又牽了兩匹高頭大馬從東北角上出來，拉攢溜到西看台的面前，便見那兩個女子各自掖住了宮綢大驚的驚角，伶仃小足，三寸弓鞋，走到了馬的身邊，各自接過了絲繩，先後飛身上馬，鼓聲大震，她倆一個帶了馬頭向北直衝過去，一個兜馬却反方向奔去，報告的大漢又自上了高木凳對四面的看客拚命價的大聲叫道，各位太爺太太老爺小姐們，咱們這第二幕雙人騎射的玩意兒現在已開始要做起來了，咱們雖然說牙長三寸的大話，可是在北五省內，可以說是沒有第二家有咱們這樣的頑意兒了，不瞞列公說，這兩個小子頭咱們十足的下死功教訓有十年之久，如今才算出道應市咧，單人騎射固然是十分難學的勾當，而雙人的騎射，尤其是不容易學的花樣景，這不獨驚奇危險而且一不留心，大則丟了性命，小則受傷闖禍，因為這樣，咱們就不得不將箭鏃除去了，換上光平頭兒，可是這樣也好使看官們少受一些驚怕呢，頑意如何，咱們要聽候看官們的鑑賞賜教了，他報告到這裏鑼鼓的聲音，又自震天價的狂敲起來，衆人只將目光集中在這一白一黑兩個年青女子的身上，並不會注意這大漢說的是什麼話，此刻白衣女子的馬已奔馳到西看台的面前了，馬行忽然慢了下來，一個小伙子捧一壺箭鏃和無鏃的箭給他，另一伙計，則遞給她一面盾牌，大約兩匹馬，在道上奔馳到第二圈將了時，兩個女子在腰間拔出三枝沒

有箭鏃的箭來，先由白衣女子動手，照定黑衣女子的上三路廳廳一連三支箭直飛過去，接着又見黑衣女子在同一時間，不過手先後也還了三支箭過來，兩邊的箭一齊在場的中央相遇，箭頭對箭頭，格獨一聲，六支箭都激起有一丈多高來，重行紛落到地上，驚得兩廂看客轟雷也似的怪聲報彩起來，就連如龍與鄂大公子等都跟着高聲叫好了，這一幕精彩的表演過了之後，她倆各兜絲纜，重又奔馳，八隻馬蹄像騰雲也似的將場中的塵土，直奔得像霧一般地沖飛起來，一轉眼她倆又在壺中各自抽出三支有鏃的箭來，白衣女子的坐騎又抵到西看台的面前了，她霍地拉滿了寶弓，一箭對定對方的腰肢射去，電光價的霎時飛到，黑衣女子却不慌不忙的左手只一招，已經將一支雁羽箭不慌不忙的接着了，就將這一支箭搭上了弓，對準白衣女子的馬頭前二尺射過來，她這一着非常的厲害，因為馬行極快，這一剎那迨箭到時，那支箭已經抵到她的脇下了，可不是嗎，白衣女子着實厲害，你看她忽地將馬頭一捻，那馬長嘯一聲，託地一躍，足有七八尺高來，她乘勢使了一個睡鞍架子，往右邊躺了下去，一伸手將這一支從馬腹下面溜過來的箭，一把抓住了，又惹起四座八方的熱烈彩聲，話休煩屑，這三支箭，互相勾心鬥角出奇驚險的來回射了十餘次，第二個節目告終。黑白衣兩女郎放緩了坐騎而行到西看台前，很儒雅的向台上行禮了，一般達官貴人，公子哥兒，又自鼓掌如雷，怪鳴如鼻，她倆雙雙下馬，那個黑衣女子，星眸閃爍，對馬如龍高天嘯，這兩位少年武官望了好幾眼，然後才隨着白衣女子一同回到帳中，各自披上了大氅，手捧一冊把戲的花名兒，便有一個大漢陪着上了西看台。那個搗子將花名冊首，先送一本到馬如龍的面前打了一個躬身說，請大人隨意點一齣花樣，好叫孩子們做出來，請大人指示啦，鄂大公子笑道，好，馬大人就點一個火圈，我來點一齣穿刀洞罷。

這兩個節目，是相當的精彩，我有一次在保定府城外曾經聽到三鳳大班頑過一次大馬戲，演技的人們，大多是少林派家，所以不動手則已，一動身皆是過人的解數，這個滿堂紅大班中的頑意兒也還不差呢，我是深為贊許的，走江湖的人們，能夠造詣到這一步田地，真不容易啊，那個班夥打躬作揖的謙遜不已，這些都是大人來抬舉我們了，粗糙頑意兒騙一口飯吃罷，鄂大公子叫鄂忠開兩張賞條，給兩個女子，每張是制錢十千文，班夥眼睛多麼亮，他見馬如龍頭上戴着雙眼花翎，藍寶石的頂子，身上又穿着八團龍對花的御賜黃馬褂，腰中又掛着聖上特賞的玉墜花包兒，逆料是一位建立奇功的新進武大員，那裏敢受賞錢，不住的啊也道，能得大人們來賞光，小班已是萬分榮幸的事情了，何敢再望厚賜呢，鄂大公子笑道，如果你們嫌賞錢太少，那就不收，那人磕頭蟲也似的，連聲罪過道，不敢不敢，高天嘯便道，這樣罷，賞條已經開出，斷無收回之理，你們既然表示客氣，那麼便不妨拿褶子來，讓我與牛守備，二人再加點兩個節目罷，那人連聲唯唯，忙在兩個女子的手中將戲目手褶拿過來，高天嘯隨手遞一個褶子與如海道，牛兄弟，你可隨意點一個節目罷，可是如海連扁擔長的一字都認不得的，將褶子拿到手，僱生要做模樣，顛倒了字跡還不曉得呢，他也識相，忙叫鄂忠過來道，你給我看看，那一齣最好，我眼睛不便……如龍險一些笑出聲來，鄂忠便將花名逐一報與他聽到了「花刀對手」節目時。

第三章 鑽火圈飛燕顯奇技

他立即應道，好一個「花刀對手」，就點這一個節目罷，如龍道，天嘯兄預備點一齣什麼，高天嘯將花

名褶子翻了好幾頁，便點了一擋主客八仙拳，如龍點頭笑道好。這樣也可以使她們訪問場中的英雄好漢呢。兩個女子向他們花枝招展的各自行了一個大禮，然後袖下台，黑衣女子臨去秋波，竟向如龍嫣然一笑。真個是百媚橫生，牛如海裂開大口，嘻嘻的笑道，可不是麼，那小婆娘看中我們馬賢弟了。鄂大公子笑道，不要說笑話，人家還沒有去遠，聽見了多麼的難爲情，如龍向他白了一眼，也不說什麼。場中第三個大節目，是千斤堆石擔，一個二十多歲的瘦小婦人，黑裏帶俏，也是武裝，紮一雙小足，腳一頓，早已跳上了一張樟木台子，便見一個小廝拿了一對枕頭來，給她安放到桌角上，她先自坐下來，將腳帶收了收，順勢躺下來，一對金蓮，筆直的高豎在半空，兩個彪行大漢抬出一副重約五百斤頭號仙人擔來，走到台邊，一齊打了一個號子，用力舉上去，將仙人擔安放到這少婦的小足上，她將雙腳稍稍的向外排成八字式，膝灣一軟，雙腿一挺，只見那一對仙人擔一上一落，毫不費力也似的，天嘯向鄂公子道，你瞧，如果不有千斤的腿勁，那麼，絕難灣得下來的，說話時，猛聽得四座掌聲如雷，忙抬頭仔細望時，只見她已將仙人擔旋轉得和羊角風一般快速，看客莫不熱烈的報彩了，大約半盞茶時，班夥們已在地上鋪了一條羊毛毯子，那少婦由桌上將仙人擔這一蹬，早飛在毯子旁邊落下了，她本人也跟著飛身落地了，只見許多的夥計們拾的拾，挑的挑，一共搬出大小不同的六副石擔來，那少婦依然如在桌上那樣的躺到毯子上，面去先將五百斤石擔橫撐在小足上，接着兩個大漢面對面扛着三百斤的石擔，立到五百斤石擔的柄上，又有兩個人各挑一百斤的石擔，疊到第三層上去。話不煩屑，最後憑她那一雙小足，共撐七副大小石擔，另加七個人，這一筆重量仔細的算下來，至少也得千數百斤之譜咧。他這樣不獨引起了全場的熱烈鼓掌的聲音，而且連卓具武功如鄂、高、牛、馬等四

員武官也不約而同的拍手叫好了，大約在一盞茶時，千斤大力士的表演完畢了，接着那一塊大黑板上寫着，待到一陣鑼鼓照例狂敲過之後，兩個班夥抬出一面刀圈來安置到一張八仙桌上，這一面刀圈的面積比桌面要小了一半，外方內圓，一個木架的四週圍，共安放着六十四把利刀，一式是一尺二寸長，亮如霜雪，叫場子的老大，一隻手拎着，一方大塊蹄膀，在刀圈上隨手拿下一把刀來，對西看台的看客們大聲說，鑽刀圈這個頑意兒，在爺們太太瞧看起來，固屬是提神上勁，可是……這頑意是內行人認為最難的勾當，稍一不慎，立即有剜胸剖腹的危險呢，大家如果仔細一想，在穿過的一刹那間，是如何的不容易啊，練習別種把式，祇要三年便行啦，可是這個頑兒，却非要六年不可……爺們或許要在暗地裏說，這頑意兒沒有什麼希奇，因為刀口不快，便是戳到一點，劃到了一些，皆沒有什麼大不了，爺們真個是這樣的忤度，那便未免太也冤枉我們頑把式的啦，哪……各位請看小子來試刀給各位瞧看罷，他說着隨手在圈子上拔下了一把刀來，輕輕的在豬蹄膀上這一劃，一直劃到底，連骨頭都被一齊劃得斷了，他又叫一個看客到桌邊去，請他去取刀，以示沒有什麼私假的，那看客共拔下三把刀來，叫場子的也像方才一般的將刀尖在豬蹄上劃了一劃，與第一把同樣的鋒快，他又將刀圈命兩個夥計抬着從場邊兜了一個大圈子給在場的看客觀瞧，更將反面給大家細看，表示刀裝上去，絕不能夠活動的，最後依然安放到八仙桌上，兩個夥計奉了張萬年的命令，特地將八仙桌子抬到西看台前的馬道上，離開台口，不到一丈，刀圈橫在桌心，大家一齊注視那一個刀圈當中的容積，僅和湯碗口稍大一小框而已，只見張飛燕已經改裝出來，身上祇穿一套細緊綫滑的

府綢的貼襖袴，頭上本來梳着堆螺髻兒，如今已由娘姨給他梳成披肩光鳳式，用頭油抹得光滑，不見一根倒亂的頭髮，這當然是竭力縮小身上衣髮，以防在鑽刀圈的時候多佔地方的，照例那個叫場子的老朋友又得立在高凳上說了一套老調，只見飛燕將自家身上的貼肉緊靠衣袖，手在胸前與腹下輕輕的將衣紋抹順了，霍的倒退二十多步，鑼鼓聲音劃然停止了，說時遲，那時快，張飛燕在萬目睽睽之下，在馬道上輕如禽鳥，捷若猿獼，一陣風也似的奔到了桌子附近，雙手直豎，電光價的直穿過去，離開刀圈約有兩丈多遠，這才立定了，彩聲乃又冲天而起，如龍對鄂大公子說，你瞧，這一套功夫練得多麼好，多麼乾淨，真想不到賣把式的江湖兒女，竟有如此傑出的人材，真是想不起啊，鄂大公子也自點頭稱許不置了，那知在她穿過刀圈的一剎那，兩個夥計走來，竟將桌子轉了一轉方向，本來刀柄朝着穿刀圈的人，如今却一變爲刀尖兒直對着鑽刀圈者了。這簡直要難上十倍百倍呢，順勢穿，便有一點兒不留心，或是不注意的話，已經是要出岔子了，反穿的話，更不能夠差池一分一毫，一碰就是一個透明的窟窿，鄂大公子駭然對如龍等說，越頑越驚險了，你瞧這是多麼難玩的一幕，只要方向稍稍的偏了一點，那麼，對不起，白刀頭上要掛紅彩了，牛如海伸伸舌頭，憨頭憨腦的說，我的娘，這不是頑把式，却是拼命啊。話猶未了，只見飛燕重又退到起步的那個地方去，西看台上的看客們，沒有一個捏住一把冷汗，目不轉睛的釘着飛燕一個人，鴉雀無聲。終於瞧她一聳玉肩，嬌軀一逼，閃電般的，從刀尖的小洞中反穿過去，如鳥投林，風入穴，在兩丈以外立着，衆看客的驚奇喝采，歷多時不停，如龍點頭贊許道，順着刀鋒穿過去，是容易的，可是逆着刀鋒却極其不容易啦。這一幕的表演，完畢之後，便又見兩個場夥在另一個角落裏，拾出一面形刀圈，而實在不是刀圈的東西來，這東西也是外方

內圓，在圓圈的四週，插着橄欖核油製的噴火小管兒，約模有四五十支的模樣，張飛燕走入場中的布篷裏，換了張白燕出來，她渾身上下一片價素白顏色，也是緊身貼肉的襖褲，一個小廝走到桌子邊用火種將四五十支的小噴火筒一齊點了起來，立見燦燦的火光，向圈中噴射，耀人眼目，這火圈的當中容納，本來已像刀圈一樣的狹小了，如今給火光一噴射，當中簡直看不見有一些縫隙的了，白燕的身體，較她妹妹還要修長一些，她一逼身子，照樣像鑽刀圈也似的直撲過去，因為動作迅速，身上的衣服，固然是一點焦斑也沒有。頭上的頭髮也沒有燒燻了一根的前者的功夫是準而確，後者的功夫，是迅而快，同樣又博得滿場的彩聲呢，叫場子大着喉嚨說，各位大爺太太們瞧見這一套花樣麼，這是孩子們熬苦習練的結果，馬上還有一套反穿毛皮的穿火圈把式要表演給諸位賞鑒賞鑒呢，他說着便命人去到布篷中取一件白羊毛的皮襖來，交給白燕反穿到身上，羊毛是最易引火的東西，稍一遲慢，立即着火焚燒了，所以這頑意比較以上的兩種還要困難到十倍呢，這幕驚心動魄的羊毛襖穿過火圈的精彩頑兒，終於由白燕不慌不忙的表演出來，以後又夾了兩種快手魔術與猴熊表演便到「對耍花刀」的這一種了，依然由張飛燕先自出來，已易換了一身水綠宮綾黑花鑲邊的襖褲，手執雙刀，頭上包着一塊黑羽的帕子，從場東轉過來一個廿多歲的魁梧大漢，肌肉粗黑堅實，擡起扣袖，緊握雙刀，咬緊了牙關，彷彿是預備與飛燕奮力廝拚一下子也似的，一時鼓聲大震，一通二通，待到三通鼓響他霍的搶到上首立定了，蕩開了雙刀，右手一蹺起，雙刀順納到腕底，成了一個「大收五福」的架子，飛燕在下首也自擺開了門戶，雙方動起手來，花刀的光芒，由鬆入緊而入於飛花滾雪，雙方的身手不分上下，皆有獨到的去處，如龍等不由的拍手報彩不已了，大約激鬥到五百回合之

際，索的一聲，雙方皆將花刀收拾住，同時向西看台打了一躬，退了下去，把戲的節目已經去了十分之八九，飛燕姊妹不再出場了，接着便是一些吞刀嚼火，挑擔走鋼絲的普通把式兒，鄂大公子起身道：「走吧，再看下去，沒有什麼意思了，明天有興才來罷。」牛如海還咕嚕着不肯走，如龍厲聲道：「你如果不聽我們的話，那麼，明天便不再領你出來了。」牛如海慌的起身道：「去去，回去，既要來看，自當好歹一齊瞧到底啊，怎麼不慳不慳的中途回去呢？」如龍正待答話，高天嘯大笑道：

第四章 出怪事竊賊盜御寶 山怪事竊賊盜御寶

常言說得好，乖的望一眼，癡的看到晚，你一定要看到晚，便請你一個人在這裏看罷，不要拚命價的埋怨他人啊，牛如海不再開口，他知道，四不拗六，多說無益，不要真個惹起他們光火，真個不領他出來，這才糟糕咧，他隨着衆人下了西看台，班主張萬年恭送如儀，彎腰曲背一直送到了場子外面，如龍等一行人回到了五城兵馬司的府中，已是申牌將盡了，大家在大廳上落座，紛紛的議論賣解女子的真實功夫，喝了兩杯茶，猛聽得一陣細鑼花鼓的聲音，由遠而近，鄂忠走進來報告道：「那兩個賣解姑娘，騎馬游街了，如海第一個奔了出去，接着如龍天嘯鄂大少爺也自踱了出來，當如龍步出府門時，兩匹高頭大馬，已經從他的面前走過了，那張氏姐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坐在馬背上，已經走過好幾家的門面了，張飛燕忽然扭轉粉頸，對着如龍嫣然一笑，如龍不由的心房一震，暗忖道：「這女子作怪，好像與我有什麼緣份也似的，點花名時，她也對我一笑，現在又對我發笑了，到底是什麼頑意呢？」此時鄂大公子也瞧見了，可是高天嘯却對如海笑道：「老牛，

你的豔福真夠太好了，你瞧那張飛燕向你送媚笑麼，牛如海却點頭晃腦，十分得意道，他瞧中了大爺，大爺却瞧不中他呢。鄂大公子聽得不由的嘆喟一聲，笑了起來了，他們在門外又閒眺了一回，才回到府中去晚飯，如龍請鄂大公子明天領他到皇城外邊游玩一下子，鄂大公子答應了他的要求，大家酒後各自安寢，一宵無話，到了次日清晨，忽然由大內傳出了一件驚人的巨竊案，乃是桐華宮中供奉的十八尊漢玉羅漢，忽然的失蹤了。此物係在五十年前由緬甸國王進貢過來的，每尊有一尺二寸高，是價值連城的稀世奇珍，皇帝每逢朔望，必須到桐華宮沐手焚香，祭祀虔誠，這一個大盜案，消息傳出之後，內宮侍尉及禁城負責的武官們大家皆嚇得魂不附體，一個個上殿待罪，幸而陛下英明，下旨帶罪追緝盜匪，限於十日內，務必將盜賊並獲，否則嚴辦不貸，各武官謝恩退下，沒一個不是愁眉蹙額，原來海內昇平已久，如今忽然出了這一件驚人的巨竊案，當然是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了，尤其是鄂大公子的尊翁大爺所負的責任異常重大，因為他是位現任的五城總兵馬司，彷彿就是現在的城防總司令一般地，他老人家早朝回府愁眉不展，鄂大公子當下便知道老父一定有了什麼不開心事了，否則在平時他老人家總是成天價的笑口常開，沒有憂愁的樂天主義者，免不得婉言相問，他老人家長歎一聲道，荷蒙聖上的深恩，昇任京畿拱衛，三年於茲，所幸平善無事，巨料到了昨夜，大內忽然遭了一件巨竊案子，孩子，你知道是什麼失去了，原來是聖上最尊敬最信仰的十八尊漢玉羅漢，忽然的失蹤了，你道此事的關係大不大，本來案發之後，我們這些負有責任的武官無分內外，都要一體查辦呢，可是聖恩浩大，特下旨各負責武官戴罪緝盜，限在旬日之內，務必將那人贓並獲，否則，加倍治罪，兒啊，為父去年就想上表乞歸休養，以終餘年了，可是聖上不准，特又賞賜八珍四駿，勉慰你

加，遂令爲父擺脫不得，終於遭到此次的難關了，萬一捕不着盜寶的惡賊，爲父首先便要受到嚴重的罪罰了，唉……大公子是一個天性純孝的人，他一聽到老父這一番告訴，不由的像亂箭穿心般的難受，立即對老人家安慰道，你老儘可放懷勿慮，好者聖上還有十天的限期呢，有了這限期，我們即可以充份施展力量去尋找緝拿賊徒了，如龍天嘯等三人，由上房走過來，聽得這一番不幸的消息，他們沒有一個不是摩拳擦掌的說，狗強盜胆大包天，竟敢到大內來偷盜寶物，我儕不在此間也罷，既在京中，自無坐視之理，但願大公子早日籌拿緝的步驟，我們立待爲聖上效忠，爲太爺分勞。鄂大公子謙遜道，這完全是我身上的事情，怎好勞動了各位咧，如龍忙道，這是什麼話，我們當然要爲你尊太爺分憂效勞啊，鄂大公子在卯牌初交，便替帶老父下令，將四城門暫且關閉起來，禁止行人出入，又將全部的衛城兵官調集到大校場去，由鄂大爺親自報告大內失竊的案子，然後下令，叫各都司千總等分成數十隊到城中去通力檢查，凡屬形跡可疑之人，一體予以檢查，另又下令，將一班江湖賣技的外來人等，一體禁在客棧旅舍中，不准出來，鄂大少爺與如龍等分頭到各客寓中去儘量檢查，他們的目標，却都集中在滿堂紅的馬戲班中，因爲他們班中很有些飛簷走壁的傢伙，能夠到大內去無聲無跡，便將十八尊羅漢盜了出來，他們的本領也就可見一斑了，而且他們的班主張萬年，又是一個著名的飛盜出身，在江南一帶曾經幹過不少的驚人大案，如今有了年紀了，才洗手不做，改爲滿堂紅大班的主持人，當鄂大公子等未到交通客棧中去檢查的當中，便有一個姓楊的退休副將特地到鄂府來，參見鄂老大人，貢獻意見道，大內的驚人盜案，不是別人，我敢料定是滿堂紅的班主所爲，因爲三年前他們由濟南府趕到此間的第三天夜間，石魯乃親王的府中忽然失去了一對香玉的鑲花的

獅子價值不下五萬兩，由外城的武官們一體查抄，鬧了好幾天，也沒有什麼結果，但是後來，忽然有一個朋友來告訴我，他說他在大同府一家豪富的家中曾經見到這一對香玉的獅子，會在私下裏問他是那兒來的，他却回答說，是一個江湖賣解的朋友，以三萬五千五百兩銀子賣給他的，在那時，我本來要將此事告訴給石魯，可是這石魯乃賣官爵的案發問罪充軍雲南了，我也便悶在肚皮中一向就沒有告訴別人，這一件大案子，有十分之九，是他們幹的，不必抄查別人，只查他們便得了，鄂老大人當將此消息告訴與他的愛子，叫他先到交通旅店去將滿堂紅班子全體拘住，不要放走了一人，大公子與高馬兩人統領了一大隊皇城禁衛軍，將交通旅店圍困起來，將那一起下店的客商們嚇得屁滾尿流，不知道究有什麼禍事來臨，大家團團亂轉，大公子當即諭知衆客人不必驚慌，各自坐到自家的房中去，聽候審查，那裏的茶役們也自奔走，駭告，大公子先問明了滿堂紅大班的住處是在第三進的後面，一廳兩廂，還有兩間馬房，都已給他們住滿了，別無雜客，一個禁軍千總先到後面去，將班主張從大廳東廂召了來，大公子立即命手下人給他上了刑，然後趕到裏邊，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一雙，張萬年不知就裏，大叫冤枉，大公子叱道，你自家幹的事情，難道還不知道麼，萬年沒口呼冤道，小人向來安份守己，約束手下諸人等，不准擾取民間一草一木，走南到北將近十五六個年頭了，由我本人起首，一直到打雜服役的小夥計們，向來不會犯過一次法，大公子道，不必囉嗦了，且待我們查查抄過再宣佈你的罪狀，他命精幹的兵士們，將他們所住的大小共是十五個房間中先後查抄完畢，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的，十八尊玉羅漢倒沒有抄到，却給他們抄到了不知姓名的男孩二十一名，大的約十四五，小的約十二三，據張萬年說，這些男孩子，都是在各碼頭收來的習藝弟子，皆有薦書與

自願表可證，他便叫禁兵在一隻小鐵箱中查搜出來，果然都是有名有姓，有根有底的。有的是大同太原來的，有的是中州鄭州來的，還有徐淮一帶的，張萬年說，走一處碼頭，都會收到好幾個習藝的生徒，而且十有八九給他們回掉了，如不然，還不祇此數呢，他的話未嘗沒有理由，可是鄂大公子在禁衛軍詳細的查抄沒有什麼證據之後，似乎沒有充足的理由，拘捕這滿堂紅諸多男女，但是張萬年確實會盜過王府中的珍寶，於是單獨將張萬年拘提到刑部去候審，同時又將各客棧中的江湖賣技的人等一體予以嚴厲檢查以後，完全驅逐出境，因為在五馬兵馬司的命令中，並未會注明滿堂紅班子不在其中，於是連他們一箍腦兒趕出京師了，更加上鄂家父子忙於搜集張萬年昔年犯法的證據，便疎忽了看管他的全班，說也不信，在他們出城後，僅僅兩個時辰，鄂大人已經得到了消息，立即遣派飛馬前往追趕，有人明明瞧見他們由東直門出去，飛馬追了大半天，而且是分東北兩路追趕的，毫無蹤影了，回報時鄂老大人不勝的悔怒，然而怪事也就接踵發生了，在刑部嚴訊張萬年還有沒結案的當兒，馬如龍忽然好端端在鄂府失蹤了，他是住在鄂府西樓前房中，後房是牛如海的住宿地方，高天嘯却住在樓下，失蹤的次日清晨，牛如海黎明起身，到前房來正待叫她龍起來，乘着太陽未出下樓去請天嘯教他倆的太極拳，那知一進房來那裏還看見他的影子呢，在東窗下的四仙桌上，留下一封信來，那是指明給鄂老大人的，呆小子牛如海，性雖愚笨，可是這一個岔事，他倒明白，知道不得了，立刻一路滾的奔下樓去，大叫禍事了，禍事了……高天嘯劈頭在房中出來，一把拉住他的耳朵，罵道，笨東西，什麼事情，又在大驚小怪的了，他立刻大聲答道，你才是笨東西呢，馬老大不見了，還不大驚小怪去，高天嘯又失驚又好笑，忙道，你是說馬老大失蹤了麼，他將厚嘴一披道，你是聾子嗎，你瞧這

裏還有一封信呢，我認不得上面寫的是什麼話，你看看罷，是不是他留下來的，我猜他是賭氣走了，留下的信，是告訴我們的去處罷，因為他昨晚會說，不將皇帝家的寶物設法追回來，簡直不願意再做人了，他一定是去尋捕盜寶的朋友了，可不是麼……高天嘯將那一封信拆開來仔細一看，不由的大驚失色，頓足道，禍事不小，這倒棘手呢，原來那一封信上明明寫着如果鄂家父子不設法將張萬年營救出獄放了，那麼，我們依然以激烈的手段對待馬如龍，這正以辣還辣，以酸還酸的尷尬的手段，他飛也似拿了這一封信，趕到花廳上去送與鄂大公子觀看，大公子恍如晴天一個霹靂，這可是從那裏說起的，他趕緊與高天嘯商議道，這事情無論如何請不要在家君的面前提起，要知道他老人家正因為皇上的失寶，已經寢不安枕，食不甘味了，假使再將這個不幸的消息，使他老人家曉得，那就火上加油了，為今之計，祇有釜底抽薪的一法，不得不咬牙先將那老賊張萬年放了，救回如龍要緊，而且這個怪事，根本就不能宣揚出去，否則會使京都人士笑落牙床，一個武二品銜頭的馬總鎮竟會在睡夢裏為強人盜去這無異是老鼠偷拾貓子去的一樣可怪可笑的事情，了天嘯也自可笑道，此事簡直難以自圓其說啦，可是又用什麼方法使張萬年從刑部大人手下釋放了，大公子沉吟了半響，正待開口，猛聽得咳嗽一聲，鄂老人由內宅出來了，大公子趕緊將那一封信緘縮到了袖子裏，趁勢向老人說道，父親大人來得正好，孩兒正想到內宅來謁見你老人家，關於張萬年一案現在孩兒已得到了一個確實的消息了，老人家聽得立即提起全神問道，孩兒，你是從什麼地方得到的可靠消息，是不是御寶已經有了下落了，鄂大公子用着安慰的口吻，對他的父親說，你老人家僅可放心罷，皇上的失寶，終有一天會尋找到的，但是我現在得到一個重要的消息，乃是張萬年對於此案，根本

就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不能夠無緣無故的去冤枉一個好人的，老大人皺眉說，縱然這個姓張的對眼前
的案子沒有參加，可是他從前的案子難道就不應該判他的罪名嗎，鄂大公子道，便是以往的案子經我仔
細的調查之下，老張也是十分冤枉的，因為另有一個西道上的嚮馬大盜，也是一個姓張的，此人在去年已
在開封被捕就地正法了，我願父親大人應該從正眞方面下手辦事，不要冤屈了好人，請即據呈刑部，請先
將張萬年開釋了。

第五章 馬如龍被劫入虎穴

更聽到有一個朋友來告訴我，說這個張萬年雖然是一個老江湖，可是他對於南北兩方面的黑白
道兒，朋友們，很是熟悉的，將他放出來，請他設法幫助我們代為調查一下，如果是他所認得的朋友，他便有
方法可以幫助我們將盜寶的強徒捉住了，這樣不是一舉兩得麼，而且聽得說，老張的手下都是有手脚的
人，我們無緣無故的拘捕他們的首領，當然會引起了他們激烈反對的，我們不是平空又多出不少的仇敵
來了，這樣，何苦要如此的笨做的，老大人聽得也便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頓時便冠帶起來，專誠往訪刑部
侍郎蘇道生，說明了原委，在刑部的方面，平時辦案，當然皆以兵馬司的報告，為根據的，現在既聞張萬年是
冤枉的，當然接受鄂老大人的要求，將張萬年放了，天嘯在私地下與鄂大公子商量好了，預備在酒館中請
張萬年來解釋誤會，鄂大公子皺眉道，這樣說來，我們豈不是要低了身份嗎，天嘯搖頭道，不是如此說法，要
知道，禮下於人，必有所求，這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你可以不要出面，讓我想辦法去探他口中的話，鄂大公

子點頭道好，於是在張萬年出獄的當天晚間，天嘯便請他德勝宵夜館子裏喝酒去，張萬年倒也爽然答應了，當下便與天嘯一同入了館子，對面坐下，茶館送上了點定的小菜，他倆便暢飲談起來了，張萬年顯出很奇怪的神色來，向天嘯問道，高老爺，老朽直到現在也沒有弄得明白，是什麼一回事啊，大內失寶，你瞧我們有這般的大胆敢犯着這種滅門九族的大罪麼，你想大內的宮中，又是收蓄着若干英雄好漢，地上屋面，皆有出類拔萃的好手在留着，這豈是尋常的人們冒昧敢去送死的高天嘯不聽得他這一番話倒不疑心，一聽到說出大內的防守情形來，十分的熟悉，便不啻在告訴他人，他已到大內去過了，酒過數巡，高天嘯陪着笑臉起身給老張倒滿了一盃酒，然後恭恭敬敬的說道，老伯請滿飲此杯，下走有一件事要奉請老伯，萬年一仰脖子，便將一杯酒一口氣喝完了，然後才向天嘯問道，高老爺有何見教，祇要老夫能效勞的，無不盡心盡力，天嘯連聲不取，然後說道，這一次的誤會事情，由於一個誤傳的謠言，竟無辜的使老伯受好幾天的牢獄之災，我們真是抱歉得極，所幸不久便調查得明白，知道老伯委實是受了冤枉啦，所以小姪立即將此真相轉告與鄂老大人，請他即速將保呈修好，送與刑部，釋放老伯，過去的誤會事情，我要恭請你老人家千萬不要再放在心上，現在依然要倚重老人家鼎力來幫助我們呢，不瞞老人家說，我們那位奉旨入京覲見皇上的馬總鎮，忽然的在昨夜被老伯的屬下，悄悄的劫去了……他立即顯出很驚詫的神情道，有這等的事情嗎，我料想，我的孩子們是沒有那樣大的胆子罷，可不是……高天嘯立即將那一張寄柬拿出來，放到張萬年的面前，笑道，如果沒有這一張寄柬，我們那裏會知曉呢，張萬年拈髯皺眉說，這可是太胡鬧，馬大人是朝廷的柱石，萬歲爺的寵臣，怎好任意得罪他老人家呢，真是該死該死，這要請高老爺特別原宥他們

年幼無知，不知輕重，老夫定當責罰他們的，至遲到明後兩天，我必恭送馬大人回來，但是這一件事，幸而外間還沒有知道，務請高老爺包涵一切，天嘯笑道：自當保守秘密，因為這一件事，如果說出去，我們的面上皆沒有什麼光彩啊，高天嘯很客氣的，又向張萬年說，老伯，此外還有一件事，要請老人家鼎力相助呢，老張皺眉問道，又是什麼事情，天嘯陪笑道：當然是皇上失的寶物，究在何處，又是誰人所盜，久仰老伯爲北道上的老前輩，當然不難尋出根底來，而且鄂大人現在表示，如果盜寶人能夠悔禍，將寶物送到鄂府來，不但加罪責，並將由五城兵馬司大人特予賞謝若干金銀，以爲酬報，絕不食言的，萬年拈鬚沉吟道：事情固然是棘手了，可苦着我毫不知情，怎敢冒昧答應下來，如此祇有請老爺另請聲望較重的人們去調查，或者有頭緒可得，也未可知呢，他說到這裏，天嘯忙截止他的話頭說：不，這是我個人的意思，我是久仰老爺子在北道上的聲威，祇要你老人家一句話，各山各寨是沒一處不洗耳恭聽，遵命辦事的，我要懇老爺子特殊行一個方便罷，此恩此德，小子等誓不敢忘的，尤其是鄂家父子，不論在南在北，做了數十年的官兒，向來就未曾得罪過阿誰的，有時黑白兩道的朋友到門求助，他老人家都是不分軫域的一概予以資助，我要求老爺體念鄂老大人的年紀大了，春秋太高，實在受不起過份的驚嚇，你老人家只要稍稍謄出三五天的工夫了，便行了，張萬年吃不得高天嘯這樣的好勸婉說，果然不好意思，再回說不問此事了，但是他却搖手皺眉說：事情我是準定給鄂大人效勞的了，可是以後去有沒有效力，我却不敢斷定的，祇好碰老大人的運氣了，能夠給我打聽出什麼頭緒線索來，那麼，我立即會來通知高老爺的，天嘯稱謝不已，他們在散席之後，張萬年便向高天嘯問道：此後老朽將與老爺在什麼地方再會晤呢，天嘯道：便請到鄂府來罷，所拜託你老人家的事情

最好要請你老人家予以鼎力援助，越快越好，因為皇上的限期不轉眼便會滿了，所以我很盼望你老人家能夠在三五天內，有所見教，那就感謝不盡，話別之後，張萬年便飄然而去，看官，在下在此却要將馬如龍因何被劫的原因，先要補敘一下了，如龍的臥樓是在花廳的後面，他因為替鄂家父子憂愁着失寶的責任重大，當晚便預備以酒來澆愁了，他與天嘯等飲了不少的酒，回到樓上去，去很氣悶的睡着了，迨到一覺醒來時，覺得手脚都麻木得不能動彈了，立即張開眼睛一望，不由他倒抽一口冷氣，這一驚非同小可，原來他已發覺到自家已經被綁在一間空屋中，手脚均被很粗的豹筋緊縛着，張開眼來向四週打量一下子，乃是一間久無人居的古屋，裏面僅有一隻八仙桌子，桌上安放着條皮鞭子，桌面滿佈了灰塵，約摸有好幾分厚了，房門是鎖着呢，望望窗子的外邊，已經黎明了，有一線曙光，直透入房來，馬如龍疑心自家在做了一場惡夢，他祇有垂頭喪氣的候着，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約過一個時候，紅日已經漸漸地照射到窗子上面，突然聽得呀的一聲，房間開了，走進了四個彪形大漢，手中拿着雙料的拷鍊，走到馬如龍的身邊，不由分說，先將拷子與腳鍊給他帶上了，然後對他冷笑一聲說，朋友，你識相一點罷，隨我們去見老太太去，馬如龍心中不住的盤算道，見什麼老太太，這一個老太太又是誰人，他便身不由己的被他們擁了走啦，如龍隨着四個彪形大漢轉出古老的暗房，來到一所花廳的天井中，瞥見一個年紀高大的老太婆，鶴髮駝背，那一張鷄紋摺皺的老臉上凸凹不平，一對三角棱的眼睛，覆垂一雙掃帚白眉的下面，更令人見而可怖的一隻大蒜頭的鼻子，真奇怪，當她一聲冷笑時，癆乾的嘴唇以內，露出兩排尖銳焦黃的牙齒來，如果依照他那一付龍鍾老態瞧上去，簡直要超出八九十歲以外了，可是她的口中，竟有這麼一副尖銳的牙齒，怎不令人感到可怖的奇

異呢，那老婦人坐在一張盤龍太師椅子上，沉陰着老臉，將右手中的龍頭拐杖在地下一擄，恨恨的說，你便叫做馬如龍麼，我們姓張的與你今日無冤，往日無仇，你爲何一力慫恿五城兵馬司鄂某捕去了我的兒子張萬年，在刑部大堂三拷六問，哼……有仇不報非君子，你休想性命了，馬如龍忙道，這真冤枉煞人了，五城兵馬司捕捉張萬年的事情，我一些兒也不會知道呀，那個老太婆猶笑一聲道，好啦，你不要想狡賴了，你如果知道我們的耳目衆多，那麼你再也不敢多事了，在我兒被捕的前一天晚上，你記得嗎，你在鄂家大廳上晚飲的當兒，他說的什麼話，是不是你一力主張捕捉我兒的，我一生行事，恩怨分明，斷不肯害什麼人的，你不多事，那麼，我們絕不會將你劫到此地來的，現在我且關照你，安心候着罷，如果在兩天之內，我的兒子安然放回來，我和你萬事全休，萬一到期仍然不回來的話，嘿嘿……不但腦袋要搬家，你的心肝還借給張老太太下酒……孩子們，且將這牛子押囚下去罷，四個搗子，闕然答應，立即將他擁了下去，列公，這一位鶴髮雞皮的老太婆，如何這般的怪相，如果拿現在的新名詞來形容她，那簡直得是一個非常畸形的老怪物，在六十五歲時，牙齒滿口都落得光了，一粒也不賸，不知怎的，六十八歲忽又重生了牙齒，不過所生的牙齒，也是畸形的，又圓又尖，（卽俗語所謂虎牙，）她對於馬如龍所說的話，絕對不是恐嚇，却是言到必行的實話，這老怪在三十二歲時，隨着他的丈夫張跛子，飄流到青海去，斷了糧食，飢餓得沒有辦法，竟將一個從行的小徒弟活活的殺了，當着煨蹄膀一般地煨得熟爛了，張跛子到底還有些智理，食不下咽，獨有她却大啖而特啖，他說人肉是稀世的珍饈，由此以後，便養成他的吃人肉啖人心的習慣了，張跛子屢次勸她不改，一怒便各自走開了，他却回到燕山老家來，將四個兒子教養成了，各自繼承祖業，依然到各方面去賣解營生，可

是大兒子張萬年與四兒子張萬載，一下山便嘯聚歹徒，爲非作盜，不到五年，已掙起了數十萬不義之財，重建住宅，將四山仄狹的道口建起了堡壘，更護他們的住宅在燕山頂上的森林中，上山的路徑又是非常曲險，因此很少人知道燕山上有一座張家大堡在着，遊人們偶而到山下來徘徊着，一瞧到上山路側，有一塊很大的木牌，牌上寫着：

「上有虎狼行人止步」

他們的目的，本來是遊山玩水，並不來拚命探險的，當然不肯冒險上去了，有幾個常來打樵的樵夫們，如果越過這一塊木牌再朝上走，對不起，立刻便會聽到老虎的吼聲，總是嚇得他們屁滾尿流，下一次再也不敢來送死了。

第六章 老夜叉酷喜食人心

也會有過不少獵戶，駕鷹縱犬預備登山圍獵，結果總有一兩件意外事發生，不是他們從山谷懸崖斷壁上倒栽下來腦漿迸裂，便是同行有一兩個無緣無故失蹤，他們就疑神見鬼起來，從此之後，便互相戒白，不再到燕山來行獵了，年深日久，燕山頂上便成張家獨住之區，這個老夜叉般的婆子，在起初一個月或兩個月才喪害一條人命，供他大啖，不久她啖人肉的量，漸漸的大了，便由兩個月縮短爲兩旬日，更由兩旬縮短爲朔望兩天，必然責成手下的囉兵們到山下去劫一個行人到山來銷差，而且她不吃則已，每吃必須要年輕貌美的小夥子，婦女老翁，一概不要，爲了此事，幾個兒子曾經跪勸過她好幾次，她不獨不聽，反而將兒

子撞塌了一頓，說他們忤逆不孝，兒女根本就沒有干涉父母的理由，四個兒子見她發了火，誰也不敢再勸他了。於是她吃人肉的嗜好反而由秘密成了公開啦，每隔三天就要吃一副人心人肝，才能活活她的一雙眼睛，皆浮起了無數的紅筋，簡直與吃死孩子的野狗差不多了。但是這老太婆的功夫和武藝，却與年歲俱增了，他和關外七山王白髮聖母曾經比過一次武會，手中所握的拐杖，竟重三百六十五斤之重，拐杖上有一個可以除下的龍頭，有五斤小斗那麼大，是鋼精做的，更在長白山下，與三雄會中人試過把式兒，龍頭拐杖一下子打倒了四顆小斗粗細松樹，將該會中人，嚇得屁滾尿流，不獨當面陪罪，並且一擁溜兒皆拜倒在他的足下，從此歲時貢獻，節序孝敬，恭禮做如，再不敢小覷她了。當她接到了屬下報告長子被捕時，就怒氣冲天，立即要親自出馬，先去將那老大人置之於死地，然後再設法劫兒子出獄來，後來聽說完全出自於馬如龍的主張，她立即遷怒到他的身上去，可巧飛龍白髮聖母率全班人等逃回了燕山，將十八尊漢玉雕成的大羅漢，呈獻與老太太收藏，看官，你們還記得當五城兵馬司的快報與禁城校尉等檢查他們所住的客棧時，不是曾經點到過二十多個小男僮麼，這便是張萬年大班中的魔術教師呂瞎子所用的一班邪法變成的，祇能夠瞞蔽他人一時的耳目，一過了二小時，便不行了，這是白蓮教的旁技妖術，又叫做幻眼法，所以那許多小孩了，雖然真真的無異，可是不能夠說一句話的，僅有三名小孩，是真的，他們所以慌子擇路，出城飛逃者，也無非是再被官兵追及，那麼盜來之物，總將為其查到，要知道邪法無論施於人身，或是物上，祇能一次，再施便不會靈驗的了，因此不得不亡命而飛逃了，老太婆感怒之下，便將長孫女兒張飛燕喚到後廳上吩咐她，立即入京去將馬如龍設法捕回山寨來，一則可以借此威脅官方將長子萬年放了，再則又可以

給他當一頓菜肴下飯了，也是如龍的時乖運蹇，假如張萬年在釋放之後，立即動身回來，還不要緊呢，可是他在返山的途中，經過雪光鎮，忽然與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施八百相遇了，這個姓施的本是一個鏢客出身，後來厭倦風塵，就在京城的高直門外，開設一所拳堂，專門以鬻藝課徒爲業，好多年已經不開碼頭了，萬年被他留住了，大家一杯對酌，暢敘別後的情況，遂使萬年在該鎮多羈留兩天，然後才又動身，就在這兩天內，馬如龍的性命却因老太婆的限期已滿而發生危險了。老太婆到了限期已滿的第三天早晨，便要命人去將如龍從土牢拘提出來，實行大開膛的老例兒，可是在這一個時候，她的二孫女兒張白燕到大廳上向祖母討情了，她從後樓輕移蓮步，走到她的祖母面前，先自恭恭敬敬的請了早安，然後陪笑向祖母說，孫女兒聽說祖母要將拿來的馬總兵問斬罪，不知道有沒有這一回事，老太婆猶笑一聲道，是的，確有這一件事，孩子你來問我，敢有什麼原因要說嗎，她重又行禮說，照道理，祖母的命，誰也不能夠違拗的，不過孫女深知馬如龍是皇上御封特獎的寵臣，而且到京城尚係初次，如果斷送他的性命，那麼關係匪輕，皇上必然要下旨嚴詰此案，麻煩必多，依孫女兒的預算，兩天之內，父親必然能夠回家的，祖母何妨再寬限三日呢，老夜叉點頭道，吾兒之言固然有理，只是你祖母今日開齋，沒有大葷，那一定是不能下飯的……什麼大葷呢，這當然是人的心肝骨髓了，白燕忙道，有，有，孫女兒豈有不知祖母開齋之理，早已給老人家覓到一個替代姓馬的大葷料兒了，並且在祖母動葷後，保你老人家增福增壽，連解冤經子都用不到念的，白髮夜叉聽得滿心歡喜，忙笑問道，孩子，這葷料兒是那兒來的，她便說，不敢瞞蔽你老人家，每一次輪到老人家辦葷料兒時，我皆是再三調查被捕者的根底，是好的壞，易換一句話說，就是如有可殺之道的人，我才下手將他捕來

呢，否則孫女兒甯可多費幾次手，絕不願老祖母負擔無辜殺人的罪愆在身咧，老夜又連連點頭讚許道：好孩子，你祖母的性子，你全解得透。我的原意確是這樣，絕不願意喪害一個好人的白燕，便繼續說：還是一月前我們的大班還在保定府呢，我們下在北門外一家老客棧中，這客棧的名字叫做招財棧，棧主姓江名叫大水，倒是一個挺夠交情的好朋友，他和父親非常的接近，我們無論南下，或是北上，經過保定，那必然要下在他家的，江大水也是該城北門一段的光棍頭兒，青皮領袖呢，他時常還幹一些有益貧困人們的公益善舉，所以上中下三等人物，却沒有一個不贊佩他爲人漂亮，他是北派義氣會的會員，班輩不大不小，給他投帖兒的人，倒也很多，却有一個特別的脾氣，歡喜收學生，都不歡喜收徒弟，他對我父，是非常的尊敬的，一見面總是老爺子長，老爺子短，執禮非常之恭，因此父親就與他訂交了，那裏知道，這一次我們再下到他家去的當兒，不對了，一個不幸的惡耗傳給我們說，江大 wat 在三個月前，已經生病死了，如今正值百日之期，他家的後宅中，便鑿鉞釘鐺的，延來僧人，在做水陸道場咧，父親還到他的靈前去燒了一爐香，叩了三個頭，吊唁了一番，不是冤家不聚頭，此話一些也不錯，那就十分的懷疑，江大水不過四十二三歲的人，身體異常的結實，在六個月前我們見他時，還是一個神氣活躍的人，怎麼一死便死了，那一天晚間，翻來覆去，在他家後宅中，一時不能入睡，可巧對房有一個大了頭，下半天，因失手打碎了一隻細瓷的花瓶，給他的主母痛罵得狗血噴頭，這個女子倒也是一個有氣節的，晚飯都沒有下咽，睡在床上，給我叫到房中來，便有意無意的盤問他了，我們雖與江大水認識交好已有多時，可是一向不知道他的家庭狀況，我便將這個了頭叫來，與她閒談一番，才全盤明白一幕罕見少聞的怪劇，江大 wat 的原配妻子姓郁，在嫁後五年遺下一兒一女，患着產後

的毛病，不治而死，在她沒有生子之前一年，有人勸大水認一個義子來作「壓子」，可巧那時他家後門對過，有一個童姓屠戶，妻子死了，丟下二子一女，長子與女皆已十五六歲。

第七章 滅人倫逆子害手足

不須屠戶來照應，只是這個小兒子名叫童甲東的，才有五歲，又請不起奶娘，經人說合，以二十兩紋銀，賣與江家作螟蛉子，大水歡喜他，不亞於親生，七歲就給他包聘一位老夫子回來，教他的五經四書，十歲時，大水的妻子郁氏去世，遺下小梅與魁兒二人，一個女的四歲，男的却只有兩歲，都在孩提時代，沒奈，只得從親友之勸，又娶北門顏秀才之女顏大美爲繼室，這婦人搔首弄姿，十分的淫賤，在家是名聲就狼籍不堪了，後來到了江家，倒也畏懼大水三分，不敢放蕩，可是一股兒媚勁，沒處去使用，就一撞牆兒，皆用到了江大水的身上，大水可巧也是一個貪酒好色之徒，於是一個要，一個好，不久，大水金剛也似的身體，經不起旦旦而伐，始則羸瘦，繼則多病，終則咯紅吐血，將一條性命，活活的送在這淫婦的手中了，總計他與顧氏結合了十年，並沒有生兒育女，可是這婦女生性奇妬，而且非常的殘忍，他對於郁氏生的一子一女，不獨不肯稍加疼愛，瞞着大水，予以種種的苛待，如今大水一死，這兩個孩子的命運，越發陷入悲慘的命運中了，說也不信，在大水死後不到一個月，小梅不知如何，竟也患了咯血的毛病死了，一個十一歲的女孩子，平時一點毛病也沒有，如今陡然的生了這樣的毛病，誰也不會相信啊，可是儘你不相信，還有不忍聽聞的事情在後面呢，小梅死後的第五天，她的胞弟魁兒不知如何，突然又生一種失音的啞病，無論吃什麼藥方，如水淋石

一點效力也沒有，可憐魁兒躺在床上只是用手抓着胸前，示人以非常的難過，結果魁兒不上一個月，就跟着他父親阿姐走上一條死路了，據這個丫頭告訴我，小梅這個女孩子非常的聰敏，自從她的父親突然死亡而後，便心如刀絞，成日家啼哭不休，可是那個繼母顏大美，在丈夫沒有去世之前，已經熬不住獨宿的滋味，就在暗地裏與棧中的先生叫姚錦文的勾搭上，好者她與丈夫分房睡覺，已經有兩個多月了，她的臥室却由後宅移到緊靠前宅的北廂套房中，有一道小門，可通帳房，從前是終年關閉的，現在不對了，夜夜開放，雙宿雙飛，童甲東這小子此刻已有十八歲了，平時專喜與一班無賴亡命為伍，酗酒賭博，顏氏深恐他窺破自家的秘密，而且這小子生性橫暴，說得到更做得出，因此顏氏就順他所欲，不敢與他作對，有時故意多給他些錢，叫他去聚賭豐飲，最好不要回來，迨到丈夫一死，那個帳房先生便串通了甲東，設計必須將江家的兩條根設法鏟除了，這一份家私，準於分給甲東一半，否則小梅與魁兒長大起來，童甲東要想分文也是辦不到的，童甲東一聽這話，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先用白砒粉和在糖麵中，將小梅藥斃，然後又買了一小包失音的藥末兒，滲入猪肉湯中，哄騙魁兒吃了，先啞後亡，兩條小性命斷送在他的手中，姚錦文便先拿出五十兩紋銀來供他去揮霍，並且准他在結褵之後，將江氏的財產分與他一半，決不食言，他得了五十兩紋銀，也不管顏氏的閒賬了，在外邊尋花問柳，聚賭荒嬉，直到金盡囊空然後重又回來，向姚錦文索取，顏氏便在暗中知照錦文，絕不能隨他所欲，索取五十兩，始則與他三十兩，繼則減去一半，最後，便改為給錢若干吊，他們兩却在暗中不住價的將江家財產田地變換現金逐步聚斂，慢慢的運到東鄉姚家橋姚錦文的家中去，估量着待到該客棧過讓於人，便雙雙偷偷潛逃了，我聽到這一件事情，非常的憤怒，當下我便到南客房中去

將婢女所說的事情告訴給父親知道，請示定奪。他老人家也是非常的氣憤，咬牙切齒的關照我，耐着性兒等候一天，讓我們全班離開該城之後，再動手。於是次日我們就收了把戲場子，離開該城。次日晚間，我便由七里鋪動身，趕到城中，大約定更天氣，先在一家飯館中用了晚餐，然後到該棧的屋面天溝中埋伏候着。可巧這一天童甲東又沒錢使回來索錢了。姚錦文便允他次晨照付大錢三十千，他難得在棧中過夜，這一夜却無巧不巧的留在棧中了，我也打定了主張，在結果這一對狗男女性命之後，順便將這個沒良心的小賊背了動身，供我們老太太一餐之用。我打定了主意，直待到該棧的人等均已入夢時，便在前天井中落下了，先從北窗向姚錦文的房中一望，可是那一對狗男女正在帳中，幹那無恥的勾當，我便不和他倆客氣，躍進了房，一刀兩段，兩刀四段，我殺了兩人之後，用便他倆的血跡，在粉牆上儘量宣佈他倆的罪狀，順手牽羊的又將那個姓童的小賊抓住，帶了回來，同時留下一封緘信給與府尹趙荃香，請將江某的全部財產，完全充爲善舉。……老太太以爲孫女兒此事辦得好麼，老太婆閃着三角棱的毛眼連連的點頭說，此事辦得很好，這一個毒害江家後代的小賊，就給我去斬了罷，幸而白燕這樣一個李代桃僵的辦法，又將馬如龍的性命，拖延了三天，本來打入土牢的朋友，一向是沒有飯吃的，至多按日給他兩隻窩窩頭，一碗冷水，就此算了，可是馬如龍在土牢中，却是例外了，你道是什麼頑意呢，當然是因爲白燕對於馬如龍發生特殊好感，頗有委身相事之意，可是她的大姐飛燕的見解，却與他大不相同了，她不獨對於馬如龍沒有什麼情感可言，反而她有心思想反對他的妹妹，不願眼見他妹妹與他成其好事，列公，這是什麼緣故呢，就中却有一段前因在蘊藏着，因爲在二年以前，滿堂紅大班在洛陽獻技時，有一個姓李的官家之子，給大姐飛燕瞧中了，他便將他

奴到燕山的老窠，預備娶明父母，與他成其好事，却不料給他的妹妹從中搗了一個鬼，便將這一頭婚事破壞了，飛燕便記怨在心，才有這一次的報復。白燕還不知道她姐姐飛燕極力從中阻撓，她在暗地裏知道廚房裏將如龍的例外小菜，放到盤盒中，送與他吃，如龍少受不少的飢餓痛苦呢。那知她在祖母的面前說了不少的好話之後，又給她的姐姐一下子便抽翻了。她在老太婆的面前異想天開的說，老祖母你老人家還不會知道那個馬如龍的來歷，據我所知，他是一個人龍相交而生的異人，老太君如果將他吃了，那麼他少得延壽百年，他又捏造出許多聾人聽聞的事實來，她說如龍在年輕的時候，曾經在深山裏嘗得靈芝仙草，身上已經有了仙氣……這一來，將一個老太婆說得天花亂墜，心猿意馬，決意要將馬如龍當點心吃了，白燕的一個隨身小婢子，可巧在上房聽得仔細，便將飛燕在老太君面前所說的話，轉告與白燕，她聽得怒不可遏，可是又不敢公然阻止，於是到母親的房間中來，請她的母親出面，向祖母求情，放了如龍，招贅為婿。她母親可以說是張家唯一的善人呢，她聽女兒的話，隨即到祖母的房中去朝見祖母，便將此事委婉的對老祖母說道，媳婦來，一則向老太君請安，再則有件要緊的事情，請懇求太君准許，那個老太婆將三角錢的毛眼一翻說，什麼事……她低聲下氣的說，老太君的兩個孫女兒到現在還沒有一個有婆家呢，媳婦的意思，是女大不中留，早一點設法將她嫁去，也算了掉一層手續呢，未知老太君的意下如何，白燕的母親在平時是很不易與老太君碰面的，一則因為他的生性好靜，則她十分反對老太婆的器器行爲的，除非有什麼必要的事情，才來與老太婆晤面呢，而且老太婆的生性暴戾異常，動不動就會像殺神雷道一般地戕害人們的性命，她將來意說明了一半，老太婆忙問，孫女兒出嫁，固然是遲早必行的事情啊，可是對方面

是一個什麼樣兒的人物呢，她道，媳婦聽得此番被大了頭劫來作值的馬總兵，年青英俊，又是當今萬歲御封的武員，將來前途無量，白燕如果嫁給他，倒是一頭上好的姻緣咧，老太婆聽得，立即一聲猶笑道，啊……我道是誰，却原來這那個馬如龍小子呀，你不必多事，你不要愁你的女兒將來沒有嫁人的去處，我已決定在明天便要安排正供了，白燕的母親聽得不敢多說，起身辭別了老太婆退了出來，不住價的盤算着如何才能夠將如龍這一條性命救了下來，沒精打彩的回到自家的臥室中，二女兒白燕還在眼巴巴的等候着呢，她是一個如何伶俐的姑娘，一見到母親面帶愁容快快不樂的回房，便已料瞧到一大半了，他知道事情是陷入僵局了，他母親對她細說以上之事，白燕低頭不語，她母親十分扼腕的說，此事非常的不幸，我又沒有能力去阻止她，不害馬總鎮，而且她的天性十分的僵硬，不肯聽任何人的勸告的，除非你的父親或七姑姑回來，瞧上去，馬總兵的性命是靠不住的啦，白燕依然不語，低垂粉頸，儘在思索着，忖度着，半向，她默然起身告辭了，她知道女兒的生性，一到了沉默無語，背後必有一番大風波在胸前，醞釀着呢，可是她的母親立即勸白燕道，孩子你須要三思而行，冒犯了別人，都不打緊，你絕不能與老太君作對啊，你還不知道她的厲害嗎，老虎的口中去拔牙，終不是什麼好頑的事情呀，白燕也不回答上下，只立母親的房門外邊，呆呆的朝着主宅右邊的小樓上出神的癡望着，她的母親，又自勸說了半向，她終於掉頭回房了一夜無話，到了次日清晨辰牌時候，老夜又便命一個小賊，目到土牢中去押解馬如龍到大天井中來剖腹挖心，那裏他去了一會，空手前來覆命道，稟老太君，那個姓馬的已經被家小姐在昨夜二更時分，放開牢門，帶到自己的繡樓了，老太婆怒不可遏的立刻下令，迫命兩個家丁，四名武婢一齊到白燕那兒去雙雙的捉來，那班受命的家丁

婢女，口中雖然唯唯答應，可是他們腳動也不動，老太婆大聲叱道：「這一班無用的膿包，你們怕那個小賤人，我可不怕啊，你們奉了我的命令前去，她有那麼大的胆子，敢與你們對抗麼？快去，誰遲一步，先將股撈伸過來給我敲一拐杖，他們聽得都嚇得魂不附體，沒有一個不爭先恐後向後宅來了，穿過了花廳，便見二小姐房中的一個小丫頭，叫鈴兒的，立在迴廊下，攔住他們的路，向他們說：『你們這樣窮兇極惡的，預備去捉二小姐去嗎？』他們都點頭道：『這是老太君的命令，我們又有什麼辦法呢？』那個小丫頭不禁嘆味一聲笑道：

第八章 張白燕冒死救檀郎

你們不要自投羅網罷，二小姐這一次是預備要和老太君廝拚一下了，她現在可不在臥樓上，定與馬老爺同在拜祖樓堂上面，樓梯已却被她用刀斬斷了，你們趕快去復命罷，經老太太就是親自來，她也不買賬，一定要神主出來了，他們聽得這小丫頭的話，還敢去麼？祇有回到前廳去覆命了，這才將一個老夜叉氣到三尸神暴跳，七孔竅生烟了，可是她氣儘管氣，光火儘管光火，却沒有胆子敢到神主閣下去將白燕拿來，她更知道，一家上下，除掉了老夜叉，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壓得住白燕的，便是她的胞姐飛燕的武藝，與白燕比較起來，也要低遜一籌的，可是老夜叉又爲了什麼緣故，不敢上神主閣呢？這其間，也有相當的有趣故事存在着呢，在若干年前的某一天清晨，老夜叉正在下令殺害一個無辜的青年男子的當兒，忽然這漢子高聲大罵，聲音與張長福在日無二，長福是老夜叉的公公，死了已有多年，平時不常會附着家中婢奴的身上，責罵老夜叉的行爲不當，作惡萬端，致使祖宗在陰間遭受到種種的苦惱毒罰，但是老夜叉一仍我行我

素，絕不介意，後來鬧得沒了辦法，就在後宅的旁邊，另建了一座神主閣，每日虔誠祠奉，乃是任何人皆得上去朝拜，獨有老夜叉却不能夠上去，一上去，便要顛了跌撲下來，輕則頭破血出，重則昏厥過去，所以老夜叉視神主閣爲畏途了，平時再也不敢從閣下經過，白燕在母親的房中，聽到她不肯答應的不幸消息之後，便十分憤懣，暗想父親假使在家，還有轉圜的餘地，如今父親還沒有回來，眼見馬如龍的性命就在眼前了，如果將他放了逃去，那麼，可以斷得定絕無效果，因爲老夜叉的耳目衆多，山上的關防又十二分的緊密，必難如願以償的，於此便想到神主閣的一回事了，她料定老夜叉無論怎樣的野蠻兇橫狠心，不敢毅然上樓的，於是她便在更深夜靜的當兒，悄悄的趕到了土牢外對一個僕人說，你且啓門，讓我將馬總鎮帶到後面去，那個守的家丁雖不敢違拗，可是不住價的向白燕哀告道，二小姐，你是個明白人，自然知道老太君的壞脾氣，她是非常的難說話呢，你將總鎮大人領了去，明天太君查問起來，小的怎了，吃不得他老人家龍頭拐杖一傢伙，那便要送我回老外公家去了，白燕道，這個你倒放心罷，有我呢，你可以說，二小姐將寶劍加到我的頭頸裏，問我開門也不遲，一霎，便要殺我啦，老太君豈有不知道你的技術，你能夠與我對手嗎，你儘放心，她絕不爲難你的，而且我又將馬總鎮帶到別處去，依然在家中，你有什麼責任呢，那人只得依從了他的話，將門放開，讓她進去，先將如龍的全身繩索解了，然後對他說，總鎮這一次誤將你劫來，都是家姐的不是，但現在別有緣故，致使你的生命十分危險了，快些隨我走吧，到了明天早晨，便要來不及啦，如龍見她神色匆促，知無惡意，十分感激地的隨着她到後面神主閣上來了，到了閣上，她先將腰間的利劍拔了下來，返身斬了樓梯，然後回到樓上來，點燭焚香，在神主前深深的膜拜，如龍抬頭細細地的向樓上打量，原來是一明

一齋兩間樓，西邊一間是暗房，東一間則高供生牌位，張氏前三代的木主皆在一坐梅木的長台上，香臘燭台，倒有四五對羅列爲一排，當中的一面，則供着一幅黃羅網幃，白燕跪拜時，口中喃喃不知說了些什麼話，大約不外請求神主，以大的力量幫助她營救馬如龍公子出險，可是當婢女僕人們未來之前，她便對如龍爽快的說，馬總鎮本來呢家醜不可外揚，但是事已如此，却顧不得許多了，實在的告訴你吧，家祖母乃是個兇暴猶惡的老怪物，平時每隔三五日便要殘害了一條人命，剖腹挖心，恣意大啖，這樣的行爲，已經有好幾十年了，豈可算罪大惡極，人神不容，本來他是不預備害你的性命，可恨飛燕賊婢嚙舌，不知在老怪物的面前製造什麼動聽的鬼話，竟騙得他相信了，一定要在明天害你，我請母親到她的臥室中去求情，可是老怪物絕不容納我母親的勸告，我沒有其他的方計可想，祇有將你先領到神主閣上來，以待我父歸來，再另想方法，如龍道，小姐將我領到這兒來，有什麼中，他要吃我，依然逃不了啊，白燕恨恨的說，老怪物是一個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是祇怕我們張家的祖宗，此身已屬馬總鎮所有，以後自當盡我所有的力量營救於他，又默默的禱祝了一回兒，然後才起身與如龍一同進了內房，點起了燈上的油燈，和几上的紅燭，以便長談消磨長夜，但如龍的心中頗有一事非常的困難，你這是什麼事情呢，却原來是想到了遠在天南的髮妻陳玉屏，將來究竟怎樣的發付，倒是不容易措置的問題呢，白燕見他老話沉吟不語，就探問原因了，如龍知道不是可以久瞞的事情，當卽向她爽快的說，白燕小姐這樣的熱情待我，實在使我難以報答了，不過有一件事，我不能不預先告訴與小姐知道，實不敢相欺，小可的家中已經有了結髮的妻子了，而且我們已經結過婚了，這事怎麼辦呢，我是絕對不敢屈小姐的身份啊，白燕倒也爽快的對他說，總鎮，這個你倒不要憂慮我的

生性，你還沒有知道呢，彼此志同道合，所交者，以情以心，斷不願斤斤計較什麼名份的，當然是先入門的爲正，後者爲側室，祇要總鎮能夠待我不忘今日，那麼，我便沒有其他的希求了，至於將來見面，或長相共處，我自有的辦法，可以使我與你，他與我，三人結爲一體，合爲一心，斷不會有什麼岔事發生的，她這一番話，說得如龍欽佩無限，不多時天明了，老魔鬼派來的婢女僕人給她回掉後，她也就預備與老夜叉廝拚一下子了，她緊握着一柄青霜寶劍，立在樓門外邊，大約一盞茶時，老魔頭忽然握着龍頭拐杖，一步一步的走了過來，一雙三角棱的眼睛，閃出可怖的光芒，她走到小天井中，好像有些畏縮的樣子，却不敢再走近了，一抬頭瞧見了白燕滿面殺氣，直立在樓門的外面，愈加惱怒，立即用拐杖一指，大罵道：「小賤人，胆敢違背我的命令，在這兒仗神主的勢力，以爲我便沒有辦法對待你了麼，快些下來，否則我的龍頭拐杖一起，立即要你這小賤人的性命。」白燕立即答道：「祖母容稟，常言道，正命必從，亂命不可從，馬總鎮是當今萬歲勳臣，朝庭的柱石，祖母絕不能以一想情願殺害好人，也要爲張氏後代稍留一點生存的地步，如果依了祖母的話，將總鎮害了，那麼，我們便要蒙到九族全誅的大不韙了，可不是麼，此種殘忍野蠻的行爲，我勸祖母還是從速毅然拋棄罷，祖母如果過份相逼，孫女兒沒有別法，也祇有預備與馬總鎮與樓共存亡了……」老魔頭聽得不由怪叫一聲，更不打話，揮動了手中的龍頭拐杖，旋轉如風的對定樓柱脚下橫掃過來，猛聽得噹啷啷……轟天塌地的一聲響亮，接着又是怪叫一聲，只見老魔頭不知怎地，已經倒癱在地上了，一雙手的虎口，震得血流不止了，龍頭拐杖，也丟在一傍，倒在地下呻吟不止，雙手的虎口，均已被震出血，早有四名丫頭，奔來將她由地下扶了起來，她來不及的吩咐道：「快些扶我回房，快些扶我……」這老太婆受到了莫名其妙的襲擊，本來已

經不止一次了，可是過去被襲擊的受戕都沒有這一次重，衆人在傍目睹的，誰不暗中念佛，大家都以爲是張氏的列祖列宗教訓的行爲，真是大快人心的事情，看官莫小覷了老魔頭那一拐杖啊，仗道是一座小樓，便是一座小山，也吃不起這一傢伙，要震得坍塌下來的，但是神主閣，不但沒有損壞分毫，並且連立在樓上的白燕與如龍，竟一毫沒有覺到，彷彿這一傢伙是打老魔頭自家的頭上，這般演出後，老魔頭不但不敢再想殘害馬如龍，並且深自恐怖張氏祖宗，還要怎樣的懲罰她呢，所以在回到房中後，立即命人將主宅中的香爐燭檯移到神主閣下，大香大燭點起來，命四兒子張萬昌替她去叩首謝罪，她心中的害怕，也可以窺見一斑，老魔頭天不怕，地不怕，祇恐閻羅老子找她去說話，活該馬如龍應當有救了，不到中午，張萬年就回來了，一聽到老魔頭要將馬如龍的生命戕害了，大驚失色，立即埋怨他的母親道，老太太這樣的在家中胡鬧，真要我們兒孫小輩走投無路呢，任何人皆可以加以殘害，馬總鎮一則是當朝的命官，而且又是當今萬歲得愛之人，這個禍闖得麼，唉……我的老太太，似這般大乖人道的的事情，奉勸你老人家還是不要再犯了，要想益壽延年的方法正多，豈能靠殺人作日常的食料，孩兒等所作所爲，已經不容乎鬼神了，你老人家如果再來這一手，是不啻給子孫橫加罪孽了，此外還有一個請求，老人家必須要接受，便是此後我們張家大寨中，無故實不能妄殺一人，幸而孩兒早一步回來，否則假使真個將馬總鎮害了，那便怎麼區處呢，老魔頭躺在床上只是連聲不絕輾轉呼痛，萬年好生慨歎的說，祖宗如此威靈顯赫，我輩以後去，無論所作何事，皆要棄邪皈正，否則，九泉之下，祖先焉能瞑目呢，他忙趕到後面的神主閣來，只見四弟萬昌，正自香燭跪拜，白燕一眼瞧見她的父親回來，蹇如得到一尊活命王菩薩也似的，立即大聲呼道，父親，你老人家回來了，快

些去求老祖母不能加害馬總鎮啊，張萬年命人移過一架短梯來，向上叫道：「孩子，你是很有見識的，下來罷，我已經對你祖母說好了，你與馬總鎮下來罷，白燕大喜，立即回頭對如龍說：「總鎮，一同下去罷，家父來了，馬如龍這才隨她一同下樓，張萬年不住價的對馬如龍招陪謝罪道：「兒輩無知，瀆犯虎威，還乞恕罪，馬如龍道：「這是一次誤會，事已過去，還請不要介懷，最好早一些令小可即刻返京，一則免却鄂大人賢喬梓的盼望，再則也好使下走早日辭聖動身赴任，以免節外生枝，萬年唯唯道：「小人既蒙恩釋回來，自當要早些恭送下山，請勿焦急，且先到大廳上去坐談罷，他們三人一同到了大廳上，白燕却回到母親的房中去訴說一切了，此是已到午刻，張萬年忙命人擺酒款待如龍三盃而後，萬年便對如龍說道：「關於聖上的失寶案件，我們委實受冤不淺，不過現在我已探聽明白，大約在三五日內，可以將皇宮失寶設法追回，但也要費去不少心的血啦，可是我得請求馬大人回京在天子駕前，能給老朽包涵一點，我們不求邀功，祇求無罪，如龍道：「這個自然啊，我回去，得先去請鄂大人修本上奏天朝，老英雄追回失寶的功勞，自非泛泛可比的，至少也得受到萬歲爺的恩賞，在這裏，晚輩有一言奉告，便是像府上這樣的人材濟濟，如果能出而為皇家效力，那麼，將來封妻蔭子，耀祖榮宗，必能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呢，何苦流蕩江湖埋沒在風塵之中呢，若謂進身無階，眼前就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如果能在三五日將十八尊漢玉菩薩像，追尋到了，以鄙意來猜測，萬歲至少亦必以武四品銜相賜咧，更聞得四川的邊境現有獠番作亂，不久在下便要接受皇朝之命，馳往征勦，如果老前輩有興同往的話，那麼，小可自當保荐的，張萬年給他說得動了心了，連連的點首道：「自從前日出京，在北大道的普提寺遇到了大慈和尚，對我指點迷途，不惜苦心教誨，遂使我如夢初醒，乃覺得已往的事情幹得太

也荒唐了，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但我早已過了知命之年咧，再不回頭更待何時，總得仰望馬大人格外提拔，老朽有一子二女，均已成年，雖沒有什麼出色驚人的武藝，可是他們都會練得一些尋常的手腳，爲大人執鞭隨鐙，或無乖舛，如龍速稱不敢，忽有一個小了頭，掩口走來，附着萬年的耳朵低聲說，太太請太爺到後面去有要事相商，萬年起身知照兒子張尚鷹道，你陪着大人一會，爲父立刻就來，他便到白燕母親的房中來，只見她靜坐在西窗下，正自焚香念佛，便問道，夫人有何事相商，乞道其詳，張夫人當即將白燕死力營救馬如龍的生命一回事，仔細的告訴與丈夫知道，萬年大喜道，我也有此意，好極了，不知道總鎮大人有什麼表示嗎，夫人又將如龍會說家中已有髮妻的話說明了，萬年了不介意的說，還也不要緊，只要夫妻們相親相愛，名份上有什麼了不起的大關係呢，夫人道，可不是麼，但是事不宜遲，空言無補於實事，要知道男女既談到嫁娶，必然有一件信物可證，這話提醒了她的丈夫張萬年了，立即點頭道，夫人之言極是，但我們先應該拿出一件信物來，拋磚引玉才對，否則要我空口說話，未免不大雅相了，夫人忙在箱子內取出一隻羊脂血花玉戒子來，遞給萬年道，你且拿去送與馬總鎮罷，又恐他不懂這個規例，在送戒子與他的當兒，你不妨仔細的告訴他，萬年拿了這一隻血花玉戒指，回到大廳的席上來，重又喜孜孜的入座，將玉戒指，放到如龍的面前，呵呵笑道，癡了頭白兒，孩提的脾氣還未改去，不自羞縮，鍾愛足下，當足下去京之前，小女頗盼交換一物，以爲他日信證，未識足下之尊意如何，如龍忻然拜受了玉戒指，解下他那一柄紅毛寶刀的結穗子，取下一顆大明珠放到萬年的面前，紅着臉說，如今我得改口要尊稱你老人家一聲岳父大人了，祇恐山野武夫，不配作府上的東床坦腹吧，萬年忙道，好好，好好，老朽也大胆改口稱你爲賢坦了，此後爾我一家不必再

多所客套了，但願小女能夠謹事良人，白頭偕老，吾安枕矣，尚鷹兒，忙些給你妹倩滿斟一杯，今天我們翁婿郎舅，理應痛飲一番咧，老張越發要棄膽投明了，決定將十八尊玉羅漢拿出來交給女婿入京，一方面固足以增進翁婿間的情感，又可以作為進身之階，可是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消息由一個管庫房的大了頭透露出來，立道十八尊玉羅漢已經被大小姐飛燕取了走了，老張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到後邊向他的夫人問其原由，他的夫人却搖頭歎息道，這了頭不知是何居心，老太太動了啖人的念頭，也是她搬動唇舌，顛倒是非，她與她的妹妹，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結下了深仇大恨，聽得前計不成，她於是又想出這個拆台的法兒來，務使美滿的好事被他破壞而後已，老張切齒道，賊婢如此可惡，不給我尋到則已，否則定當碎屍萬段呢，不過據我所知道的，她便是下山，也走不遠的，祇有三處地方，她可以投走，一處是長白山，白雲庵，白雲師太那兒，一處是牡丹嶺，吉靈神觀，長春道長那兒，另一處則為陝西太華山，華清下院，悟正和尚那裏，不過依事實方面瞧，第三個去處，路程太也遙遠，她不會前去的，第一第二兩處倒有七八分會去的，可是這兩個人的性格，又迥然不同，長春老仙長，是一個正直無私的方外人，我們不經過吉林則已，他老人家每一次和我會見了，總是苦口婆心的勸我早一天改邪歸正，在白道中為國家效力一番，但是事情積重難返，我總是口不應心的含糊答應。

第九章 索御寶獨探碧雲宮

結果終難副他老人家的雅望，大了頭必不敢將國寶貿然運到他那兒去，她知道長春老道是不會如

她所願的，祇有一個白雲師太是一來無事忙，而且一生就歡喜與風作浪搬弄是非，而且目光如豆，心地狹仄，他見大了頭帶去了十八尊價值連城的皇家寶玩，那還了得麼，自然要給她法外設法的隱蔽了，爲了這事，我將不擇手段，不顧一切的要與她幹一下子啦，夫人忙道，你應該先去問問老太太，是不是她受了老太太的命令動身的，我想大了頭縱然胆大，如沒有老太太君在後面撐持，她是沒有這樣舉動的，老張點頭道，夫人的話，確有相當的理由，好讓我先去問問老太太，是不是她老人家出的主意，他轉身到了上房，老太太還躺在床上不住口的呻吟咧，張萬年便將飛燕盜去十八尊玉羅漢的事情對她說了一遍，然後便道，現在皇上限旨在十日內必須要將其寶追緝到案，否則便要重辦一班禁衛的武官，你老人家知道麼，孩兒已將白燕許給馬總鎮了，禁衛軍的總領便是馬如龍的再生恩公，我們如果不將寶物還與皇上，那麼直接害了鄂大人要問罪賜死，間接要叫你老人家的孫婿馬某不能做人了，孩兒深加籌思，不得不求老太太成全孩兒，早點將這十八尊玉菩薩拿出來，孩兒入京面聖，有了孫婿等從傍先容，不獨不會獲罪，而且還得皇上的恩賞呢，老太太自從早晨在神主閣下吃了大苦之後，神情恍惚精神頹喪，一張眼彷彿瞧見自家丈夫與阿翁直立在房門外面，怒目瞪視，嚇得她以衣袖掩了自家的面孔，張不開眼來，聽得萬年這麼說，她可十分的詫異了，連忙問道，寶物不是藏在庫房中麼，你自去庫裏拿出來解送入京便得了，還要問我幹什麼呢，萬年這才知道不是她的命令，當即將飛燕盜去寶物的話，對老太太說明了，老太太聽得，不由的怒氣上沖，反而戟指萬年罵道，都是你這狗子，將兩個小毛丫頭，縱容得不成人形啦，還不快些設法將她捉回來，難道真夠讓這班毛團兒作亂了麼，都不是好東西……萬年辭別回到後廳，却又不好明告如龍，祇得託言方才接到報

告，寶物實在是長白山一個尼僧名叫白雲師太所盜的，現在已決定在明晨啓程趕到長白山去將寶物討索回來與賢婿一同入京面聖，如龍不知就理，也祇得唯唯稱是了，老張到後宅來將白燕召來問道，你姐姐此番將寶物帶走了，她的行蹤你可知道麼？白燕搖頭道，她那裏肯告訴我呢？不過依孩兒的逆料，此番一個名叫紅兒的大丫頭隨他同去，回想到這女孩子是長白山白雲師太推荐的爲什麼她不令別一個婢女與她同去，祇叫紅兒呢？老張點頭道，對了，現在我想孩子你先到長白山白雲庵去刺探一下子，如果大了頭果然在那兒的話，那我立刻便來與白雲師太算帳了，她不該留下我們大了頭啊……白燕唯唯答道，可是事不宜緩，京中的限期，轉眼即要到了，最好你老人家先與馬總鎮回京，將這事先告訴了鄂大人，請他老人家立即上一道表章，請聖上將限期展緩十日，是十分妥當的辦法，如果不然的話，那祇有將實在的情況附入第二道表章，不過將張白燕改成他人，與我們沒有關連就是了，我去之後，如果在五天之內，不能入京，那麼你老人家便要來援救我了，單是大姐那一手武功，孩兒自信還不致失敗到那兒去，祇怕那個白雲師太要來幫着大姐與我爲難，那便討厭了，老張道，這樣罷，叫馬氏入京，爲父在家守候着，不是又較切近了嗎？她點頭道，這樣也好，於是在次日的早晨萬年便命如龍入京，而白燕已在昨夜便動身北上了，她所騎的有名的捲毛大宛馬，真個日行千里，到次日下午申牌才交，已經抵到長白山下的長白小集了，長白山是關外三大名山之一，山脈橫亘東西不下千里，白雲庵在長白山的西端白雲峯附近，距小集祇有七里路程，她先下到一家客店中坐待天晚，用了夜飯，靜候店中旅客們均已入房睡覺時，就紮束停當，攜了一口寶劍，施展了飛行功夫，從屋上越出來，順着山道在月色朦朧之下，迅速的上山來了，當她踏上了二層平坡時，瞥見了白雲

峯下現出了一匹牯牛大小的怪獸，兩目炯炯，像是兩盞綠燈一樣，她暗自忖度道：人言長白山有無數的兇惡野獸，時常出來害人，尤以西一段爲多，這倒不能不小心一點啊，可是在山下一直到這兒，竟沒有看得或聽見什麼牲畜的動作聲息，換一個山坳中，必然要狐狼嗥動了，可不是嗎？山有猛獸，獐鹿小獸絕跡……她一面沉思，一面慢慢地向上邊走來，越走越近，忽然地射入他的眼簾的怪事，乃見一個高不滿二尺的小孩子，身上不穿一絲一縷，在月光下瞧起來，却晶瑩白潔，又肥又胖，十分地好玩，只見他坐在一頭怪獸的身上，有時用小手抓住那怪獸的脊背，在翻一個金斗，真可笑，一雙肥胖的小腿中，還懸掛着一隻「小麻雀兒」，這孩子太也令人可愛了，竟將一個張白燕越瞧越愛，恨不得上去一把將他抓下來，抱回家中去撫養，她將玉軀隱在一塊大石頭背後，從石縫中仔細的瞧過去，只見這孩子口中坳坳作歌唱的聲音，但聽不出是唱的什麼曲子，最可怪的便是那麼龐大兇惡的一隻吊睛白額大蟲，竟像農家一頭老水牛那樣的馴服，一些兒也不悍惡，俯首帖耳的惟恐將小孩子顛跌下來，走兩步停一停，那個可愛的小孩子，起始坐在大蟲的脊背上，後來又漸漸的滑到大蟲的頭頸方面了，怪極了，大蟲伸頸回頭伸出長舌來，輕輕的舐小孩的雙足，活像老貓歡喜小貓的神情一樣，白燕有生以來，闖了不少的深山大澤，見識過不少的珍禽異獸，但是像今夜所碰到的怪事，不但沒有見過，並且也沒有聞到，她便疑心到那個小孩子，必然是一個有來歷的仙子聖胎之類的神物，所以猛獸不敢加害於他的，她所立的地位，去一孩一獸不到五丈遠了，說也不信，只見那個小孩好像嗅到了什麼也似的，立即將虎頸毛一拉，啣的一聲，似乎在吆喝着他的坐騎，趕緊逃走，大蟲猛的霹靂也似的一聲狂吼，騰雲回頭向上峯奔去了，白燕惘然的走到大石前面來，目送着那頭大蟲，負着小孩飛

也似的穿林越澗瞬息間連影蹤也不瞧見了，白燕驚訝極了，暗想這個小孩子非仙卽怪，最奇怪的便是一頭白額大蟲，竟如此俯首帖耳的作他的奴隸豈非天大的怪事嗎？她爲了要探訪白雲庵的情形，暫時便將這一件怪事擱置一邊順着螺徑道，慢慢的轉了上去，越過了玉仙峯，到了第三層的廣大平坡上，只見蒼松翠柏，老樹參雲，隱隱的枝樞隙縫中，還露出的燈光，那便是白雲庵的所在地了，白燕沿着樹林中的曲折小徑慢慢的踱到了林子的盡頭之處，便見一坐式樣古老的神廟，巍巍的峙立在沉靜的夜色中，燈光是從前殿的門隙中透露出來的，她並不直接上去敲門，且繞過了一段草場便瞧見廟的西一邊，還有一所耳殿，西南兩面，是六間廂房，她悄悄的躡登西廂房，只見下面一片漆黑，沒一些兒光亮，她便轉北一面的耳殿躍上去，又從天窗望下去，便見東房中有燈光，她驚行鶴伏的前進了十幾步，到了東房的上面，乃見到房中一切的情形，這耳殿如異尋常的廟宇，則應該供奉五獄四海諸神之像位，但是這兒並不如此，共分三間，當中的一間是明間，沒有什麼陳設，祇有一面很長的被褥神台，另有一張檯子，四隻東倒西歪的椅子，景像十分的淒慘，東邊一間暗房，雖有一點家用的東西，可也是蛛網塵封，非常的陰暗，一盞半明不亮的壁燈懸掛在窗下，綠紗燈帶着不少鬼氣，她正在低首細看時，一陣脚步聲，接着就瞧見兩個十七八歲帶髮修行的妙尼，他倆每人都拿着一盞小燈籠，先後走到房中來，前頭一個怨聲怨氣的說，是活該不知道我們師父有多少朋友，祇消答應一聲，將人家留下來，便苦了我們啦，奔走打掃，忙得不得了，後面一個小尼偷道，姐姐的話，正中我的下懷，幸而昨天那個什麼張大小姐沒有住下來，否則我與你又要少不得一番忙碌呢，前一個就接口道，妹妹可知道那個張大小姐到那兒去，你問她幹什麼，沒有什麼，不過見他急急忙忙像喪家犬也似的，真

像盜了城隍老爺的龍袍也似的……你沒有聽得師父說麼？他陪了張大小姐一同到牡丹嶺，她說到這兒，突又改口道：說錯了，不是牡丹嶺，乃是興安嶺碧雲宮碧雲二師太那兒去了，還聽得知客這樣的告訴我，我們師父此番去說不定要帶一大票上萬銀子的中佣金回來，她說着在門後邊拿出一隻小掃帚來，在房中掃地了，白燕在屋上聽得清清楚楚不禁大失所望，暗道：我總以為大了頭留在此地，想不到她已和這兒的三師太已經趕到萬人迷的碧雲師太那兒去了，這真是那兒說起的，可是又要我趕得去了，她頹然的縱身下來，繞道下山，悄悄的返店睡覺了，到了鷄聲三唱，倒底他的心中有事，那裏睡得住呢？於是很快的下床，叫小二給他的牲口上了水與料，便付了房金，動身走了，由此去興安嶺，饒你坐下寶馬奔得快，在三天之內，是沒有方法可以趕得到的，她帶着一顆非常憤怒的心，勒提馬頭鑽程不已，一直到第四天的中午才到興安鎮，距離碧雲宮還有七八里之遙，因為早晨不會進到點麵，人馬均已困頓不堪，祇得先覓到了一家小飯店住了下來，她本來是準備到晚間上嶺，後來一想，倒不如日間來得爽快，常言道得好：媳婦雖怕羞，終要拜見公婆面，我不妨如此，如此，直截痛快的對她說，我知道碧雲師太雖然是一個淫亂妖婦，可見她却是一個非常講理的人，她在午飯之後，稍稍休息半嚮，就起身紮束了停當，匹馬上了山嶺，不到一盞茶時，早見一座宏偉壯麗的碧雲宮高聳在面前，白燕不禁暗暗的佩服道：想不到那個風狂冶蕩的妖尼，竟有這樣大的魔力，在三年之內造起這般莊嚴的寺院來，真是人不可以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呢，她在宮前的空地上，先自下了坐馬，拉着絲繩，走到左邊的松下，繫了馬轡，徒步入宮，早有一個名叫餐霞師太的她就是碧雲的得意門生，也便是宮中的全權總管，凡有特客到來，皆由他出來照料，霞姑與白燕還是第一次遇面呢，她聽得白燕

報了姓名，這才恍然道，原來是張府的白燕二小姐啊，真是聞名千里，不如見面一回，請到方丈室去坐地罷。白燕欠身問道，碧雲大師尊在宮中麼，她陪笑道，他是晨間出去的，大約等一會兒她自會用晚膳的說着，將她領到後面的方丈室中，獻茶寒暄，她首先向她問道，敢問霞師與家姐飛燕認識嗎，她搖頭說，光是聞名已久，只可無緣相見呢，白燕道，那麼，還有一事煩問，就是白雲三師太會到這兒來過沒有呢，她笑道，這個我却不能夠明瞭了，因為我前一個月，奉命入關到清苑去尋一個施主，須取捐助銀兩，直到昨天才回來，所以不知她究竟來過也未，好者做師馬上便得回來，一問便知了，他又向她問道，時已不早，午餐用過沒有，我且命香積廚備一些素麵點來充飢吧，還有牲口，也得命人牽到棚子內去，上水上料，白燕再三致謝，她立即差一香伙去專辦此事，香伙唯唯答應，餐霞伴着她，閒談了片響，素點上來了，就泡了一壺好茶來，大家對面坐下，且食且談起來，餐霞道，二小姐是一位忙得不得了的人，怎的單人獨騎趕到荒山來，一定有什麼見教啦，白燕也不隱瞞他，便將以上的一番盜竊出亡的事情詳告與她，霞姑緊鎖柳眉道，啊也，想不到大小姐竟是這樣一個糊塗人呢，她怎地一點也不想就貿然幹下這種喪心害理連累家庭的事情來了，如果這十八尊玉羅漢，不能歸送到京師去，那麼不獨害了鄂大人全家問罪，老實說，便是你們令尊也逃不了縱女爲非的罪名了，白燕嘆了一口氣道，可不是麼，所以小妹急切的追蹤下來，到了白雲庵，在天井中便聞得二人對話，皆說大姐與三師太已經一齊到這兒來了，霞姑點頭道，如果真夠來此的話，我敢說，不須二小姐多說，貧尼祇稍在家師的面前，曉以大義，那麼，便不怕她不將寶物拿了出來，交二小姐親自攜了回去的，我的師父，生性與男子一樣的豪快，異常的恪守真理全信義。

第十章 魔窟燈昏英雄病倒

令尊太爺又曾在山西太原府挽救過她的，此事她更應該竭力幫忙的了，就是未曾到我們這裏來，我想她必然要伴着二小姐一同到別處去尋找的……她與她彼此暢談了良久，天色漸漸的晚了，碧雲師太直到二更以後，依然沒有回來，白燕等得十分的急灼，霞姑差出去的小尼與香伙到山下的各村落凡是碧雲足跡常到的人家差不多一家也不遺掉的去問過了，真奇怪，竟沒有瞧得到她的蹤跡，這一夜她就未曾回來，到了次晨卯牌時候，霞姑知照落霞在宮中好生的服侍白燕，她親自出馬了，說也不信她直尋了一整天，華燈初上時，依然一個人回來，白燕急得什麼也似的道，此事怎麼辦呢，霞姑連呼怪事道，他是一個素來不管閒帳的人，怎麼……而且每一次要有什麼正經事情，要耽擱一、二日，那必先要知照霞姑等知悉，然後才動身呢，因為她不聲不響的走開了，越惹起了白燕的十分憂慮了，話不煩屑，她共在宮內望眼欲穿的等了五天，才就碧雲師太飄然回宮，二小姐一見面，便向她問道，碧雲師，敢問我的姐姐飛燕到這兒來過也沒有……碧雲愕然回道，沒有來啊，敢是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生了嗎，她這才暫且放了三分心，忙將來意對碧雲說明了，她一聽到便怒不可遏的說，豈有此理，我實在不敢相信你姐姐會幹出這樣大膽的勾當來，不過我料得定，此刻你姐姐必然沒有離開白雲庵，你一定是聽錯了，或者上了她們的惡當了，她說着恨恨的道，可惱白雲賤貨，無中生有，意圖拉人下水，這一次我定不饒他的，你在我這兒，索性再住兩天，俟我將一件緊要事辦妥了，我會伴你一同前去，你放心吧，這皇家的寶物，一時斷難出手，一切包在我的身上，我必設法

負責將皇家寶物收回來，你就得了。二小姐唯唯稱謝道：「不過限期已經過了，你能夠越快越好的，碧雲笑道：「這個更不用愁，我自有方法可以叫聖上自動將限期取消了，你儘放心罷，我絕不會叫你失望的，不過，白雲那廝，假借我的名義，將你騙到我這兒來，委實太也可惡了，此番我不見他則已，碰了面，對不起，大家都有話談呢，你在這兒再留一日，待我將一些私事辦好之後，明天便可以與你一思一想的，前往，白燕至是，也只有勉強答應了，實在他早已性急如焚了，恨不得插翅飛到長白山去才好，然而事已至此，不得不耐心等待，她一同動身了，就在這一天的晚間，碧雲師太在靜室中草了一道奏章，竟稱白雲師太為盜寶的渠魁，請求聖上再緩限期一句日，準將白雲捕得，並寶物同解入京，白燕在一傍瞧得明白，不用的暗自稱奇道：「想不到一個碧雲師太竟寫得出這一手漂亮的小楷，真是字字珠璣，言言金石，不獨字好，而且內容又做得不卑不抗，恰恰好處，原來白雲碧雲還有一個遠在少華山的紅雲師太，她們三姐妹，本來是少林女俠了，因師太的高足，大師姐紅雲，年已四十五歲，猶然是未經人道的童身，她成年價的追隨着老師之後，到東到西，赴名山大川，採奇花異藥，功夫深遠，走上了成功之途，二師姐碧雲今年三十一歲，在別師下山，獨當一面的時候，才祇十七歲呢，可是她的生性磊落坦白，心目中，實沒有什麼男女界限之分，因此不能原諒她個性的人，不期而然的對她有所疵議了，她有時聽得人們告訴她，她却毫不光火，皆是付之一笑，她來執掌仙佛寺，未到二年，所交接的盡是王孫公子，文官武員，逐步募捐，遂得到十五萬兩現銀，建築這一所規模宏大的碧雲宮，她在山東勞山上清宮，會遇到一位奇人，叫非非道長，能使用五雷都籙大法，驅神役鬼，碧雲跟他求學二年，竟因虔誠努力，學得不少罕見罕聞的法術，就像今夜使用的一種千里送信香，也就是從中之一種，她將一道

表章書好，打開了一集小盒子，由盒子裏取出三枝紅色的線香來，點起一對紅燭，焚香在爐。她禹步誦咒，到了分際，拍的將牌一拍，說也不信，眼見那三枝香上，吐出一股香烟來，就在桌子上面，將那一道奏章，慢慢地捧了起來，再冉的升到半空，像小燕子一般地平空掠飛而逝，碧雲挽起了頭髮，含笑向白燕道：「你瞧見嗎，可以放心不急了吧，不到三更天，皇上就得親眼瞧見這一道本章，她唯唯欽佩不已，然又想到她與白雲師太，無論怎樣的不對，終是一家人，未見得能如表章上面所說將白雲拉來治罪罷，可是她才生此念，碧雲已經知道了，當即對她笑道：「燕妹，對我還有不信的去處麼，實在的告訴你罷，白雲那了頭淫賊，無恥達於極點，我總有一天會與她總結帳的，這一句話，可以說早就提起過了，不過以往她雖然無恥，可還不敢來到虎頭上拍蠅子，最近接連有三四件不端的勾當，完全移禍害人，毀壞我的聲譽，你便是不來，我也要懲治這無恥的了頭啦，她與白燕閒談了好一會兒，猛聽得更鼓已報三下，她便對白燕道：「你且休息罷，明晨還要趕路呢，我還得到五十里外去幹一件要緊的事情呢。」白燕道：「那麼，明晨又來不及動身了，她呵呵的笑道：「好小姐，請儘放寬心罷，我絕不會失約的，說什麼時候來，便是什麼時候，或者要比你先一步趕到長白山也未可知，明晨人馬飽餐以後，你儘可以從來路趕回去，越快越好，休要開口問我，白燕料知她不是作耍的，只得唯應安寢了，迨她一覺醒來，紅日已上半窗了，她便起身先自洗漱一下子，小女尼早就捧進茶點與早麵來，待候她了，她一面用早餐，一面問她道：「當家的昨夜出去，至今還未回來麼？」小女尼搖頭道：「沒有，她說有幾天才回來，只怕一直向長白山而去，白燕無心多說閒話，用畢了早餐，上馬走了，在路行程，又是三四天，這才重又趕到了長白山的白雲庵附近，她依然在小集鎮上將一匹寶馬，拴到店家的後槽去，她却渾身束紮了，午飯後，徑

往山上而來，到了白雲庵的大門外，便見一匹跛足驢，散着繮繩，正在草地上吃草呢。白燕大爲詫駭，蓋這一匹跛足花驢原是碧雲師太的坐騎，當她入槽拉馬預備南回時，這頭花驢還繫在後槽中呢。牠竟先到了，比她所騎的大宛名馬，還要飛快呢。這是從何說起，可見得世間的一切人物皆不可以相貌以論優劣了。她進了前殿，便見兩個帶髮修行的小道姑，正在韋陀的神龕前，低首焚香膜拜不已。另一個光頭比丘尼，却正在彎腰掃地。三人都有些認識她的，一則因爲她是來過兩次的，再則却因爲她的面孔與飛燕無多出入。她不過比較她姐姐稍胖一些罷。掃地的小尼秋月拋下了掃帚，正待要奔進去報告師傅時，白燕忙止住他道：「不須，不須，你祇掃你的地，我會進去的。」秋月陪笑說：「因爲我們師傅關照我的，叫我見客立即進去通告，不准耽擱。」白燕忙道：「不須，不須，我不是什麼生客，不要你忙着去通報的。」她一面說，一面走到了中殿的邊門附近，便見兩個知客僧在對面下棋，見她來她們的面上都露出不可形容的窘急樣子來。正待起身，白燕如何的乖覺，知道有了毛病，她大踏步一面走，一面說：「不用二位勞神，請仍下棋罷。」我自會到方丈靜室中去的。」他說着大三步，小二步的已經趕到了西角門中，便聽得南邊的方丈室中，一片價的爭執音聲，首先聽悉到是碧雲的亢爽喉嚨，聽得碧雲大聲道：「這事不是沒有對證的，絕不容許阿誰來狡賴的，好罷，還是爽快一些將十八尊國寶，爽快一些還出來，如不然我可要不客氣的自動手來檢查了，大家反了面目，最是無趣的，爾我的感情雖然是不什麼好，但也未嘗認真的反過臉，很好的友誼，就應該保持着才對呢，何苦來定要破壞了呢……」這是什麼話，我的庵中不會幹什麼爲非作歹的勾當，爲何煩你來檢查呢，你說……因爲你……說到這兒，白燕便跨進門來，便聞碧雲冷笑一聲道：「好啦，不要嘴強了，證人也已趕到，白雲見了白燕，面上登時現出

了怒容，毫不客氣的向她說，張白燕，爾我向來河水不犯井水，你爲何在我們師姐面前任意造出謠言出來，致使我們好端端的師姐妹，大鬧意見，你幾曾見到你的姐姐到我們這兒來的，白燕當即將前一次的夜間來此，在北樓上聽得兩女尼的如何對話，詳說一遍，她不住價的搖頭說，這真是白書見鬼了，你家姐姐的影子我也沒有瞧見過，怎麼說起又與同到興安嶺去呢，笑話笑話，真是天大的滑稽笑話，她神色自若的又道，好啦，不必多說廢話了，師姐要查是可以的，不過要依我一個條件，以示公允，如果真個在我這兒查出了皇家的失寶，我固然逃不了，隨便師姐怎樣的責罰我，絕不後悔，萬一在小庵中查不出什麼證物來呢，你師姐是一位前輩，將如何才使我咽下這一口氣去，碧雲忙道，如果查出來，或是覺得頭緒，而往別處查得者，我也不會和你怎樣的客氣，你自家心中也該明白了，本來老師早就叫我來私察你的行動，如有越軌之處，立即將你縛送到少華山去，我便看查在師姐妹的面上，祇寫封信來叫你當心一點，想不到你是一個怙惡不悛的人啊，我如果檢查不到什麼犯法的證據時，那我也隨你的尊意來責罰我便了……你道這辦法公允麼，白雲却強笑道，我麼，我是絕沒有那種心，要將你縛送到少華山去，只求你以後去，在師父的面前海涵了，兩句那就行了，你可以開始查了，可是碧雲却又道，你給我將寺內的其他道教友徒兒，一齊聚到此地來，碧雲倒也爽快，立即要求白雲將各房中的長幼小尼僧，一同叫到這兒來，不准走開一步，白雲無奈只得依從她的分付，忍氣吞聲的將中殿後面各廂房各禪房的尼僧們，一齊喚到前面來，叫她們都留在西邊廂中，等候碧雲去將各廂房以及樓上的房間完全都調查一下，倒底是一個人，和十八尊玉羅漢，却不是什麼繡花針兒，當然無法可以掩藏起來的，她在各房間完全搜查完畢，沒有什麼發現時，便回頭對白燕說，二小姐，你瞧這

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白燕忙接口說，碧師可勿性急，弟子可以料得定，我的大姐，一定是藏在什麼秘密室中呢，我記得那一夜，我在西月門外的屋上，會瞧見一個尼僧在東房進去，好久沒有出來，當我動身的當兒，却又瞧見他從大佛殿的神檯邊走了出來，我發誓也沒有瞧見過，他從西月門回出來，說不定，是有……這一句話提醒了碧雲師太，她忙伸手將她一拉，一同轉回到西邊的耳殿上來，這三間久無人居的耳殿，風雨剝蝕，已經荒蕪不堪了，東一間是暗房，走進去，沒有瞧見別的東西，儘有一些古老破壞的用具，和幾幅舊字畫的屏條而已，實沒有什麼可疑之點，白燕入房，便當先到一隻舊經櫥的附近，伸手一推，那知出人意料之外，那一面櫥竟生了根也似的，再也莫想動得分毫，她詫異了，趕緊再使力推，依然不會動搖一下子，她便不再推了，立定脚步，仔細留神的看那木櫥裏外的一切物件，都沒有異樣，正待……猛聽得一陣軋軋的碎細的聲音，可怪的那一隻木櫥，竟推移向傍邊去，在櫥後却露出一個小門來，一個少女探首出來，瞥見碧白二人，她馬上紅暈雙頰，縮身進去，可是已經再也來不及了，你道他是誰，却正是白燕的胞姐飛燕……白燕立即喚道，大姐，不必再鬼鬼祟祟的了，快些請出來罷，尋得我好苦啊，飛燕聽得知情瞞蔽不了，只得老老面皮走了出來，白燕恨恨的說，大姐，彼此今日無冤，往日無仇，你為何橫下心來，要我好着呢，始則在祖母的面前，大放厥詞，要馬如龍的性命，繼則又在祖母前搗我的鬼，終則盜走了十八尊玉鑲羅漢，以來嫁禍我與馬氏，彼此是胞生姐妹，到底不是仇敵啊，你說罷，我是在什麼地方傷了你的心呢，你說罷……飛燕被她質問得無詞可對了，呆呆的立着，半響才說道，不瞞你說事情已經被我弄得壞了，不但十八尊玉羅漢如今已經落到他人之手，再也沒有方法可以討回來了，而另有一件事，你知道了，更要火高百丈，要和我拚命呢，白

燕忙問何事，她頓足道：事已如此，終有一日要給衆人知道的，何苦隱瞞呢？不如爽快的告訴你罷，你的心愛人兒被我劫來，現已一病奄奄，勢將垂斃了。白燕聽得無異天晴一個霹靂，呆住了……她又繼續說，算了，也是我與他是前世一劫罷，否則絕不會有如此的悲慘結局，可不是麼？男女之事，實在不能夠強求的。白燕的腦海中，已經意識到一種可憐可怕的景象來了。白燕忍不住向飛燕問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呢？飛燕却紅着臉道：我也沒有什麼好說的，請你與碧雲師一同到裏面去望一望，便知分曉了。白燕聽得禁不住一顆芳心已經忐忑不甯的跳個不住了。他與碧雲二人很快的走到了祕室的裏面來，原來是一個很大的地窖子，四方約有一間房子那麼大小，是在大佛殿的下面，共有兩個出口去處，一個就是耳殿東房中的立櫥後面有一個暗門，另一個却在大殿的神龕東面，也是一個暗門，走進去非常的黑暗，直到下地，才露出了很光亮的一大間，裏面點着五六隻琉璃宮燈，光亮如同白晝，內中的陳設，真是錦帳銀屏，非常的富麗，皇宮繡閣，也不過如此。一張沉香雕花大炕，上面吊着一頂珠羅紗的潔白帳子，有一種微弱的呻吟，在病人口中傳了出來，這聲音是白燕聽得怪耳熟的，她很快的走上去一望，不由的啊也一聲驚叫道：你……總……鎖……怎地會……到這兒來啊，原來床上睡着呻吟的不是別人，却正是她時刻在心的馬如龍總鎮，只見他面如黃紙，目眶深陷到後瞳裏去，微微一息的呼吸，隨時有停止的危險，瞧樣子，病勢實在不輕呢。白燕又氣又憤，又悲感，又傷心，半嚮才對姐姐飛燕切齒問道：馬總鎮和你究有多大的仇恨，你必須要將他的一條性命害了，你說罷，到底是存着什麼心眼兒，碧雲近榻低首注目一望，不禁對白燕說：不對啦，馬某是犯了色虧的危症啦，這……或者不是你家姐姐的過失，這……我想白雲這東西一定是脫不了關係的，不過張飛燕，你

是一個明白人，你要知道，人已病到這個樣子了，你應該從實的說出他的病源從何而起，還可以想法子，否則我們雖有醫國手，也難為力了，張飛燕粉臉通紅的，半嚮說不出什麼話來，白燕恨得跳起來，一把抓住了她的衣袖，大聲道，死大家一道去死，你以為害了如龍的性命，我就放你過門了麼，天下也沒有這樣的便宜事情啊，飛燕忙止住，白燕道，妹妹，事已如此，不必動手動腳了，讓我先將病源告訴碧雲師，營救馬總鎮的性命要緊，白燕牙根痒痒的，只得放下了手，聽她說道，也是一時的糊塗，不該將馬總鎮半途劫到這裏來，我倒並沒有存心害他性命的意思，只是無巧不成書，我是上了此間白雲師的惡當了，白燕道，你上了她什麼惡當呢，飛燕頓足道，話說來長呢，我本來是預備將十八尊玉羅漢帶到這兒來，使你和父親稍受一些困難，我稍出一口氣，就算了，不料我將此事的根底告訴了她，她竟慫恿我不如一不做，二不休，且將他劫了來，我自有的辦法會使他屬於你的，我悔不該一時被他的妖言所惑，便不顧一切的前往將馬如龍總鎮從半路截來，在截他的當兒，曾經激烈的爭鬥了一回，我假若不用三稜箭打傷了他的右臂，險一些就敗在他的手中，待我將他劫了來之後，給這位白雲師瞧見了，竟認為是一塊到口的肥肉，先將我十八尊玉羅漢騙到手，就將他先關到了這一間暗室中來，叫我先將他的右臂傷痕醫治好了，次日他便在這秘室中設筵招待馬總鎮，在酒中不知下了什麼藥，使人一喝下肚，便急切需要幹荒淫的勾當，她在散席後，笑嘻嘻的對我說，你如果覺得口乾舌燥的話，那麼且隨我到方丈室去，吃一盃醒酒的清茶，包你立刻心曠神怡，頭腦清爽得許多了，我那知他的用意便跟着她一同到了方丈室，她拿了一盃紅顏的茶，結我喝下肚去。

第十一章 清濁當分姐妹反目

那知不喝則已，一喝下去，人事不知了，她竟乘此機會，趕到了祕室去與馬如龍尋歡尋樂，廝纏了一夜，直到第二天的早晨，才由地室中出來，我的酒意也消了，張開眼睛來一望，已是次日的辰牌時候了，我猛的一想起了昨晚的事來，便到祕室中來瞧馬如龍，天啊，誰也料不到一個英挺壯健的少年漢子，竟滿面泛出慘白的顏色，呼吸也緊迫了，身下是一絲不掛，躺在床上，被衾凌亂，一望而知夜來是如何的情狀了，我又羞又恨，可是……這又有什麼辦法呢，我的武藝顯然不是她的對手，也祇有自認晦氣，忍氣吞聲而已，到了正午，馬如龍這才醒來，她命小尼送來飯菜美酒，如龍不知如何，竟像變了一個人也似的，見不得女人，一見了女人，便與餓狗爭骨也似的，也不顧什麼羞恥，愧慚了，強迫我與他白晝宣淫。我目責主張不定，不應該聽他所為，那曉得就從那天起，他便將我關在這房中，荒唐胡鬧了兩日兩夜，我便疑心到白雲師太已經給他吃下什麼媚藥去了，不然，斷不會如此的，碧雲點頭歎息道：「該死，該死，作業，作業……」飛燕道：「一共是四夜三天，他竟睡到了，更不料在第五夜，白雲趁我避往外邊去睡覺的當兒，她竟偷偷摸摸的又自進去，與馬如龍廝纏了一夜不好了，這一次之後，可以說落井下石，送了馬如龍的性命了，本來馬如龍已經是淪入不能動彈的地位了，被他加了一把勁，當然是加速他早一點兒去見閻王老子了，這幾天來，不獨粒食不進，而且心火上沖，日夜不能臥倒，坐在床上，口中不知道說些什麼的胡話，我向白雲責問時，她竟對我說，樂極生悲，原無足異，又道：「死生有命，人力豈可挽回這一類渾話，她竟存心視死不救了，白燕憤怒道：「馬總鎮被你們害得這

般模樣兒，難道又想推到別的人頭上來麼，我想天下也沒有這樣無恥的人，無恥的行爲，碧雲師太却不住價打量馬如龍的面部片嚮，敷了一口氣，回頭向白燕說不對了，二小姐馬總兵只怕挨不到三天，便要送掉一條性命啦，白燕吃驚不小，恨不得在腰間拔出劍來，攔腰一下，可是又爲事實所不許可，只得失望的向碧雲師太道，你老人家是依據什麼地方瞧出來的呢，碧雲搖頭道，精氣神三者消耗殆盡，一旦發作，便如黃河決堤，不可收拾了，於是我料定他已註入死籍了，白燕一把將她的胞姐抓住了，大聲道，我和你這不要臉的女子拚了性命罷，馬如龍已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殺夫仇敵，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碧雲師太倒底是一個有見地的人，即刻向白燕說，不要吵亂，姐妹們有帳不妨慢慢的算罷，有我呢，我想這一件事，我那師妹應得十分之八的惡罪，馬總兵的毛病雖然危險，但不是絕對沒有救治的，我們應該先來救人要緊啊，白燕再三申謝道，能得碧師鼎力幫忙，那是再好也沒有了，碧雲道，不獨你要與飛燕算帳，可是我何嘗會將白雲輕易放過去的，待我先設法將馬如龍的性命救得了，然後再談其他來得妥當些呢，她說着，便自坐了下來，經心着意的爲如龍切了脈，然後搖頭說，該死的妖尼，十惡不赦，她竟用猛烈的媚藥滲到酒中去，給如龍吃了下去，才發生這種毛病來，真險透了，可是……不知吃了我的丸藥有沒有效力，現在還不敢預料呢，她在一隻小紅葫蘆裏面，取出了兩粒紅色丸藥，向白燕說，且去取一點溫水來，灌了下去，自會有效的了，白燕聽了他的話，去倒了一小盃開水來，灌下如龍的肚子，一會兒，便聽得如龍的腹中，一陣響聲，不到一炊飯時，如龍竟像一個倦極思睡的人一樣，慢慢的斜躺下身子，合了雙眼在打盹了，白燕見碧雲師太連連向他點首說，這是很好的現象啊，如果能夠將身上的炕熱退掉了，那麼，他的性命就有希望了，他一面說，一面回過頭來

向飛燕說，你且將白雲給我叫來，飛雲面有難色，碧雲冷笑道：你難道還怕他不肯來麼？有我在這兒，她不敢不來的，你儘可去叫她到來，就說我在這兒立等着他呢。飛燕答應着，出了秘密室一會子，白雲果然隨着她進來了，不過粉面通紅，十分的慚愧，進了密室，默然無語的立在一旁，碧雲朝他冷笑一聲道：你在這兒幹的好事啊，我要問你，去年師父從這兒經過，關照你的什麼話，你還記得嗎？相隔了多少時候，你竟幹下這種沒臉的事情來了，你想想罷，對得起師父一番的好意麼？馬某是朝廷的武將，皇上的御封寵臣，你爲什麼定要犯了這種大不韙，將馬某害到這麼地步，你有什麼理由，不妨對我說吧，白雲咕嚕道：有什麼理由呢？我當然是知道錯了，可是沒有方法能夠救他，難道碧姐下降，祇要能將馬總鎮的毛病治好了，那麼從此以後，我將埋首不再鬪禍了，碧雲冷笑一聲道：你這些混話，我也不知道聽見過多少了，現在呢，我也沒有什麼話與你多說了，不過我得預先知照你一聲，馬如龍的毛病治得好，還在不可知之數咧，但是你要遵守師父的分付，應該和我一同到少華山去，在師父面前，請求處罰，才是正理，因爲我已受了師父的嚴厲託囑，不能不依命而行的，白雲聽得不由的大驚失色，趕緊央告道：我已認錯了，而且這一次的認錯是心願誠服的悔過，却不是什麼騙哄人的話啊，碧雲道：廢話，少說爲妙，我也不願意再聽了，不過，我更得知照你一聲，就是那十八尊，皇宮的玉寶，現在究竟有沒有轉手與他人，如果是沒有轉給他人的話，那麼便該立即設法追了回來，白雲却沉吟了半響才說道：這又是一件很麻煩的事，因爲當張飛燕將這一批寶物送來給我，請爲保藏，也是我一時大意，隨手放到一門臥室的木櫥中，過了一夜，這十八尊玉羅漢像，不知如何，突然會失去了二尊。我忙命徒弟們到四下裏去找，一些兒影蹤也沒有了，真奇怪，到底到那兒去了，我竟想不起究竟是誰幹

的這一回事，碧雲當時就板下臉來，口中便咕嚕道：「這個不行，皇家的寶物固然是不能缺少一隻角，要在三日內便是鑽天入地，也得給我辦到了，還有朝廷的命官馬如龍總兵給你害得奄奄一息，馬上就要去掉性命了，你到底預備怎樣的安排他呢？」白雲低下頭去，沒話回答，碧雲跌足歎道：「依照你的材料，你的聰穎天資，就應該從止路行走，麼好，你爲何不學正道，致如此的身敗名裂？將來我倒要問問你，究竟拿什麼話去見老師呢？」白雲依然沒話可答，碧雲回頭朝馬如龍的面部又自望了一眼，這才對白雲說：「人見到了極度危險的地步了，你可不要莫不關心，要知道這姓馬的元陽盡損，陰火灼燒，實在是太沒有希望了，還要等一個時辰，才能知道我的丸藥有沒有效力咧，請你不要走開罷，在這兒坐一會，我們難得今天碰頭，大家不妨談談罷。」白雲勉強答道：「留我在這兒，我也想也沒有什麼用處啊，總之，我也知道以往的事情，我皆幹得錯了，此後必將聽你的吩咐，改邪歸正了。」碧雲微笑不言，到了一個時辰之後，她又來仔細的瞧着如龍的神氣，可是他滿面霞紅，氣促汗出，情形雖較沒有服丸藥的當兒，稍見良好，可是灼熱兀自不退，碧雲不禁搖頭對白雲說：「你瞧見麼？那種情況，實在是不好啊，我的丸藥祇能治病，可是一到了陰灼陽虛到極度的時候，便不能爲力了。」白燕大驚道：「祇有請碧雲大師尊發大慈悲，給馬總兵另設他法，如果能將他救好，不獨他要感恩不盡，便是弟子也要銘誌五中，畢生不忘的了。」碧雲一面過來給他搭脈，一面對她說：「此病已經到了不可救藥的時候，要想回生起死，除非用仙藥靈丹不可了。」白燕一面繼續哀求着碧雲，一面却對他的胞姐飛燕責罵不已，碧雲忽然好像想起了一件事情來了，對白燕道：「現在有一條路可走，不過走得通，走不通，却是一個疑問呢。」她又回頭向白雲師太問道：「久聞此間的山頭有一個已經成了聖胎的人參仙時常出現麼？」白雲點頭道：「聽得人

們時常這麼說，但是始終沒有瞧見過什麼樣兒，白燕插口說，我會瞧到過一次的，她說着便將前一次到這座山頭來瞧見的情況仔細的告訴給碧雲知道，碧雲喜形於色道，對啦，這一定是參仙，已經成了聖胎的參仙啊，如果能將他捉住了，祇要求他賜一杯純陽白血，那麼確有起死回生的功效，還記得十年前，牡丹嶺上有一個四千多年的成形參仙，給人發現以後，千方百計，想去捉牠作長壽成仙的捷徑，可是饒你人類如何的陰刁陰毒，皆莫想碰着牠的一根汗毛，結果，這參仙不知如何，忽然悄悄的移向他處去了，有人說，給一個蓬萊道人用法術收了去，我始終不能相信這句話靠得住，因為天生萬物，一到了清苦修行，成了胎形之後，上蒼必然默加護佑，以防毀傷，因此，我對於這種植物成靈的東西，不獨沒有加害之心，並且時時具有憐憫慈悲他們的念頭，此間參仙的根株，至少必在四五千年之外了，但憑我們一些經歷，還不足以去捕捉他，總得先設法，去請教一個道家的前輩來，問明了安全捕捉之法，然後才能夠動手，否則便要岔事的，白雲插口道，要問參仙的根底，祇有到山頂上的一座藥師禪林中去請教那個百藥道長，他是一個有了道行的人，年紀已經有六百多歲了，我幾次想上去拜見他老人家，可不知怎的，每一次上山，都是跌得頭破血流，差一些兒將性命送掉了，我便嚇得不敢再想上去了，祇得將上山的念頭打消了，碧雲搖頭笑道，你還不知道麼，道不同，不相爲伴，你要見他，他却不願意見你，這有什麼辦法呢，還是識相些，好得多了，否則，發生別樣岔子，也未可知咧，白雲點頭道，我何嘗不曉得我的所行所爲是不合理的，可是人心總想向上，絕沒有一個自甘下落的人啊，碧雲道，你瞧着我吧，我來見他，料想起來，或者不致拒人千里呢，白燕向碧雲央告道，如龍的性命却在你老的手中，還是懇老人家能夠早些前去，看樣子他已是一個不能牽延時刻的人了，碧雲點頭道，是

的我總有方法，你不要着急，更不要心焦，總之，我不來理問此事則已，一理問到，當然要負責到底的了，她便整束了衣履，對白雲說，現在呢，什麼事都先擱置一下子，救人的性命要緊，你可以不必離開此地了，白雲那敢違抗，只有唯唯的答應了，碧雲也不攜隨從獨自出了白雲庵，正預備拾級上山的當兒，瞥見對面有一個二十多歲的游方小道士，面如冠玉，目秀眉清，神氣俊逸出塵，手執雲帚，頭戴華陽巾，走到對面，忽然立定了，向碧雲打了一個稽首，隨即說道，小道鶴子，是山上百藥禪師的弟子，老師在五七日前就出去了，他老人家在臨走的時候，曾經再三知照我，他老人家在那時已經算到今天有一位碧雲仙姑有一件要事，預備去請教他老人家是不是，碧雲點頭道，仙師的神機妙算，可以說是通天澈地了，這一些事他老人家，豈有不知道的，不過，他老人家既然知照了道兄，我想必有慈悲的大法子，來解救我們一個將死的友人了，這兒不是談話之地，敢請道兄一同到茅庵去坐地，請慢慢的見教罷，鶴子道人也不拒絕，隨着碧雲一同走到白雲庵的方丈室，主賓落座，獻茶寒暄之後，鶴子道人開口了，仙姑的來意，我已知道了，不過我師瀕行，叮囑至再，捉參仙並不是難事，可是有一件事，很是困難，便是上天有好生之德，這參仙因得日月的光華，山川的精氣，又加上數千年的處苦修行，才能內蘊聖胎，化成人形，更經過無限數的災禍雷火，萬般苦惱，才能自由行動，於是蒼蒼愛物，特使一人類不能加害的兇猛惡獸與天性極靈敏之猿猴爲他護衛，如今要捕參仙，當然先要將牠的護衛設法除去，然後才能談到捕捉的方法……

第十二章 鶴子道慷慨泄天機

碧雲將此情形到密室中來告訴與白雲等，白燕先自說道，無論一猿一虎如何地的厲害，我們都想法子先拼掉他，碧雲向她出神的望了半響，才說道，此事一則要瞧馬總領本人的運氣如何，再則還要看你的本領如何，兩下裏一湊合，便可以瞧到此事的成功與否了，白雲插口道，此事我也曾仔細的思量過，一頭猛虎，祇要有一個本事高強的人，就能夠將牠降服了，倒是那一隻已經通靈的猴子，則頗爲棘手呢，因爲牠的行蹤不定，舉動捷快而險，碧雲道，他有沒有一定的窠巢呢，白雲點首道，有是有的，不過牠的巢穴所在，是人們不能到處的危峯絕頂上面，不過這畜生最歡喜吃葡萄，我們的大佛殿天井中，有一個葡萄架子，去年是大熟，結了苦干的成熟的，大紫葡萄，沒有人去採摘下來，讓牠樹在那架上去風乾了，直到了今春，不知怎的忽然給那一頭白猿知道了，便被牠認爲是最高品的食糧，不時就在昏夜溜到寺中來摘取葡萄乾兒充飽了，不多兩日，還來過的咧，碧雲道，這樣更易着手辦理的了，今晚命人先搬一隻椅子到葡萄架下去放定了，然後再倒一杯美酒放在几上，另外安放一隻巨瓶，瓶中滿裝了香味撲人的好酒，那白猿一聞到這種香味，便得來執杯傾飲了，不消喝到三杯，必然會醉倒的了，那時再設法用繩子將他纏縛起來，便不怕他逃走的了，白燕附掌道，此計甚妥，准照這樣的辦理非常之好，白雲一面便命小尼按照這方法佈置停當了，鶴子又道，不過我們師父曾經再三的關照，便是有人能夠將野獸打死，參仙被捉，絕對不能傷害牠的性命，如果違背了這個叮囑，那無異是違背了天命，實在不好，我們至多僅能夠請參仙賜兩小杯純陽白血，祇要將馬如龍的性命救活了，當場就應該放了參仙，不必上干天和，以致大家蒙到不利，此外還有一點，也是我們師父再三知照的，就是捕捉參仙的辦法，千萬不能夠公開告訴他人，否則又要使我們遭了異常的不利，或

者要受到上天的譴責……碧雲點頭道，這兩點我們皆能切實的遵行，便請道兄早點指示我們捕捉的方法罷，他道，這倒是挺容易的事情，不過，眼前有一個難以解決的事件，便是要想捉住參仙，當然先得將他的耳目股肱完全去掉了，然後再將這辦法告訴你們，碧雲說，一猿一虎，我們可以在兩天之內，一齊捉住的，可是鶴子却搖頭說，不見得，不見會這樣的容易，碧雲道，這又是什麼道理呢，鶴子笑道，要知道這一猿一虎，並不如尋常的猿虎可比，牠們都是負有一種很重大的使命，如果沒有一個有根底有閱歷的人，再也莫想的碰倒牠一根毫毛的，碧雲點頭笑道，這一種人，我們這兒儘有，最好請道兄在這兒住了兩天，等待一猿一虎給我們捉住了之後，再請你告訴我們捕捉參仙方法，這樣的好麼，鶴子道人點首道，這樣也好，碧雲便命人在東廂的禪房，收拾出來，請鶴子住了下來，白雲却與飛燕說，今晚便是打虎的日子，你可不能貪生怕死的躲閃不去呀，飛燕道，這當然是應當伴你一同去，打隻把老虎，值得什麼大驚小怪的呢，可是白雲却向她披了披嘴說，你來到我們這裏的時日尚淺，還不知道這兒的一件參仙的故事咧，你可不要弄錯了，這一頭老虎，不是尋常的虎豹可比，這一頭白額吊睛的大蟲，是一頭神物，也可以說是怪獸，牠已經通了靈，不獨要比尋常的虎豹惡獸要很得十倍，並且牠能夠趨吉避凶，你道難打也不呢，飛燕道，這樣的說，她們便是去也無用處的，白雲點頭道，話雖如此，可是聽到鶴子道長說，好者他們的百藥仙師說的，馬總鎮命該有救，祇要有一個有來歷的人去與虎搏鬥，就可將牠打死或是活捉住了，白燕道，我已差人到山下去請兩個獵戶了，等他們，請他們爲我倆在前面領路，他們對於山上的路徑，是十分的熟悉，有了他們作嚮導，那麼，便當得多了，碧雲點頭道，這樣也很好的，不過在過去的一二年中，衆獵戶想轉老虎的念頭，不料虎肉沒有到口，他們

倒先送與老虎去當點心了，去叫他們，恐怕未必敢應命來咧。過了一會，却見有二個年輕力壯的少年獵戶，跟着一個小尼僧走了進來，站在方丈室外，不敢進來，碧雲隨卽向他倆招手說：「來，走進來，有話要問你們呢。」他倆當卽唯唯的答應，趨趨着走了進來，碧雲先向他倆問道：「你二位尊姓大名，幹獵戶的生涯，已經有幾年的歷史，他倆先後答道：「我姓胡沒有名字，人家都叫我胡辣子，我也就答應了，我打獵已有十年，另一個道，我叫班老三，三十五歲，打獵已有十五年了，因為今春三月我的胞兄被這畜生害了性命，我早已發過誓，終有一天，我要給我的兄長報仇呢。」碧雲道：「二位對於那畜生的窠穴所在地，當然是再也喜悅沒有了，她却重重的囑咐白的，碧雲聽得胡辣子與班老三說，知道那畜生的窠穴所在地，當然是再也喜悅沒有了，她却重重的囑咐白的，燕道：「此事唯有你能辦得到，你的姐姐，不論她的本領大到怎麼樣，都沒有用處的，你知道嗎？她祇能夠跟你去搖旗吶喊，助助威風罷了。」白燕點頭道：「我是知道的，所以我一定要拖她前去者，不過是一股氣悶在腹中，不得出罷了。」他又回頭對兩個獵戶問道：「我們還是白天去，還是等到夜晚前去，來得穩當呢？」班老三道：「白天不大好，因為那畜生的靈性極大，而且窠穴又在危崖斷壁之上，稍不留心，就有跌慣下來丟掉性命的危險，倒不若待到晚間，我們埋伏在要隘口，等牠出來，悶聲不響的賞牠一槍，還有一件事，得預先關照小姐一聲，那畜生的毛革堅韌溜滑，迎面射擊，是無論如何，不能生效的，最好讓牠走過去了，舉槍動手，打牠一個冷不提防，才會得手呢，而且要得手，便在這一槍，不能得手，那就完了，小姐，你不要十二分有把握，千萬不要亂開槍，白燕點頭道：「這個我是知道的，不過，我也有一把屠龍劍可用，萬一一槍失了手，到了短兵相接的時期，我就不客氣了……不多一會已是紅日西沉的時候，白雲忙叫庵中備下了豐滿的肴菜美酒，讓他們吃得飽。」

了，然後大家收拾找紮起來，胡辣子措來一柄特大的三管鐵銃來，裏邊填滿了小棗核釘，還恐火力不夠，又用鐵籤子，擱了又擱，搗得十二分的結實，他對碧雲說，這傢伙是非常厲害的，不開則吧，開起來，一傢伙便得足抵三傢伙的力量呢，白燕將胡辣子手中的一根又長又粗的大鳥槍拉到手中來，端詳了一會，便對他說，好者不要你一同前去，我却需要這個趁手的大傢伙，祇要得着機會，一下子便會得手了，我想不如借給我罷，現在我只要你與班老三給我領領路便行了，胡辣子口中雖然說得震天價響的，非要將大蟲打死了不可，可是心中倒底有些別別的亂跳，自知沒有什麼把握，當然願意將一枝槍交給白燕去，並仔細的叮囑關照道，不要性急，如果得不到靠得住的機會，切莫性急開槍，不開槍則已，開槍就要有着十分把握，然後剛能亮起火繩開槍咧，白燕點頭道，我是知悉了，我打野獸，當然也不是今天的第一次了，大約在新月東昇的當兒，白燕向碧雲問道，時間到了，還有什麼分付麼，我預備動身了，碧雲道，可以去了，不過，我總望你不要輕敵，因為那畜生是有來歷的啊，白燕點頭道，我曉得了，此去不將大蟲打死了，當不再來見你了，她與飛燕胡班一齊出了廟門，沿着一條山徑小道，慢慢的轉向三層坡上去，乃見上一層平坡的短草萋迷，夜風呼嘯，一座高不可登的大山，像一座老佛，默默的坐在原野上，一聲也不響了，山坳中除了瀑布的流水潺潺的有節奏的聲響，却沒有其他的野獸驚叫動的音響，白燕低聲向班老三問道，那畜生的巢穴在什麼地方，班老三道，不遠了，祇有一里多路了，他又用手向前面一指道，在前面是一條小路向上去，那是畜生的必走的地方，祇消你個人攜槍上去罷，到了四層坡上，先揀一塊大石將身子掩遮上，過一會兒牠就出來了，你如果已經得手的話，那便應立即吹起畫角來，我自會來接應你的了，班老三又將腰間一隻牛角哨子拿了下來，放到口

邊先自輕輕的吹一聲給他看，白燕接過去，掛在腰襟間，對她姐姐道：現在我已到了生死的關頭了，事情全是你惹下來的，現在我祇望你拿出一些良心來，在可能的範圍中，可不要坐視不救，飛燕給她的一片真誠感動了，忙道：妹妹，你是什麼話，我也是一個有心的人類，除却是畜生，斷不肯坐視自家妹妹冒着萬難萬險，自家反而置身局外的，你放胆上去罷，我只要一聽到山上有了動靜，我自當立刻來救你的，白燕一手拖着一桿大山機，一手按着了劍靶子，順着小道，轉到山上來，到了四層坡，月光慘淡，一片價的荒草迷離，果然山有猛獸，獐貓鹿兔無蹤，在這一大大片草坡上，有一極寬約七八尺的道路來，草已倒下，好像被一個什麼東西踐踏得光油的滑，由這一條瞧上去，又可以瞧得出這一條野獸龐大來了，他不敢再向前進了，她料到這畜生的窩巢不遠，因為風來，已經嗅到了老虎的腥氣了，她在道邊尋着了一塊一人多高的石頭，她將大山機兒倚到石上，伸手將腰間的絲縲巾繫上一緊，然後便要……說時遲那時快，她正要轉身，瞥見兩叢碧綠發亮的小燈由樹林中慢慢的現了出來，她認為是虎時，不由的倒退了兩步，踏自一聲慚愧，幸而眼睛快，否則掩藏身體都來不及呢，他忙將大山機拉到了右手，很快的轉到大石塊的後面去了，沒有半碗粥時，只聽得草坡中，拍禿拍禿一陣子聲響，那話兒越來越近了，一轉眼就看見牠的龐大而狻獬的自體像水牛一般地走了過來，黑章白質，分外怕人，是一頭碩大無朋的吊眼白額虎，因為身體太大了，越覺出奔大才靈來，白燕謹記著班老三知照他的話，胡辣子也叫她千萬不要性急迎頭開槍，她只得靜靜的將槍口擱在大石的凹缺中，一聲不響的待牠從迎面走到大石附近，她伏在石後，一動也不敢亂動，她出身出世也沒有瞧到過這麼大的一頭老虎，實在有些兒嚇得呆住了，那畜生却停止在大石邊用身體在大石頭上慢慢的挨痒

了一陣，連那一塊大石頭也自被震得搖搖欲墮了，又過了一會子，才慢吞吞的步向南走去，大約走去了十步不到的光景，白燕認爲開槍的機會到了，她可不再客氣了，描準了線路，正對着那頭大蟲的屁股，將一根火線亮了起來，正待……那知半空中發了霹靂也似的一聲狂吼，接着砰……砰……砰三管鉄銃一齊無目的放射了出去，因爲心慌手軟的關係，描準線也歪了，不獨沒有將大蟲打死，簡直連寒毛一根也沒有打得倒，在這一髮千鈞的當兒，那頭大蟲平地跳起有一丈多高來，迎面向白燕直撲過來，其勢如疾風暴雨，不容得她有退避的空兒，前面的雙爪已經離開她的肩頭不到五尺了，好個白燕，急中生智，就勢往後一躺，全身已陷到了大蟲的四爪之下了，那知白燕很快的一張粉臂，將大蟲的上半段仰面抱住了，大蟲立即回頭要咬她的兩腿，他急忙將兩腿一縮，夾住了大蟲的下半部，抵死將頭頂住牠的下顎，不讓她動彈，大蟲一時掉不轉來，一時大吼在地上來了一個獅子大翻身，想將她顛了下來，那知白燕有一股天生的神力，饒你大蟲怎樣的顛簸動蕩，要想將她顛離身，總是辦不到的，一人一畜在山坡上滾來滾去，足數有半頓飯時，不能解決勝負。白燕因爲頭頂着他的下頰，而且四肢死力緊摟住大蟲的身體，沒有辦法可以騰出一隻手來，爲難極了，她的心中十分焦燥，急切又想不出一個什麼辦法來，可以將這畜生置之於死地，她倒底是一個聰明的人物，立即被她想出一個極妙的自救辦法來，你道是什麼方法呢，你想吧，她的四肢根本就不能夠動彈一下子，一放手，老實不客氣的便要成大蟲吞下肚去，她偶然想到她的小口緊對着大蟲的咽喉，何不就此機會，將牠的氣管咬斷了，不是解救了自家的性命危險嗎，她打定了主張，立即運用一股神力到她的齒牙上面去，着力地咬了一口，便見那頭大蟲，像發瘋也似的在地上亂跳亂滾一陣子，她越咬越下力，大約不

到半杯茶時，一條氣管兒，竟被她咬得斷了，那頭龐大的白額虎，渾身肉戰，漸漸的到不能動彈了……再說飛燕與班三等在三層坡上等候了好久，猛的聽得轟天價的三聲鳥槍，良久不聞畫角的聲音，飛燕回頭朝胡辣子說，事情不對啦，怎麼只聞得槍聲，反而聽不到畫角呢，我們應該當快一些兒上去接應她了，班老三凜然色變道，是呀，而且事不宜遲呢，他說着倒提一對軟索，八楞錘當先開道，飛燕也自拔出了一柄寶刀，三個人挑着明角燈，很快的繞行到上層來，飛燕呼道，妹妹，你在那兒，我來接應你了……說也不信，她一路的叫喊過去，竟沒有一個應聲，飛燕的一寸芳心，已經像十五個吊桶打水，在七上八下了，還是胡辣子的眼睛來得快，他一眼瞧見一個碩大無比的大蟲，倒在草叢中，忙倒退兩步道，在這兒……飛燕聽了忙趕過來一瞧，立即縱步上前挺刀在牠的前肋下用力戳了好幾刀，可是大蟲早就死去了，一動也不動了，她忙叫道，妹妹，放手罷，這畜生已經死了，可是白燕依然不肯放手，連道，沒有死，沒有死，多送幾刀，其實大蟲早就死了，飛燕又依了她的話，在大蟲的後肋戳了三刀。

第十三章 殺虎殲猿參仙借血

她這才起身，滿口的毛血，連連嬌喘的說，啊也，這畜生太也厲害了，我從來沒有瞧到過這樣的狡惡畜生，不要瞧牠這樣的夯大，比什麼班豹狡狐還得靈敏猾點，差一點兒，我的性命送到牠的口中啦，飛燕又驚喜的向她問道，你的身上還有什麼地方受傷了沒有，白燕又自喘息了半天才搖頭說，是我讓得快，否則被牠咬到了雙足，那便完啦，不過我覺得內部只怕是受了很重的傷了，因為我差不多已將吃奶的氣力完

全用了出來給畜生廝併了，你給瞧瞧兩臂下脅間有沒有傷痕，飛燕提起了明角燈，仔細的照到她的左右兩脅下，一件密扣的戰襖，已經撕擦得破壞了，皮膚上又受到了一點傷，幸而不重，當下便由班老三飛奔到山下去將一班獵戶的壯丁叫來十多個，將一頭死大蟲像螞蟻扛螳螂一般的拖的拖，抬的抬，扛的扛，移到白雲庵的前殿來，碧雲師太，已經接到了白燕獲勝的消息了，她與白雲等一齊迎出了大門口，只見白燕玉容失色，星眼無精，扶着她的姐姐慢慢的走了進來，碧雲忙來緊握到的手腕說，好，我早就知道了，只有你能夠制伏這頭畜生，因為你與馬總兵有三十五年的夫妻緣份，所以才到手到成功的，如果叫你姐姐前去那可要糟糕啦，你知道麼，辛苦嗎，飛燕快些服待你妹妹到後面靜室去休息吧，她說着又過來仔細的將一頭大蟲打量了一下，連連點頭嘆道，爲了解救國家棟梁的病難，就斷送了你的性命了，可是你是有相當功德的，她蹲下身子，靠着老虎頭邊，輕輕的唸了一回解業咒，分付班老三們，不要破壞牠的屍身，預備在明後天擇一個乾淨的地方將牠埋葬了，又叫白雲拿三百兩白銀來，分給各獵戶們，使他們都是歡天喜地的道謝走了，她立即回到裏禪房去見鶴子道人，只見他垂眉低目，正自打靜呢，聽得她的足部聲音，後立即張開雙目，朝碧雲笑道，你的目光果然是正確，且喜那頭大蟲除去了，此後當可正式設法捕捉參仙，碧雲事不宜遲，因為病人已經到很危急的關頭了，鶴子道人點頭說，是的，我未嘗不知道，不過馬總兵的災難期還沒滿，應該得受些折磨呢，無論怎樣的快，今天是無法下手的了，因為參仙這樣東西，最爲靈活，而且嬌小異常，一吸到山上有兵刃的氣味，他就抵死也嚇得不敢出土了，所以我說，要捉她非要待到明天呢，你可以照一個僕廝們，明晨趕城市中去，向藥肆中購買兩樣東西，一種是芸香屑五斤到十斤，一種是五靈脂要買三

五十斤，越多越好，有了這兩樣東西就容易下手捕捉參仙了，此外買幾張梅紅箋來，糊老兩盞紅燈來，將這
樣東西辦好了之後，便來告訴我一聲，我自有的辦法的，碧雲唯唯的答應，忙到白燕的房間中去，將此情形對
她姐妹說明了，白燕十分欣喜，一則因為未婚夫的病有救了，再則她自家也可以看到參仙到底是個什麼
樣兒的東西了，一夜無話，次晨日未出，已經派人到城中去採辦的東西了，午後未刻時分，買兩種藥的僕役，
已經買來了，同時白燕親自將兩盞紅燈拿了起來，白雲與碧雲等一同到鶴子道人靜室中來，預備請教他
的捕捉參仙的辦法，那知鶴子道人，突然用手向白雲一指冷然說道，我這一間靜室中，凡屬行爲不正，害人
利己的惡人，最好不要進來，因為我有一柄太乙松紋劍，非常的古怪，時常要飛出劍鞘來殺人，這樣我却受
累不淺，有時和一個很交好的朋友，在一起談話，而且談得異常的投機，牠突如其來的飛出匣來，斬去他的
首級，因此我便不得不將這劍封鎖在我的包裹之中，可是有時遇到了作惡太多罪孽深重的人，對不起，他
依然得壞了我的包裹飛出來取人的首級，有了這樣的原因，我不得不向你們各人預先下一個警告，你們
反躬自省，果沒有被殺的資格，那麼，便不妨坦然的留在這兒，我敢保證，絕無危險，萬一你們當中若有一二
人有了可殺之道的罪惡負在身上，不會有悔禍之心的，那麼，還是自家識相一點，及早退了去，免得自惹
殺身之禍，話猶未了，白雲師太立刻面泛青光，魂驚膽裂，來不及的倒退到門外去，同時飛燕也嚇得花容失
色，趁起的步兒，也預備退了去，不料鶴子道人，已經看透了她的爲人了，便止住了飛燕道，你不必
這麼駭怕，實對你說罷，白雲師太已達到了死有餘辜的地步了，所以我就向她下一警告，可是你呢，還沒有
可殺的罪惡呢，因為犯法尚係初度，以後料能恍然自悟的，你不必退出，我的寶劍雖然是誅奸如草，但也不

是酷刑濫罰，有一定的限制的，知道麼，飛燕紅了粉臉，低垂玉頸，唯唯稱是。鶴子道人伸手一擺，對衆人說，你們各位且請坐下，大家好談話，碧雲師太在他右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白燕姐妹依然是站立着，鶴子就對碧雲說，此事只須三個人，不過有一種原因，非常的討厭，便是參仙不能經過婦女之手，須要三個男子漢到山上去，兩個預先背着五靈脂，在蛇口洞外的草叢中埋伏下來，另一個却持着兩盞小紅燈，更得預先將芸香從參仙的根據地直洒到了蛇口洞中的斷頭不通處爲止，參仙每天在星月齊明的三更鼓後，必然要從根基地出來朝拜北斗，他最歡喜芸香的氣味，必然要循着洒芸香的一條路，不知不覺的向前走去，此刻持燈籠的傢伙，應該迅速的由草中出來，參仙見燈，必歡喜雀躍的伸手來捉了，這時持燈的傢伙就應該大踏步向蛇口洞直奔過去，參仙那知就理，自當要跟到石洞的深處了，此刻埋伏在洞口的二人，應該趕快的出來，第一着將靈脂飛快的灑滿了洞門口，參仙迨到知悉紅燈是人拿着引誘他的，必然吃驚返逸，可是到了洞口見了滿地的五靈脂，必又恐懼回身，再向洞中逃去，因爲這洞是一個絕頭洞，沒有其他的孔穴可通，只要三人一字兒排開，慢慢的向裏推進，這洞是越深越仄的，所以定名爲蛇口洞，到了中段以後就祇容得一人行走了，此刻參仙已成了囊中之物啦，不過我又要聲明一句，無論是阿誰捉住的，都不可以碰破了她的一塊皮，至要，至要，碧雲點頭道，這是一個千隱萬妥的事情，鶴子道人問道，現在你們預備用什麼人去呢，假使用不到幹練的人滑了手，下次再想捕他，便登天還難了，碧雲道，現在我想還是叫昨天一個姓班的，一個姓胡的，另一個就叫快腿仲三與他倆合夥罷，鶴子道，你可以叫他三人先到我的房中來，讓我指點他兩一番罷，快腿小仲到山下去將胡辣子與班老三一齊喚來，聽清了鶴子道人的吩咐，在庵中用了晚餐，一齊收

拾預備起身了，可是白燕淚痕滿面。從秘室出向碧雲嗚咽道：「碧師，這怎麼好？總兵就要氣絕了，今晨就不能再說言語了，咽喉下面不住價的呼刺呼拉，好像拉風箱也似的，午後的情形更壞了，你道怎麼着？」可憐祇有半天才來一次呼吸呢，方才忽然呼吸停止了，我嚇得忙給他將身體扶起來，然後又給他着力捶敲脊部，哇的一聲，吐出一口濁綠的頑痰來，才又重行半天呼吸一下，總之今晚如果得不到參仙的慈悲，那可就完了。……碧雲忙搖頭安慰他道：「事情馬上就要行動，關於總兵的壽元，我不敢擔保，還沒有斷絕呢，否則就是。我算得不准，我想鶴子道人總會算得到的，只要參仙捉得了，便是斷了呼吸都有辦法叫他回生的，你不必格外的不放心了，此刻我不妨和你一同到山上去，閃在一旁，瞧那參仙怎樣的上鉤，於是他倆在胡辣子等三人之後，正要出門，不料瞥見半空中突然落下了一頭白毛的猿猴，屈膝合掌，跪在鶴子道人的靜室之外，連聲說：『懇求老師饒命，仙師大發慈悲，小畜無論怎樣也不敢再犯這種罪惡了。』……碧雲白燕皆怔得止步不走，却不見鶴子道人出來，也不聞他的聲音，可是那頭白猿，渾身忽然狂抖起來，幾乎要抖得跳了起來，說時遲，那時快，瞥見一道白光，忽然一聲，接着白猿的一聲慘號，立刻身首異處了。列公，鶴子道人爲什麼放劍殺了白猿呢？原來牠自從通靈之後，本性發作時常變着人形，去姦淫民間的婦女，今天牠又在山西邊強姦一個孀婦，因此觸怒了鶴子道人，施放飛劍爲人間除一大害，按牠不表，如今且來談談人參的歷史，我們時常聽得人們說：『長白山，或者是牡丹嶺上的採參人們說，要想採到一枝老山人參，不要說是通靈的了，便是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參，也不容易得手的了，因爲一枝人參，到了百年以上的野山人參，都是生在絕巖削壁之上，平常的採參人是不容易採掘得到的，這種參在日間絕對不容易尋到的，因爲年深日久的參苗，自然

而然的會適應環境生出了保護色，使採參的人，不易發現牠在什麼地方，譬如牠的苗生一叢綠草的當中，那麼牠的苗梗與葉子就會成了嫩綠的顏色，假使週遭的顏色是土黃的，那麼牠的葉子與梗，也會與土色無甚分別，這是一種難尋的原因，第二種是因為平坡上，或是人跡可到的地方，十年八年二三十年的參皆被人早就採掘完了，那麼所存在的當然不在人跡可到的地方了，便是人跡可到，也還怕蛇蟲虎豹來害人的生命，牠們在無形中也便成了他們的保護衛士了，假使一枝參有了三百年的年齡，那麼牠一到了昏夜，便會放出一種紫火光來，以火光的高低來判斷牠的年齡，大概是這樣的一百年以外的人參就有一尺以上的火光，不過這光並不怎樣的明亮，祇淡淡的一抹而已，到了三百年以上的參光，是三尺以上，並且明亮一倍而帶一些紫的顏色了，到了五百年至八百年之間的野山別直參，所發出來的光，黃中夾紫，最低也有一丈多高，如果是千年以外的參，雖在濃密的樹林之內，也遮掩不得它的光芒，採參的人們，共分爲高下兩種，下一種的祇靠着成羣結伴，各帶砲火木鋤之類的東西在各大山上沒有猛獸出沒的二層坡或下層的山坡中，算掘一些十年八年的普通草參，上一種的採參隊，人數並不超十人，他們不但採參，而且以獵獸爲副業，他們皆是練成功的活線手，什麼兇狠的蛇狼虎熊來，都不買帳，他們採參的辦法，非常的奇妙，每天晚間，在昏黑不見手指的當兒，一齊拖了傢伙躍身到山下來，老遠就瞧見三層坡的以上，那些危崖斷巖之中，露出了若干的火光，一道一道的或高或低，有大有小，他們便在同伴中選出一個射法高明的人來，搭起了弓箭，對準光芒最大的幾處放箭出去，箭尾上紮有一塊紅白相間的綢帕子，到了明天，只消去尋這一枝箭在什麼地方，然後就連帶可以覓到人參的苗藤所在地了，掘參的方法，也是不易，先得離開三尺用鐵鏟掘

下去，迨到相當的深度，便要易以檀木鋤了，因為人參苗是最犯鐵器的，如果經過了鐵器的創傷，那麼，立即僵硬無效，因為鐵器碰破牠的外皮精華就完全入土了，有了這樣的原因，所以他們便不得不使用木鋤來掘靠近的一段了，要是談到現在的所謂野山人參，或是野山別直，可以說百分之百是尋常的嫩的參兒，還有的竟可以說是他們夾了苗子，自家移山土來栽植出來的，因此東北各地乃有什麼參田參圃之稱了，總之一登龍門，身價十倍，無論何物，一到了上海，那怕就是和蘿蔔煮熟曬乾了，只要你的念頭轉得出，那麼便不怕沒有人不以重金來買，可是你得大吹大擂，登廣告，播音，便道新到一種關東大補甜參乾，每兩價洋三百二十元，真不二價，購貨一兩，外送老山別直參一枝，如此做去，包你在半年之內，面團團為富家翁了，不過價錢還是小事，因為上海儘有一班有錢的闊客，無論買什麼，揀新奇的揀價錢最大的買，似乎價錢越小，貨色越壞，所以有一個闊得來不能再闊的闊客，在四月初到小菜場買時鮮小菜，不得了，小扎長缸豆，要二十五元代價，這位闊客聽得小販說，如果在上午來賣，祇少要五十塊錢，他滿心歡喜，連稱便宜而回，諸如此類，上海像這一種人多如牛毛，題外的話不必多說了，現在再說班老三與胡辣子香伙等將各種事物安排停當了，到了星月齊出萬籟俱寂的當兒，班老三將一對明角紅燈藏到衣角之下，蹲伏在草叢中，靜靜的候着，不到一頓飯時猛可裏聽得「奔」的一聲，在參仙的苗籐下面，忽然躍起一個赤身露體十分肥白可愛的小孩子來，月光下，真是一個粉搓玉琢的小天使了，但見他跳跳躍躍，口裏咿咿啞啞的不知道是唱的什麼山歌，仰起頭來，朝天空望了一會子，對準北方的七星位向，拜了四拜，然後立起身來，已經嗅到一股濃烈的芸香氣味，這孩子愈加高興了，循着灑芸香的去處，一面走，一面低頭嗅個不休，活像一隻小白兔兒又靈敏，

又活潑，又頂好頑的，他無意中瞧見了兩隻琉璃小團燈，十二分的快活，連忙奔了搶捉了，那裏曉得人心奸詐呢，可是趕得快，那一對小紅燈也退得快，不向別處退，只向蛇口洞中縮去，參仙的全神貫注在紅燈之上，不顧一切的追入洞中了，班胡二人齊叫一聲運氣，大踏步出來，趕緊的將五靈脂密密層層的灑滿了，連一點隙縫也莫想有的，參仙追到石洞的深處，瞥見一對紅燈却執在人的手中，他可慌了手脚，立即轉身便跑，那知班老三與胡辣子已並伸手排橫入來，可是石洞外邊非常之寬，兩個人無法遮得滿，參仙從傍邊溜了出來，到了洞門口，早嗅到一陣頭眩腦痛的惡臭味，一眼瞧見五靈脂像小葦荳也似的撒了一地，大驚啼哭，重又回頭，再行洞中奔去，班胡等三人，打成了一排兒，很快的先奔到仄狹的地方，大家矮下一些上半身，然後慢慢的向裏邊排了過去，漸漸的要到洞底了，只見參仙跪在一對小紅燈的旁邊，啼啼哭哭的央求饒命不已，胡辣子還和他客氣麼，搶上幾步，一把將他抱到了懷中，班老三跟着來安慰他道，參仙，你不要害怕，我們不會喪你的性命，鶴子仙師叫我們來請你醫治一個人的，放心罷，不要哭了，可是他在胡辣子的懷中亂撞亂碰，嬌啼越急，啊也，拿小紅燈來細細一照，和人家一週歲的孩子一般無二，不過他的白肥討人歡喜，肌肉細滑，是任何孩子所及不到的，胡辣子還將他的左腿扳開一點來一望，便見一隻小麻雀兒，亦與尋常孩子毫沒分別的，他三人歡天喜地的一同走出洞口，飛燕與碧雲等，早來問道，得手了麼，他三人爭先答道，得手了，快些回去罷，碧雲忙道，在那兒，胡辣子道，在我的懷中，她們立出在五尺以外，定睛望去，果見有一個白胖如粉搓玉琢的小孩子被胡辣子一手抓住腳脛兒，一手又抓住他的右臂，碧雲道，走快走，我們來，馬總鎮已經在呼吸困難，寅時等不到卯時了，男女五個人，魚貫飛奔下山，走了很長的一段路，胡辣子覺到參仙此

時一動也不動了，他生恐自家用力太猛，將她捏死了，便鬆一鬆手，低頭看時，了不得這一看，看出禍事來了，你道什麼頑兒……奔的一聲，參仙像老虎出柙一般地縱下了地，飛也似的向山上直奔而去，胡辣子急得直魂急掉了，一面狂喊參參……仙……逃逃……了，一面放步追趕班老三等四個男女也大吃一驚，幫着他一齊來追趕，可是參仙一出了胡辣子兩手的束縛，那還不是輕如禽鳥，快若旋風了，休道你一個胡辣子，便是換一個飛毛腿來，也莫想再追得到他，越跑越遠，迨到最上一層的草叢中，參仙溜了進去，彷彿一隻老鼠鑽入棉田，三閃，兩一灣，就不見了，他們還在發瘋也似的在草叢中，東撥西尋，疲憊萬狀，了不得，不得了，影蹤毫無，急得飛燕雙腳亂跳，班老三恨得將牙齒咬得吱吱的發聲，大罵胡辣子多事誤事，該死，該死，依性子恨不得將他撕成了幾片，飛燕便勸班老三不要烏亂，參仙已經逃了，就將一個笨東西打死了，於事何補，且下去再作計議，碧雲搖頭嘆息道，參仙到手後被逃去了，這不是偶然的事情啊，且去見鶴子道爺去，他們垂頭喪氣的回到白雲庵，迎面見白燕哭了出來，對碧雲說，碧師，我們的總鎮已經斷氣了，參仙便是捉來，也沒有什麼用處了，碧雲且不告訴她參仙逃走的事情，依然安慰着她道，白燕，你不要失望，更不要作無聊的啼哭，你要知道，馬總鎮命不該絕呢，且去同見鶴子道爺去，便轉入了鶴子寄居的靜室中來，胡辣子面如土色，呆立門外，鶴子見他們一齊回來便問道，參仙呢，碧雲就將以上的情況說了出來，鶴子這一驚非同小可，停了半晌，才說道，逃了……唉，可見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已經到手的救命仙丹，竟會半途逃去，豈非造化弄人如此。

第十四章 灶下婢操杖逐強徒

敢問道兄有沒有別種解救的辦法了，鶴子道人皺起了眉頭，沉吟半晌，然後說道，此事已經被你們弄得僵了，可是現在要另想捕捉的辦法，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祇有一條路，去徵求我的老師去，他老人家或者有了別種辦法，也未可知，不過那一種苦楚，怕你們吃不了罷，尤其是與馬總兵有夫妻關係的白燕姑娘，要耐着性子吃苦才行，否則就沒望了，白燕道，無論什麼苦楚我總願意吃，只要老師有辦法能夠起死回生，便是要我借壽也可以的，鶴子道人經不起衆人的苦苦哀求，便將白燕叫過去，正色對她說，你要誠心去請求，必然有辦法，在受苦的時候，不要生一些兒怨苦之心。這是最要緊的到了明日辰刻的當兒，他領着白燕一同上山，到了藥師真神裏，他領她到師父的靜室外邊去，可巧他的師父是昨晚回來的，正在坐靜，參道他與白燕在天井中跪下來，由日出跪到日中，更由午時跪到未沒將盡的當兒，這才聽得他師父開口問道，參仙的事件我已知道了，可是又將費了一番手脚，你們且起來罷，鶴子與白燕一同起身，真神起身，叫了一個小道士進來，向他問道，我知照你給我紮起七星式的紅燈，可會紮好了沒有，小道躬身答道，辦好了，仙長又問道，兔網給我借來麼，他又答道，好了，老道長便道，你與鶴子師兄一同上山，將兔網張好了，等候着，我有辦法使他早一點出來，然後你們好用紅燈將他引入網中，好生抱來見我，自有辦法向他借血的，不多時，天色已晚，鶴子與小道奉命前去，大約不到一頓飯時，便聽得小孩啼哭之聲，一路走進觀中來，轉眼就見鶴子懷中抱了一個雪白精壯的小孩子，走進了仙長的靜室，老仙長拿出一把金刀來，向參仙藕也似小膀臂刺破

了一些兒流出白如奶汁的純陽白血來，等了半小盃兒，仙長就拿出藥粉來給牠敷上了，禱祝消災，仙這一場功德，做得不小，眼前受了一些兒損傷，可於日後自能成爲正果的，他親自抱着牠送到了觀外去，輕輕的放了，叫白燕趕緊到山下送去，送到白雲庵，用鐵條撬開如龍的牙齒，將這純陽白血灌了下去，不多時，就聽得他的肚皮中呼呼的一陣發響，馬如龍竟自活過來了，馬如龍真如做了一場惡夢的一般，白燕叫他先到西禪室去拜謝碧雲師太，碧雲當即對白燕說道：你且與馬總兵一同到山上去，拜謝百藥仙長，一回才是道理，關於十八尊玉羅漢的事情，我自備有調查的辦法，不必性急心焦的，白燕與如龍唯唯稱是，拜別了碧雲師太，一同趕到藥師禪林，先自在外廂拜謝了鶴子道人，更由道人領着他倆，一同走到了後邊的禪室中去，百藥仙師低眉垂目，方在雲床上靜坐，當如龍與白燕雙雙下拜時，他微開善目，朝二人略爲一刷，便點首說：你們都是有來歷的富貴中人，荒山敗寺中，不宜多住，早一點下山進京罷，白燕是一個非常伶俐的人物，一聽到此言，陡然想起一件事情來了，當即叩首上稟道：仙師容稟，拙夫此番出關，却爲了王家失去……仙師立即搖手示意道：我早就知道，要是待你來告訴我，那還來得及麼，無論如何，是要大費手脚的了，現在總算被我小施手段，給你們保存好了，你倆儘可攜帶沒有失掉的十六尊，只管入京好了，這兒自有方法可以將已經失去的兩尊，或能在你倆前一日送到華清殿去，告訴你們罷，我假使不將這兩尊玉羅漢設法擄到這兒來，怎能使白雲那個淫尼無法變賣呢，白燕與如龍聽得真是喜出望外了，如龍叩首聲請道：既如此，仙長何不直接賜擄與弟子，一同全套送進京都，不更好，百藥仙長擦鬚微笑道：這個道理，如果不給你們說明了，則永遠不明白究竟的，你要知道，白雲那廝，爲了缺少了兩隻玉羅漢不成全套，所以沒法去變動他，現在

你倆如果將失去兩隻拿下山去給她知道，她必然要另想他法再來算計你們，我爲你倆的安全，爲了免除不必要的麻煩計，已經請華丹道長順途帶到北京了，你們去罷，切勿再在那破廟中多擱時日，要知道這是最易額喪人的志氣的，此番要不是馬某的來歷雄厚，還用說麼，準是喪身在這兒了，如龍白燕恍然大悟，雙雙的拜謝了道長照顧之德，然後下得山來，碧雲與白雲正在殿上談話，白燕便對碧雲師太說，我倆在山上，承仙長指示，如果在三日之內趕不到京師，則馬總兵的大恩公，必將滿門抄斬了，事急萬分，火已燃眉，我倆立刻就要動身了，祇要先將十六尊玉羅漢交到內去，還有兩尊，只好上表再請緩期查尋，比較空手入京要好得多了，碧雲道，老仙長如此的說麼，白燕點頭道，是的，因爲老仙長新近有一位道友，方由關內來的，他又北京勅封華陽觀的道長，他的話，一點也不虛浮啊，碧雲向白雲一聲斷喝道，賤淫無恥的東西，真是胆有天大，自家幹了種種破壞道門清規的勾當，還敢再害他人，真是從何說起的笑話，你自己酌量，此番你不隨我到師父那兒去給你洗濯一番，那你不是自家識相些，早一點穿下了佛門的法衣，無論刀繩，自盡爲妙，還有什麼面目見世人呢，白雲被她罵得連大氣也不敢喘息一下子，碧雲道，現在我且不和你说閒話，快一點將十六尊玉羅漢拿出來，給他倆快些趕到京城去救人，不要再害了五城兵馬司的全家，那麼，你的罰惡簡直是殺不可赦了，還有失去的兩尊，我早已對你說過了，三天之內，不給我設法追尋回來，那麼，我也不和你客氣了，本來預備在下一個月帶你南下的，這一來，我就不要你南下了，我的千里送信香一點着，師長立刻會來的，白雲一百個反舌無聲，一百個悶嘴不響，趕緊去將十六尊玉羅漢連紫檀雕成的架子一同捧了出來，共分兩小木箱裝着，白燕如龍向碧雲再三致謝救命之恩，上馬揚鞭，就此動身，在碧雲送出了山

門之際，白燕便將百藥仙師的話，附耳知照了碧雲，請他放心，並請不要過分和白雲爲難，事已過去，不過飛燕如果不願回去的話，那麼，要請碧雲師太嚴加管束，不致走入歧途，則感德不淺，碧雲恍然應諾，且說如龍與白燕雙馬並行，日夜趕路，先到燕山張家大堡去憩一憩脚，却聞得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你道是什麼事情呢，原來如龍失蹤，白燕出關之後，張家的老夜叉，神經錯亂，哭笑無常，半夜闖到山岩絕壁去，一失足墮到了山澗中的臥虎岩上，腦裂腸流，死於非命，張萬年等直到次日才發覺母親已經死了，只得預備衣衾棺木，將她安葬了，如今白燕回來，將過去的事情完全告訴與萬年，他不住價的切齒痛罵飛燕不已，如龍恐怕恩公爲了寶物無法覓回，給皇帝治罪，於是催白燕趕緊動身，萬年便分付兒子在家中主持一切，他本身也預備入京了，如龍夫婦先自動身走了，萬年自從母親遭了這樣的慘死以後，心驚胆裂，深信自家的一舉一動，列祖列宗必然在暗中監視着呢，所以他發誓不再重蹈覆轍了，一心向善，此後力求以功來贖罪，以善來消彌罪惡了，他並且叮囑長子，以後不准再幹犯法的事情，山寨中游手好閒之徒，皆命他們幹採樵種植的生理事業，誰敢在山下再幹非法的勾留，立即殺頭不貸，萬年將各種事情安排停當，然後單人獨馬，直向京師進發，當天晚上，在田家集一家飯店名叫高陞客棧的，他住了下來，高陞的老板與張萬年是多年的老朋友，萬年每次從田家集經過之時，必將由高陞老板收拾出一間清潔的大房間出來，招待他三天兩日，然後才放我回去呢，這一次他又在高陞店住下來了，老板王吉仁正在要到燕山去請張萬年來要拜託他幹一種事情，不料他忽然的來了，當然是喜不自勝了，特地命廚上辦了老張歡喜吃的小菜，又買了上好的美酒來請張氏到他的臥室中，對酌談心了，他笑對老張說，老朋友，又是好幾月不見面了，你近來的身體好罷，王吉

仁伴着他飲了幾杯酒，便打開了話頭啦，他對萬年笑道，「老大哥，你是知道我的脾氣的，一生一世就歡喜打不平，眼前就有一件非常不平的事情，要你去而且非得你去打這個不平才能公允呢，萬年當即向他問道，有什麼不平的事件，儘管告訴我，我能夠打不平，當然要打他一次，高陞老板道，這件事情，也可以說是特殊的，因為在五月前我們小鎮上來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女丐，蓬頭散髮，滿面麻子，而左腿又癩了，終日沿門討鉢，唱蓮花，討飯度日，我們有一個宗兄名叫王吉人，雖非富有，但亦小康，生平最喜貪便宜，而且他的女人，又是一個出名的雌老虎，誰也不要看她那閻王太太的嘴臉，王吉人忽然大發惻隱之心，將這個女孩子收下來，當着小婢使喚，這當然是一件善事了，想不到他的夫人，竟十分不滿，她是一個極端吝嗇的人，以為多添一口子吃，飯實在是不合算的事情，而且這個當了頭的肚皮又非常之大，吃起來一個要抵三四個人，這一點，更不是她主母所歡迎的，但有一點，不能寬了這個小丫頭，她作起事來，手脚非常的靈快，一人能抵三四個人，洗衣煮飯，汲水負薪，終日忙得一點空也沒有，可是依然要受她主母的虐待，一個不對動口，兩個不對動手，後來越發變本加厲，不動手，而動棍子了，吃飯祇准許吃三碗，多吃一口，下一頓就不准再吃，在她餓肚子的時候，隔壁鄰居，看不過去，悄悄的盛一碗冷飯，贖菜給她，不幸給王大娘知道了，竟罵張詆李，罪怪鄰居不應該多事，可是有兩個心直口快的人們，不免就在背後談論這件太平的事了，只要有一些風刮到了她的耳朵裏，立即像瘋婆一般地的去責罵人家了，粗聲粗氣的說，你們既然如此的捨不得她，為她不平，那麼，何不將她領回去養她呢，我是絕不要你們分文身價了，不過要將她在我家五個月來失手打壞的東西，和吃下肚的飯錢一同賠出來，立即領人去，毫無異言，如果祇站高枝上儘說風涼話，敗壞老娘的聲價，那

麼，對不住，我可要閉起眼睛來大罵山門了，誰敢出來批評老娘一句，那麼，耳光兒打得他鼻孔開花，因為她的丈夫是一個有名的惡訟師，誰敢到虎口邊來拔牙，而且這些都是爲了別人的閒是閒非，不管也不會損失什麼的，這樣就害了那個小丫頭了，越是外人有什麼批評，她越是如此毒辣手段，重重的加到了小丫頭的身上，不過你休道那個小丫頭是一個近乎瘋癲的小女孩子，說出話來，倒有一點令人神祕莫測呢，內人因爲與她的主人是同宗妯娌的關係，彼此是時常來往走動的，小丫頭也是三天兩次到我家來，每來一次，真是罪過啊，遍體青紫，到處可見傷痕，內人就常問她道，跛兒，你爲什麼還不乘間逃去，便是仍去討飯，也不會像現在這樣的受罪了，你爲什麼定要在他家給她如此的虐待，那個跛兒瘋瘋癲癲的笑道，丫頭應該給主人打的，我命裏注定了該做五個月的丫頭，便有一位救星來救我了，公子不落難，怎得中狀元，內人便笑問道，誰來救你呢，她哈哈大笑道，我是仙女下凡塵，骯髒污穢不成人，一朝一張來搭救，頓時身上如霧雲，她還打起調子來唱呢，萬年道，這個癡丫頭還在他家麼，王老板連連的點頭道，還在他家，還在他家，可是近來虐待得要動刀動剪刀了，你想這一個小丫頭，豈不是一定要性命活活的送在她的手中麼，萬年衝口便道，這一件事情，包在我的身上，我倆吃過酒，便一同到他家中去，你可以指我是那個跛兒的伯父或是生父也好，我自自辦法去對付那個悍婦呢，吉仁滿心歡喜道，那麼索性到明天午後再去教訓她一頓就夠了，何必匆匆就要去呢，萬年道，不瞞老哥說，這一次却要明日動身，因有要事，不能夠在路上多耽擱時光了，那裏還有好幾個人等我，說不定，我將隨着女婿女兒們一同入川也未可知，他倆談談說說，不知不覺的又到了二更鼓後，萬年起身道，要去趁這時候前去，顯得突如其來，才容易使他們相信呢，可不是麼，店主撫掌稱是，便

叫一個小廝點起一盞氣死風的手提燈，慢慢的引着他倆走到了王吉人的住宅門口，忽然有一種聲音傳入他的耳膜，猛聽得大廳上，有人大聲狂笑道，刀棒還不知道是如何的使用，便想來強劫人家的錢財了，豈非笑話來……我先問那一個首領，快些請叫明了，我要與他說話呢，萬年回頭望望吉仁，可是他已在發碎碎零零的抖動了，三十二隻牙齒上下捉對兒相打了，萬年不禁笑道，有了我這樣一個老朋友在傍邊爲你作保鏢，難道你還不相信，爲什麼要這樣的害怕，跟我進去。當萬年與王吉仁到王吉人的屋外，始則聽見他家主婦哀求饒命的聲音，繼則又聽得呼呼呼一陣子刀槍激鬥的聲音，後來又聽得若干人跌撲求饒的吵雜聲，萬年與吉仁好生詫異，而且吉人家的前門大開，便料得到他家一定是被盜賊洗劫了，萬年當下將一柄防身的利刀抽拔出來，可是胆小如鼠的王吉仁，却拚命價的把他拉住起，老大，我們快去罷，不要在這兒……萬年不待他說完，便啊啊的笑道，怕什麼，有我在這兒來，胆放大一些，跟我進去望望究竟，或者有使你驚奇的事情可見呢，王吉仁笑也不是，哭也不是，祇好硬着頭皮縮短了上半截，隨他向裏面走去，那知轉過了一面牆壁，便見天井中有三十多名強盜分着兩排跪在天井中，頭也不敢抬起來望一望，又見那一個醜了頭手中緊握着一根趕麵棒子，灼灼的閃翻着雙目，濃眉倒豎，滿面殺氣，八字步撐開，指着階下的衆賊冷笑一聲道，你們這班齷齪賊，要想去行劫，至少再去習練三年，然後再出來幹無本生涯，惹你家姑娘的性子，便要對不起啦，你們可仔細聽了，今天有二條路給你們隨便去走那一條吧，老實說，放在三年前，你們一個不要想活命了，你們如果要命，第一要給我的主人主母各自磕頭認罪，第二永遠不准你們再到這兒來，並且在周近五十里內，不准你們去騷擾民家的一草一木，你們如敢故意犯罪，那麼，可就不要怪你家姑娘要

動性子了，剥皮抽筋皆是辦得到的，而且我說得出，便辦得到，這些話你們如果不願意聽的話，那麼我就要施用最後的手段來對待你們了，你們要性命，便給我割去吊腿的筋肉，不要性命者，那裏爽快得將頸子伸出來，給我砍一刀，不欠帳不賣人情，大丈夫作事須要爽快點……天井中一片價的求饒聲音，看官，你們知道到底是什麼頑兒呢，原來這三十二名強盜，是集西麻子谷來的，他們在上一個月曾經到集上來打聽過了，共有十一家殷實商戶，皆有被劫的資格，他們先在郭楊兩家洗劫了出來，第三就數到了王吉人家了，一入門先將用人僕婦等一齊用麻繩綁起來，然後又將吉人的夫婦用繩索紮綁起來，拷打一頓，逼問財物，王吉人哀求饒命，找出牀下一處藏金的土窖來，那婦人見男人將此窖子招出，不禁心疼肉痛，大罵丈夫是一個無用的東西，因此便激起了兩個小頭目的怒火，將她的上衣剥光了，用籐鞭子抽得遍體鱗傷，不料在這時候，有一個小盜不知如何將睡在灶下的癩兒驚醒了，她揉揉疲倦的眼睛，張開來一望，只見天井聽上火把燈光，照耀得如同白晝一樣，又聞得主母像殺豬一般的大號呼救，她在黑暗中，摸到了一根趕麵棒子，這棒子是棗木做的，十分的結實沉重，她怪叫一聲，閃電也似的穿出了灶房，將一根棗木棒，舞得像風車兒似的，一陣子將諸賊打得七零八落，跌跌爬爬，要想逃命，却不料後面的腰門已被她反鎖了，她攔在壁的傍邊，一個也走不掉了，她長笑一聲道，要性命的趕快給我分兩排跪下來，諸小賊到底是要命的啊，他們也知道碰見勁敵辣手了，誰還敢說一個不字來呢，由大首領王得標先跪，大家跟着一齊跪下來，癩兒這才回到廳上去，先將主人與主母放了下來，當她將諸賊痛罵一頓的當兒，瞥見張萬年與王吉仁來了，她馬上就將手中的棒子丟下了，笑嘻嘻的迎上來，對萬年忒愕的笑着，啊也，鬍子伯伯，爲什麼直到現在才來呢，等得我

好苦啊，伯伯快些請到上面來坐地罷，她說着又向王吉仁笑道，我早就在二姆姆（指吉仁之妻）說過了，鬚子伯伯來了我的難星就滿了，好了好了，她沒頭沒腦的說了這許多的話，萬年與吉仁等皆不懂她是什麼意思，可是眼前這一件事，已經令人十足驚異，她不是一個尋常的癡丫頭了，尤其是王吉仁表示十二分迷惑，她既有這樣大的本領，為什麼主母虐待她不反抗呢，真是奇怪極了，在此時癡丫頭揚聲問道，你們這一羣打不死的賊強盜，倒底要走那一條路，你們自己快一些兒說罷，我是等不得了，衆賊一齊磕頭禮拜的說，我們皆願受小姐的尊命，從今以後，我們就此洗手不幹了，癡丫頭點頭晃腦的說道，這話你們可以作準麼，衆賊一齊說，作準算數，我們如果再犯，那便聽憑小姐來處治我們就是了，癡丫頭道，好罷，你們走罷，我自會辦法會料到你們的行動，如果不依照我的話做來，那便對不起你們了，他說罷用手一揮道，去，衆賊一齊叩頭起身，一開而散了。癡丫頭却走到張萬年的面前，倒身下拜道，等候你老人家已經很久了，真是望眼欲穿了，我並且每天在燒香頂禮，希望你老人家早一天能夠到我們集上來，那麼，我的出頭日子就到了，她說罷又轉過身來對王氏夫婦道，若干時日，多蒙撫養之恩，今天幸得一個良機，總算聊以相報，此後我有兩句話要奉勸主人主母，便是不用使役便罷，用到使役還是放寬了度量，仁厚的待人爲妙，過於虐待了人，那麼在無形中不獨會引起了怨毒的反抗，並且傷損自家的陰德啊，我呢，是到府上來償還皮肉痛苦的，前世債的，所以主母不論怎麼的打我罵我，我是絕無些怨恨之心的，因爲主母多打我一頓，我就少了一重罪案，所以我反而望主母多打我幾頓，使我將罪案早銷了，現在呢，我和主母的陳賬全消了，我也不再多留了。言盡於此，何日再會，不能預料了……她說罷便起身催促張萬年離開王宅，這一來直將一個悍潑不仁

的王吉人女人，嚇得目瞪口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在癲了頭將三十二名強盜打得七零八落，大家同時排着跪下來，她更嚇得魂落胆飛了，爲什麼呢？這當然是由於他平時待癲了頭的手段太毒辣了，她深恐癲兒趁此報仇，因此戰戰兢兢的連大氣也不敢喘息一下子，直等到癲兒說出了原委之後，她又是追悔得不得了，她這時才相信有恩怨報應之說，從此之後，這婦人無論對於家中人或是用人，一改以往的悍潑作風，而成爲一個慈祥和悅的好人了，這且不去多說，再道癲兒隨萬年走到了高陞飯店中，萬年十分的重視她，便開始盤問癲兒的來歷了，癲兒却瘋瘋癲癲的笑道：「問我麼？我是沒父母的，我是在古北口外於一家尼姑廟中生長大的，我師父對我說，先到這兒的集上來，要在王吉人家受了一向時的折磨，自然有一位姓張的老伯伯來救你的，我聽了他的吩咐，便趕到這兒來預備受罪，果然現在與你老人家相逢了，以後還要請你老人家照應我呢，我願意跟着你老人家，作一個聽供驅使，終身不再離開你老人家了。」張萬年與癲了頭在高陞飯店住了一宿，到了第二天清晨，萬年與吉仁告辭了，萬年又叫店中的夥計們給癲了頭去僱了一匹花驢來，當天趕到了北京，先到五城兵馬司都督府中去拜見了鄂老大人，如龍與白燕在後宅出來，向萬年雙雙問安行禮，萬年首先問起失寶的一回事情如何的了結，鄂大公子便將內宮得到碧雲師太的一封信，便展放日期，並不向鄂老大人再催促了，在如龍等將寶物如數送到金殿時，龍顏大喜，除將十八尊玉羅漢交付後宮宮女轉呈正宮，仍拿到桐華宮中去供奉，在第三天的早晨，四川總督楊懷義的告急本章進京了，原來川黔交界的地方，有一種野人與當地的匪類，糾合起來，向官府方面進擾了，聲勢非常的大，且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患，要請皇上立即發兵進剿醜類，於是由兵部侍郎劉國棟，奉本保奏，恩封總兵馬如龍。

掛起帥印，率師進剿，如龍上殿謝恩，由兵部授權與馬如龍，調集精銳之師十五萬人，良將百員，一方面又徵集長江水師率領大部份的大戰船，趕到武漢三鎮集會，以便水陸兩路同時並進，如龍便飛檄到雲南將此事報知父親雲天霸等知悉，請他設法趕緊調齊精銳之師，由昆明北上。

第十五章 長牙大彙奉命西征

到成都會師，京中的六部文武大僚，對於如龍，十分的欽佩，在誓師之前，各自設筵爲如龍送行，一路上秋毫無犯，軍紀嚴明，話休煩屑，在路的行程當然不止一日，可是如龍與白燕因爲有事須要預先入川佈置，可是便先期趕到成都了，川省軍門楊懷義，歡迎郊外，置酒酬勞，酒席間如龍便問起了西陲的實在情況，楊便告訴他一個大概，乃是一種生苗與土番結合的，人數約有五六萬人，都是渾身長毛的半人半獸般模樣，上陣十分勇敢，只知向前，毫不退後，官兵沒有見過這種怕人的行伍，於是不經一個接觸，大家便紛紛的潰散了，他們平時伏在山中，越山穿林，行動方面，十分厲害，而又飛快，可是官兵和他們對了面時，他們就會發出一種怪聲來，將手中的三股叉兒嘩啦啦的一搖，士卒們馬上就嚇得魂飛胆落，不能應戰了，據我的屬下告訴我，他們動手廝殺的時候，談不到什麼槍法棍路，只是亂刺亂打一陣子而已，根本就沒有一些家數的，所以我倒以爲此種蠻囚，根本就不足爲懼，不過有一點，第一先要將兒郎們的胆子說得大了，叫他們絕不要駭怕，當他們是一頭野牛便得了，如龍點頭道，對啦，軍心勇氣，是勝負的本源，我當設法矯正他們怯懼心理呢。川督楊懷義又道，這種生苗土番的頭腦固然是簡單到極點，可是，他們因爲在清山大澤裏生活慣了

的，活動如飛，所以敗陣的時候，逃走是十二分的快速，官兵簡直莫想追得上他們，如龍點頭道：「這一點倒有辦法可以應付，與這一班半人半獸的東西對面作戰，是最吃虧的，因為我在上一次隨着我的義父出征雲南邊境的時候，已經深知一切了，不久我助義父來，他還要領帶不少的苗獠黎獠，土著軍隊來，我以為智取是上着，力征是下着，楊懷義就在這一天的晚間，在督署中設筵招待如龍夫婦，到了次日，楊氏又陪着如龍夫婦去拜謁成都的各廟祠，他統率的大隊人馬，已經陸續開到了，當如龍如海天嘯等到前方去安營紮寨時，他義父雲天霸的覆書報馬趕到了，如龍展信看時，才知道雲天霸在得信之後，即已火速預備，決由黔省取道入川，直抄狄夷叛賊的原來土番生苗們現在侵居的地方，是在那屏嵐嶺，這一條屏嵐嶺，高約三里，南起越王池，北抵積雪谷，大約二百餘里，樹木蒼鬱，鳥獸繁殖，一般生番聚族而居，與漢人向來不通問，自從雲貴兩省的土番移居到嶺上來的時候，更何況這座屏嵐山的山腰裏已經土番生苗們創設不少的木寨，要到山上去剿除他們的窠穴，實在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生苗子的領袖們有幾個是學有邪術的，他們能夠使用種種的幻眼術，將對方嚇得無法回敵，至於土番們的首領，多數是加入烏龍會的，練就一身銅筋鐵骨，尋常的刀槍，簡直是奈何他們不得，馬如龍雖然是一個不懂策略的人，可是有時他很細心，並不怎樣粗魯，何況張白燕與他的老子張萬年以及高天嘯等，從旁參贊一切，當然不會魯莽從事了，白燕與他在大營紮好了之後，二人同上了坐騎，由一個守備與二個千總領着一同到屏嵐嶺的東山之下，仔細觀看山上的情況，姚千總指着山腰一帶木寨說，當他們初起意叛變時，山下還沒有這種木寨設立呢，後來有幾次被我們追殺過兩陣，他們皆逃到四週附近的樹林中去躲避起來，不敢漏一漏頭臉，他們為什麼不敢從山

道上去，實在是因為山道過於狹仄了，無法躲避我們的烏槍和硬弩的，後來他們的門檻越來越精了，不獨在狹仄之處打起木寨來擋住追趕的官兵，又在寨子裏堆積了若干的石子擂木，確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峻險，如龍縱觀屏風嶺當中一段，雖有不少上去的道路，可是皆為折曲不堪的羊腸小徑，絕對容不下大隊人馬上山的，白燕道，依我說，此間的山勢，如此的陡險，絕對沒有仰攻的可能，不如設法將賊徒騙誘到山下來，一舉而加以殲滅了，此為上策，高天嘯搖頭說道，此計雖然可行，但是他們是否可以上鈎，倒也是個問題呢，我說，不和他們打，祇用全力將東西兩邊守住了出路的要隘口，然後再設法斷絕他們的水道糧道，那便行了，要叫他們不戰自亂，才是上上之策呢，如龍點頭道，你們的話，當然皆有相當的理由，可是仔細一想，却皆不是萬全之策，白燕說的引誘他們傾巢下山，這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事情，要知他們的巢穴皆在山巔，絕對不肯完全下來的，至於依照你的主張說，要對面圍困起來，這也不是一種根本的辦法，要知道屏風嶺是長到數百里的山嶺，要想兩邊把持得密不通風，實在沒有那許多的兵力啊，我自有的辦法來對待他們的，請放心罷，我在義父大人率兵未曾趕到此地之前，是不預備有什麼舉動的，他又放馬於南北兩面去仔細打量了好多時，點頭不語，此際紅日西下，烏鴉噪空，他對天嘯說道，知道這裏地勢的土人，最好去尋找幾個來，作為嚮導，天嘯唯唯稱是，如龍等探望一番，匆匆的回營了，次日便命人去將土人熟悉當地路徑者，叫幾個人來，他們都是屏風嶺的獵戶，就中有一個名叫韋毛手的，向如龍稟告道，將軍如果要派人去打聽山上的實在情況，小人倒有一個親戚，此人姓石綽號叫猴兒，他是我的表弟，他父親叫石昭，是東石家堡的人，石昭是該堡獵戶的首領，瞄準線非常之好，打起野獸來，任何人都不是他的對手，要沒不開槍，一開槍，十

有八九是準得手的，如龍道，那麼，就請他本人來便得了，何必又去請他的兒子來幹什麼呢？韋毛手道：將軍還不知道我的意思呢，這石猴兒十二歲就時常隨他父親到山上去行獵了，他忽然失去了，屏風嶺南北三百里長，到那兒去尋他呢？他父親請了若干的同事們，一同到屏風嶺上去覓找了四五天，依然一些兒下落都沒有了，後來也就當着他已經死了，不肯再去找他了，這也難怪萬山重疊，深林密澗，一失足便得送了性命，何況是十二歲的一個小孩兒呢？他想早已葬身於虎狼之腹了，再也料不到隔了三四年，忽然那失去的石猴兒，突然回來了，又高又大，竟已成了一條壯健的好漢了，他回來，拜見了父母，大家都向他問起在那兒住了三四年，今天重得逃了回來，是什麼玩兒，他不肯說出來，再三問他，他依然不肯照直說，在家中住了三天，到了第四天的夜間，忽然又失去了，更不知到那兒去了，此番他的老子，也不高興，再去找他了，又過了二年，是八月中的一天，突然又自回來了，大家免不得又自向他盤問了，真是奇怪極了，他又自諱莫如深的，不肯說出來，不過他對父母說，這一次回來，是不再出去了，在家中幫着他的老子，一同到山上去打獵去，他竟穿林越澗，十二分的飛快，而且升木上樹，又是拿手好戲，攀藤上山，如同猴子一模一樣，無論是誰，也沒有他那麼快，有時他父親一槍將一隻狼或是一頭鹿打中了，可是還能夠帶傷奔跑呢，他便直追了上去，比狼與鹿還要奔得快，所以大家都叫他爲石猴兒，這一次在家中已經有一年多了，有時也很歡喜喝酒，在醉了之後，他便會將上山的情形，仔細的告訴人們，可是有人問到他的師父是誰時，他便含笑不語了，如龍點頭道：既如此，你可以就給我罷，叫他立即來見我，韋毛手唯唯退下了。下走寫到此地，不能不先來一個明白的交代，石猴兒的小名爲什麼叫做猴兒呢？原來他並不是石昭的親生兒子，他是一個無來歷的小孩，石

昭自幼繼一份祖上的遺產，豐衣足食，照理就不應再靠打獵爲生了，可是他天性殘忍，喜食禽獸蟲蟻兒，他不獨自家歡喜到山上去圍獵，並且歡喜叫家中的男女僕人，也學活線，跟他上山，有兩句俗諺是，勸君莫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這是多麼慘痛的告誡啊，也不單獨是鳥類，便是若干走獸，他們的交尾時期多數也在春二三月裏，打死了老的，餓死了小的，這是多麼不人道的事件，持此爲生的人們，猶有一說，石昭是一堡中的首戶，有美田五百餘畝，竟也一天不讓的去殺生害命，當然不爲仁人君子所直了，所以類似果報的一件事情來了，你道是什麼事呢，原來他娶妻多年，兀自不育，那一年忽而六甲在身，紅潮不至，石昭喜出望外，十月滿足，妻子臨盆，一舉而得兩男，啼聲洪亮，實爲他年的英物無疑了，誰知出世僅一周齡，牙牙學語，呼爺喚母之時，突然晴天一個霹靂，了不得，兩個孩子，一齊出天花了，而且非常的奇怪，別個小孩出天花，皆一律是上漿結疤全愈，這一個普通的過程，獨石家兩個孩子奇怪極了，出來的皆是烏黑的水泡，三天潰爛破了，一個小泡中一粒小黑丸，與鳥獸中了火槍後，皮破血流的一般模樣，於是便有一般鄰居在後邊竊竊私議了，這還用說麼，一定是打獵的報應了，在別人大可以就此洗手不幹了，但是他與衆不同，他不獨不肯悔過，並且還要惱羞變怒呢，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的硬幹下去，石猴兒是否是人種或是畜產，實在沒有辦法可以證明的，你如果說他是人種罷，則何以會落在山洞裏面呢，要說是畜產罷，那麼凡屬畜類在產生了子女時，在一兩個月哺乳的時期內，絕對不肯離開他去的，石昭抱着回來的人們，不要將這個風聲走漏出來，對外人說，是他的女人所生，十月哺乳，將他撫養成成人，可是這石猴兒自幼與常兒不同，他不喜歡夾在孩子道裏玩耍，歡喜一個人到田邊池傍去溜達溜達，到了第五年，他就非常愛吃水果桃棗一類的東

西，他在三歲就離開了娘懷，獨自睡覺。如果硬要將他納到床上去，那麼，他必然大哭大跳，非要鬧得父母仍然將他送到一隻小床上去，由他一個子睡，才不吵鬧呢。石猴兒在第二次由山中回來的當兒，不像以前那樣的神秘了，他與左右鄰居的小朋友們也合得來，他還歡喜喝甜酒，但不可任他的性，萬一喝得醉了，那便要鬧禍了，不是打鷄逐狗，便是爬樹登山，一派的小獼猴樣子。石昭見外甥韋毛手突然和兩個清營中的兵士到他家來，摸不着頭腦，後來經毛手將來意告訴了他，他這才明白，立即將石猴兒叫了出來，向他問道：現在清營中特地派你的表兄到這兒來，要你到大營中去作嚮導，你可願意前去麼？石猴兒本來與表兄毛手很合得來，好動不好靜的脾氣，又正相同，於是忻然答應了，他的父親又自切實的關照他道：你此去，千萬不可再像在家時候任意的亂吵了，你能夠爲大營中立下這功勞，那麼，還有做官的希望，石猴聽得有官可做，益發快活得非常了，他忙道：父親放心罷，到大營中去，孩子自理會得，絕不敢多闖禍亂的，他隨着韋毛手到大營來見元帥馬如龍，如龍留心對他上下打量了一番，便向他問道：他是石家堡的獵戶麼？他躬身道：是的，馬元帥又自問道：你對於山上的路徑熟悉嗎？他又點頭道：這一個屏風嶺也可以算是我的家鄉了，不論南北各段，我皆熟悉，小的還會說得一口土番生苗子的土話呢，馬如龍聽得好生歡喜道：那麼，這天你且給我到嶺上去打聽了一趟，有多少土人生苗的盜賊，須要給我調查得明白，詳細的告訴我，有賞，韋毛手在私地裏去稟告高天嘯道：石猴兒是一個異人，只要有一個空頭官名給了他，他便要高興得什麼似的了，請將軍去向大帥言明，在他沒有動身之前，賜他一個什麼官名兒，天嘯點頭道：這事準可辦到，請你放心罷，當晚天嘯便對如龍說明此事，如龍面命將石猴兒叫了來，向他說道：現在你已得在本營服務了，本帥先委你做巡

查，記名千總待你有了功勞，然後再由記名改爲實授，石猴兒一聽是一個千總的官名，當是然高興得了不得，如龍又叫親兵去取出一套千總的頂戴來與他，石猴兒那裏穿戴過這種冠服的，當然自覺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了，到了第二天清晨，她到韋毛手這邊來向毛手問道，大哥，你瞧我上山去，要不要穿這一身新衣服去嗎，毛手趕緊向他搖手說使不得，你假使穿了這一身的衣服去，一定要被苗子或土番捉去殺了，他們一定是要將你當着清營中的長官了，你還是穿着平時的舊衣前去的好呢，這新衣放在我這兒，我會給你收管好了的，等到你去將嶺上的情形打聽得明白了，然後再回來，便是頂帶穿了起來，倒越見得有威風有面子了，石猴兒認爲他的話有理，便立即將衣服交與毛手自家動身走了，當時石猴兒領了馬總鎮命令，悄悄的由大營出發趕到嶺上來刺探軍情了，這一道屏風嶺，可以說是石猴兒的家鄉路，走起來非常的便當，他的門檻很精，在平時上山，他還可以穿漢人的衣服，現在他知穿漢人衣服要發生危險了，他於是在一家生苗的家中，換了一身麻葛與羊皮做成的苗子衣服，到山上來，直到第一道的木寨口，他與入門守寨門的土番說明了上嶺的來由，他假託有一個妹妹嫁與嶺上鐵木木小土司的兒子，這班守寨的苗兵們也當他是同族苗人了，便放開了寨門讓他上去，追到了第二第三四道，各個寨門皆被他用以上的言語騙過了，到得嶺頭，先到他家認識的土番布帳中去住了下來。

第十六章 邪不勝正 奏凱班師

這土番的名字叫拜拜儀，已有五十七八歲了，他有二子一女，長子叫大拜儀，次子叫小拜儀，女兒玉玲

儀，都生得相當的好看，而且長次二子的業師是漢人石立通，與石猴兒的老子，是同族同宗，所以對於石猴兒是有相當的感情，大拜儀與小拜儀皆向石立通練習武藝的，石立通是一個拳教師出身，便在他家住了三四年，賓東倒非常的要好，老拜儀對於石立通倒是尊敬得非常，因為石立通對於他兩個兒子皆是盡心教授，先教武藝，後教讀書，文武兼進，小拜儀比較大拜儀來得粗魯，不肯用功讀書，石立通便儘力教他學習武藝，不必再讀書了，大拜儀對於漢文倒非常的發生興趣，不論詩詞歌賦，不說則已，每逢教他的一種時藝或是新作，他都能舉一反三，進步得非常的快速，至於他的女兒玉玲儀呢，有時也來隨着讀書學畫，石教師與老拜儀的結識，完全是靠着一漢苗通的人名叫黃松的，他的母親是生苗土司的女兒，他與石教師雙方的友誼很厚，直到石教師在吳守備家擔任期滿之後，即由介紹到嶺上來，石教師初頗疑惑他們平日的生活只恐過不來，可是老拜儀頗能體貼石氏，特地用一個漢籍的廚師，爲石教師煮小菜，石教師所以住下來了，直到石教師漸漸的習慣，他們巢居穴處的生活過得慣常了，便不會再發生什麼問題啦，石猴兒以前上山來，不到中部來則已，一到了中部，那必然得留在老拜儀這兒來，住上三五天然後再到別處去，大家的情感是十二分合得來的，石猴兒在閒談之中，慢慢的打聽着山上的情形，石教師便告訴他土番與生苗已經請來不少的左道旁門的邪師術士，他們都是青海與西藏兩處請來的喇嘛僧人，內中還有一個尼僧，人們都說她的本領比較任何同來的人要大好幾倍，因為她會加入過中州白蓮教會匪，被正乙真人，在黃河風凌渡口，施用很大的法力將白蓮教匪一陣收羅殆盡，道力深一點識時務的沒有幾個人，悄悄逃走了，這妖尼也是其中一人，我想雙方不交鋒則已，一交到手，漢營必有很大的損喪呢，石猴兒點頭道，這事我已經

知道了，石猴兒向他問道，你對於他們造反，贊同嗎？教師忙搖手對他說，我們都是漢人，爲什麼要贊助他們？這一起夷狄造反呢？你想罷，除非是沒有人心的人才會眼見本族人被夷番們欺凌無動於中呢？所以我對於這裏的三個學生去參加他們造反的集團中，我是十分不滿的，在老拜儀的面前曾經說過好幾次了，我們不犯着盲目的隨着他們一同去作自取滅亡的事情呀，你想對不對呢？石猴兒還恐教師不是真話，故意說道，這也不必去干涉他們了，關我們什麼事呢？石猴兒的話還沒有說到底，石教師張目大喝道，你這人沒有人心的東西，我問你是不是漢人的子孫，石猴兒這才將來意告訴他聽了，石教師轉怒爲喜的伸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一向昧於物色，有眼不識英雄，想不到你竟是一個忠勇兼全的好漢呢，好罷，你既有這種報國的大志，我有機會，必將助你一臂之力，叫你能夠爲漢營立下了大功，石猴兒連忙向教師致謝不已，教師道，你此次上山是奉了什麼命令呢？猴兒道，因爲我們漢營中不知道山上的苗番共有多少兵力，叫我來打聽根底的，石教師道，好極了，等大儀或是玉玲儀回來，我詳細一問便知了，原來這個老拜儀在他們的一族中很具有一部份潛在勢力的，他的大兒子在你們謀叛的軍營中，是一個很大的首領，他的女兒玉玲儀自幼便許配與同族古古張族長的兒子名叫古古雷，是一個蠢如豬牛的人，在半年前，玉玲儀已經正式與古古雷結婚了，一肚皮委屈，不敢說出來，因爲土番這一族對於男女婚事一生祇有一次，不准亂離亂配，誰犯了再嫁再娶的事情，一經給了證明馬上就要受到族長嚴厲的責斥不算數，還要受到常人所受不了的毒惡刑罰之後，依然給他倆男女拆開了，不准同居，然而有一種規例是比較好一些的，那就是夫妻不對，或是反目相毆，在勢是不能夠再同居的了，於是由族長下令叫他倆分居開來，在分居之後，男女倒又可以在

私下裏尋覓他們心愛的情人，但這是不出名的秘密情人，玉玲儀對於古雷是十二分的厭惡，可是還沒有到決裂的地位，每當月白風清之夜，她總是感慨非常，他時時起着巧妻偏伴拙夫眠的感想了，此番土番與生苗聯合起來叛變，玉玲儀也派在先鋒隊裏，已經到山下去參加過好幾次戰爭了，到了次日午刻，玉玲儀與他的哥哥，一同在大帳蓬中回來，老拜儀就向他們問長問短，大拜儀告訴與石教師，這幾天自從本族的酋長與生苗的土司向新疆西藏兩處恭請了四位大法師與七位鬥戰佛子來到嶺上來，他們要訓練來五千名神甲神兵來，要練到刀槍不入，水火不侵的地位爲止，絕對可以一陣成功，四位大法師而且都能夠呼風喚雨，撒豆成兵，他們都說清朝的江山氣數已盡，應該要由本族的酋長來代替了，天命如此，不可挽回的了，石教師聽得耳朵中，深爲奇怪，他覺得大拜儀的話，無論如何是要打一個倒七或是倒八折的，呼風喚雨，撒豆成兵這些話，只能夠去哄瞞愚夫愚婦，絕對不能夠拿來欺瞞大清兵營的官長與士卒的，我想古今來也會有過若干的妖道邪術爲號召，結果終歸失敗，要知無論如何，是邪不勝正的，如果旁門左道，能夠成事的話，那麼早已可以奪霸稱王了，他却很注意的向大拜儀問起軍中的人數與兵器火藥種種的事情來，大拜儀笑道，在以前一個月還只有五六千人，現在因爲各處來合併，已達四五萬人了，至於刀鎗武庫裏非常的充足，看情形，這一次必能幹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來呢，石教師向小拜儀問道，總發動的日子定了沒有，小拜儀道，還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呢，不過我知道，大概在明天先派五千人到山下去紮營，先與漢軍對陣一兩次，藉此可以知道漢軍的虛實，教師爺要不要一同下山去瞧瞧熱鬧呢，石教師搖頭說，這個我是不預備去，因爲你們與我們漢人兵戎相見，沒有興趣看，如果你們獲勝了，那是不說得，我最不願意，如果見

到你們失敗了，我倒也不甚願意了，因為這是我與你們友好的關係，所以不願你們失敗的，玉玲笑道，那麼老師到底幫那一方面呢？石教師正色說，我是漢人，當然不會來幫助你們的，玉玲儀笑道，這樣的說，我豈不是與你老人家成了對面的仇人了麼？石教師笑道，這也未見得，那是公仇，我們的私誼，總不能因公仇破壞了的，他們談談說說，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二鼓天了，各自散去，一宵無話，到了第二天早晨，大營內的命令來了，着玉玲儀掛先行印信，率兵五千，即日下山準備迎敵，到了午後未牌，五千人在操場上集齊了，預備列隊下山時，他們的酋長大王親來敬酒送行，禮儀居然很像樣兒，玉玲儀飲酒稱謝後，下令開拔向指定的地點趕去了，且說玉玲儀兄妹三人，領了命令，帶兵五千，下嶺來在飲馬澗邊擇定了地點，安營下寨，便向漢營正式挑戰了，如龍已得了探子來報道，嶺上的苗兵們，已經有五六千人，良馬數百匹，到飲馬澗邊來紮寨，馬戰了，如龍召天嘯等一班人到，大帳來互相商議應付的辦法了，牛如海一摸腰中的一對板斧，大聲說道，怕他麼？今天讓我去打他一個頭陣罷，如龍便道，不要你出馬，因為你這傢伙粗心小胆，第一陣是敗不得的，如果敗了，那可就要失去了我們的銳氣咧，牛如海大聲說道，馬大哥怎麼這樣的小覷我呢，真是氣死了人啦，天嘯道，這樣罷，叫如海先引兵一千，攻打第一陣，我來壓着陣脚，如龍笑道，有了高大哥出馬，我便放心得多了，可是呆小子不能粗心大意，你將頭陣打敗了，仔細你的腦袋罷，呆小子雄糾糾的說，假使我打勝了一仗便怎麼，如龍道，你能夠打一個勝仗回來，不獨為你記第一次大功，還得有酒有肉，賞與你大嚼一頓如何，呆小子聽得分外的高興，立即繫束上馬，三聲大炮，威風凜凜的出馬了，高天嘯也隨他出陣了，牛如海將戰馬一催，闖到了核心大聲罵道，殺不完的野強盜，快些出來受死罷，你家老爺已將斧頭磨得飛快的等着你們了，

是漢子，快點來納命罷……玉玲儀與他兄長大拜儀互商道：「第一陣還是讓我出去將那個蠻小子擒來，祭我們的大旗罷。」大拜儀却不主張他妹妹出陣，可是另有土番的會長名叫古古金的，他與玉玲儀的丈夫是堂兄弟，他挺身出來，腰間掛着一對大鎚，請令出馬。玉玲儀對於丈夫固然是沒有一些兒好感，對於丈夫家一族的人等，皆沒有一些兒好感。她見古古金要出陣，樂得由他去送死，所以並不主張去阻攔他。古古金領兵一千，玉玲儀代派她的胞兄大拜儀隨後押陣，三通鼓，古古金舞動一對龍爪大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呆小子舞動了雙斧，迎了上來，他倆一不通名，二不問姓，就此蠻殺一陣。到底呆小子是用過一番苦功的傢伙，出來有路數，古古金雖有一些兒蠻力，始終不是呆小子的對手，戰未十餘合，呆小子瞧出一個破綻來，大吼一聲道：「好雜種，去罷……」只見他的斧光一閃，古古金的一顆頭骨碌碌直滾到草間去了，屍身由馬鞍上倒了下來。那匹馬長嘯一聲，落荒竄去。大拜儀瞧得清楚，他當然不能夠視若無睹了，立即拍馬舞刀，由後陣衝殺出來，大叫道：「狗頭快走，且將頭顱留下來給我，好給我們將領報復。」牛如海正自殺得性起，一聽得有人出來接戰，他是異常的高興，將雙斧一拍，大叫一聲道：「請過來罷，你家大爺等候着你呢。」一轉瞬間，大拜儀的坐騎已經衝到了垓心，更不打話，舞刀便斫。呆小子的雙斧地旋天轉的飛舞起來，一個半斤，一個八兩，這真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誰也莫想勝誰。他倆翻翻滾滾的大殺了五百數十回合，難分勝敗。可是高天嘯在旂門裏瞧見了如此情形，不禁暗暗的稱奇道：「想不到生苗土番的隊伍中，竟會有這般精通武藝的傢伙，倒是意想不到呢。」而且瞧他的刀法完全漢派，沒一些兒粗野的樣子，真是奇怪得極了。吩咐鳴鑼收兵，牛如海是粗坯兒，何況他又在昨天打了一個勝仗，一聽到吐蕃夷兵罵戰，立即上帳討令，預備領兵出陣了。可是天嘯

却對如龍說，夷人昨天頭陣沉歿，敗了銳氣，料想今天出陣的，一定要比較昨天的將領來得兇狠了，正說話間，探事的入帳報告，對方出陣的乃是一員女將，在場上耀武揚威，等廝殺，天嘯道，可不是麼，越是女將，倒越要重視她，須知女將沒有相當的本領，絕不敢毅然出馬的，且讓末將去會她，請元帥另遣一員將官爲小弟壓住陣脚，如龍道，高大哥前去，我便放心多了，說話時老張挺身而出，請令押陣，如龍大喜道，泰山爲天嘯兄去壓陣，那我更是放心得多了，牛如海大喊道，我又沒有打過敗仗，爲什麼今天倒用不着我了，如龍安慰着他道，好了，不必多說了，你只要肯打，以後去，每天有仗打，儘你打得夠如何，呆小子道，什麼道理，今天不許出馬呢，如龍笑道，昨天你立下了大功，今天應該休息一天，到明天再派你去打，你道好麼，如海沒了辦法，只得快快的退下了，再說高天嘯飛身上馬，掛上了寶弓彈袋，倒提一枝丈二的蛇矛，在三通鼓後，飛闖出陣，張萬年引兵二千隨後壓住了陣脚，天嘯兜住了馬頭在核心立定了縱目朝對面一望，不由他打了一個寒噤，兒嘖嘖稱奇，個道，想不到夷兵的隊裏，竟會有這麼如花似玉的美人胎子，便是漢人的婦女，也罕有這種秀美的佳人呢，天嘯正自暗暗稱奇的當兒，猛聽得那女子高聲叫道，來將通名，你家姑姑的槍下不死無名之鬼，的天嘯越覺得奇怪了，暗忖道，真奇怪，瞧她的衣裝舉動，完全是一個吐蕃的蠻女兒，怎地也會作漢人的言語，而且說得非常的流利，這倒是奇怪極啦，天嘯隨口便答道，你要問你家小爺的姓名麼，你可站得穩了，我是大清神武營先鋒隊的守備官高天嘯是也，女子報名過來，玉玲儀朝天嘯望了一眼，微開小口，嬌滴滴的說，問你家姑姑麼，乃是五族聯合大軍營第一路先鋒官玉玲儀是也，天嘯聽得，還當她是姓郁的漢人兒女呢，立即用手一指道，玉玲儀，你既是我們漢族的子孫，爲何失心瘋狂，要去幫助夷人造反呢，玉玲儀微微的

一笑道姓高的小子，你可錯認了人啦，你家姑姑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我是吐蕃族第二酋長屬大拜儀的大女公子，誰和你是一族，識時務者趕緊丟盔卸甲，下馬來降，免得姑姑動手，倘敢有半個字含糊，立即叫你作姑姑槍下之鬼了，天嘯長笑一聲道，蠻女兒休要口出浪言，放馬過來，玉玲儀勃然大怒，立即兜轉馬頭，展開那一支乾纓龍舌槍，與高天嘯搭上了手，各顯神通，大殺起來了，高天嘯一提馬韁，舞動了丈二蛇矛，立即與玉玲儀搭上了手，大殺起來，玉玲儀那一枝乾纓龍舌槍舞得錦箋花團，十分厲害，天嘯的那一枝蛇矛也儘夠敵得住他，與她翻翻滾滾，大殺了三百餘合，兩邊的將士們一齊看得呆了，到了三百五十合之後，天嘯忽地兜轉了馬頭，虛幌了一矛，往本陣便走，那知玉玲儀十二分厲害，她已經知道了天嘯，定是詐敗無疑，因為雙方鏖戰正酣，蛇矛毫末變動散亂，現在忽然兜馬回頭，她一面拍馬追趕，一面十分留心提神的防着他的暗計，天嘯奔到數百步外，霍的扭轉了虎腰，颯颯一連三彈直對玉玲儀的上三路射來，玉玲儀何等的眼快，趕緊用槍一撥，第一顆第二顆彈子皆被撥落了草叢中，第三顆子她一伸手，半空接住，番陣中大呼萬歲，擂鼓示威，天嘯吃驚不小，立即回轉馬頭，一挺長矛，重行接住，那知第一矛刺去，玉玲儀用槍招架，一閃上身躲過一矛，她的龍舌槍已換到左手來，右手霍的放出了千鈞紅絨索，向天嘯撒網捕魚也似的套了過去，天嘯急要讓時，那裏還來得及呢，上衣已經着了數十把刺鈎兒，玉玲一聲嬌喝道，過來……天嘯坐不隱倒栽下馬了，此刻張萬年在押救陣，脚瞧天嘯落馬大驚失色，趕緊催馬上前預備保護，可是玉玲儀早已一轉馬頭，長笑一聲，閃電價的奔了回去，萬年又恐有失，不敢窮追，只得喪氣回營了，且說玉玲儀將天嘯擒了回營，立即命人將他推到帳下來，嬌聲喝道，兀那漢子到了先鋒官的大帳還不跪下求生麼，高天嘯狂笑一聲道，

老爺是堂堂上國的大將，不幸中你的鬼計，虎落平陽，豈肯拜你這個番狗呢？話又未了，綽號大嘴狼玉玲儀的丈夫古古雷，他見妻子出馬就得勝，並且還拚得一員大將回營來，他高聲用着夷語罵道：狗子，還敢倔強，立即推出斬成肉醬……他不開口還只罷了，一開口，倒引他的夫人煩惱來了，你道他夫人是什麼煩惱呢？在前章書我早已提到過他了，這一次他夫人做了前部先行官，他認爲非常的榮耀，便也隨着他的女人一同到前線來了，玉玲儀對於他本來就毫無情感之可言的，如今她與天嘯也可以說是五百年的風流孽冤，她對於天嘯真是一見鍾情，如今一醜一俊，俊的更加俊，醜的又更加上醜了，玉玲儀在沒有比較的時候，現在有了高天嘯這一比較，更覺得古古雷討厭得非常了，她到了晚間竟人不知鬼不覺的一刀將古古雷送了性命，提了首級，來見天嘯要求天嘯收她爲室，天嘯見她這樣的情神，而且將來用得着她呢，何況自家又沒有妻室的人，便爽爽快快的答應她，叫她不要聲張，準作內應，便回天嘯回營，將上項的事情完全告知如龍，如龍大喜，接着石猴兒也悄然歸來，將山上的情形，完全探得明白，在第三天的午後，雲命的大隊人馬已經在屏風嶺西谷口紮下了大營，雙方就在這一天的夜間，一面縱火燒山，一面東西夾攻，勢如破燈，可笑那幾位呆鳥的土司酋長們，在此危急之秋，還想乞靈准於幾個喇嘛之前，那知他們見大勢不對，早已忙滑足溜逃了，結果被漢軍殺得尸橫山谷，一鼓消滅了，可見得螢火之光，怎及天邊的皓月呢？直到次晨，還是石立通與玉玲儀等懇求大帥停止殺戮，將幾個躲起來的罪魁禍一齊綁送到馬前，這才下令奏凱，將此謀反的酋長數人，打入囚車，向北京解去，不到兩月，天霸父子昇官的旨意可到川中了，在下寫到這裏，正好作一個全書的結束了。

